**目** **录**

[车站前的广场 训国勋(1)](#bookmark1)

[郑国 马孝严(60)](#bookmark2)

[可口可笑 王景愚(136)](#bookmark3)

[远方的朋友 梁秉(216)](#bookmark4)

**车站前的广场**

一

刘国勋

题记：我所展示的是生活，是爱心。

刘国勋，1941年生，黑龙江省戏剧工作室二级编剧，中国 戏剧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为京剧《炎黄子孙》、话剧《马家 沟小酒店》、电视剧《市长与市民》。

人 物

白村 — 二十几岁，清扫广场的女性。高中毕业 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扫大街的活，一干就 是七八年。她默默地在这个广场上清扫 垃圾，经受风风雨雨、酷暑严寒。她说， 这总也扫不完的垃圾真让她头疼，但最 头疼的是那些在广场上制造垃圾的人。 她低着头，总是戴着大口罩，把一张女人 的脸埋进垃圾世界，也把人类社会的甜 酸苦辣扫进自己的心田。

大明白——姓什么、叫什么谁也说不明白，谁也不去 问。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块儿头不算小。 没有正当职业，是车站前广场上丐帮的

“领袖”。每天捡饭、捡烟头、喝剩酒，有 时也帮人干活。他总是在似醉非醉的状 态中，好热闹，爱管闲事，尤其爱高谈阔 论。但他说什么、干什么在别人眼里都 是不正常的。

高 鹏——人称高老板。二十多岁的男人，未老先 衰，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他在站前广场 一侧开了个饭店，靠着这黄金地带，兜里 的钱包鼓了起来。好打架，受过骗，蹲过 拘留，脸上留下了伤疤。他常说，让人宰 过的人更知道怎样宰别人。

干 巴——长得又瘦又小，十五六岁的少年，却已有 七、八年的流浪史。脖子上总系着一条 脏兮兮的花围巾，从来不说自己的父亲 和母亲。他细声细语，像女孩一样细心， 是丐帮的管家人。这些哥们儿都保护 他，他更视大明白为最亲的人。

白 母- 人称“白老仙人”,六十多岁，是白村的母 亲。当过小学教员，由于多种原因走下 讲台，爱看闲书。近年开始涉猎民俗与 相术。她与世无争，想潇洒地安度晚年。

安 娜——是个很能往脸上抹化妆品的女人。年近 三十，但显得很年轻。脖子上、耳朵上、 手指上都戴着黄澄澄的东西。她肚子里 存不住事，靠着饭店老板高鹏，有笑声也 有辛酸。

秃子——男，大明白麾下的得力干将。能打架、不

怕死，为哥们儿能两肋插刀，身上总背着 一个破六弦琴。

大 头——男，腿脚不利索，口齿也不利索，总鼓捣 一把旧唢呐。

小老头——卖掏耳勺的人。个儿很矮，近乎畸形，身 着大号旧军装，系皮带，背着旧书包，总 戴着没了毛的皮帽子。

胖女人、瘦女人，手举“家教”字样的大学生，卖报老 人，食客甲、乙，旅客，过客等。

**时** **间：**现 代 。

**地** **点：**东北某大城市。

**第** **一** **场**

〔春夏之交的一天早晨，上午。

〔早展是一天里广场上最安静的时刻。车站大楼前 只有几个清洁工有节奏地清扫着广场，时间在扫帚 下安静地流淌着。

〔广场渐渐地增加了亮色，长钟和教堂的钟声敲响了 刚刚睡醒的广场。

〔钢琴、小提琴的旋律清新、流畅。 〔稀疏的旅客投向广场。

〔依稀可见的高大建筑物上，“创建十佳卫生城”等大 幅标语铺天盖地而来， 一条条标语似彩带飘洒在广 场的四周。

〔车站播音员的声音响起，顿时，人流涌进广场。

〔拉扯旅客住宿的女人声嘶力竭地喊着；小老头举着 挂有掏耳勺、钥匙坠儿和各种饰物的框架叫卖着；手 举“家教”字样的大学生企盼有人求教；专门罚吐痰 款的胖、瘦二女人四处梭巡；卖烟的、卖报纸的都习 惯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车站前的广场正展开胸襟容纳着各色人等，供他们 展示着各自的生存状态。只有清扫广场的清洁工们 用扫帚抚平广场上的创痛与伤痕。

小老头 行行好买一件吧，大叔……这位大婶……挨过打，受 过骂，好歹学会江湖话；江湖话，江湖口，走遍天下交 朋友；这几天我没来，高老板他发了财，你发财我沾 光，你吃肉来我喝汤……

〔高鹏扔了几个零钱，小老头捡起后下。

〔大明白骑着三轮车上，秃子、干巴坐在车上。

**大明白** 高老板，这些日子气候对我们很不利，我们要暂时离

开这车站前的广场。

高 鹏 这几天我也觉得挺别扭。这广场上新来 一 个清扫 工，这小妞儿挺他妈牛的，一点儿面子也不给。

大明白 她可真是马王爷不知三只眼，啊……不，三只眼不知 马王爷!你明白吗，这车站前广场上还有敢和高老 板拔横的?秃子，明天就拔了她!

干 巴 大哥，咱快走吧，我怕出事。(将啤酒、饮料送给高 鹏 )

大明白 (一拱手)高老板，我这是战略性转移，黑暗即将过 去，曙光就在前面!(欲下)

〔安娜拎着几塑料袋剩菜饭走出店门。

安 娜 (一扬手)大明白，把这些拿着，都是海鲜。

大明白 (接过)谢谢啦，老板娘 …… (与干巴等风风火火地 下 )

安 娜 (倚在饭店门口，照了照镜子，用挑逗的眼神打量着 过往行人，绕口令似地吆喝着)进来吧，两位。主食 有包子、馒头、花卷、油饼、米饭，炸酱面、过水面、打 卤面、兰州拉面、四川担担面，大糙子粥、小糙子粥、 大米绿豆粥、小米粥；各种炝菜、四川泡菜、朝鲜辣白

菜、生猛海鲜、南北大菜；单间、雅座，干净，进来吧， 大哥 …… (上气不接下气地与食客“搭咯”着)啥?傻 样吧，瞧你那揍性，一看就是“山炮”……

高 鹏(没好气地)行啦，行啦，你总没完没了地骂人，咱这 店还能开下去吗! 高 面 马 头 乡 发

安 娜 (也气不打一处来)又长脾气啦是不是?我噪子都快 喊冒烟啦，你一 点也不心疼?这些日子，我看出来 啦，广场上新来个扫大街的小寡妇，这一大早就盯上 啦!看你那德性，那两只色迷迷的眼睛，那哪是眼睛 啊，就像用刀片在肉球上割的两条缝 …

高 鹏 我说安娜，你这是何苦啊，干啥醋劲儿那么大?

安 娜 要是看好那个扫帚星你就和她过去。兜里有几个臭 钱不知咋“得瑟”好啦，属苍蝇的，什么臭叮什么!

高 鹏 (笑眯眯地)说不定我还真看上她啦。

安 娜 你死到她身上我都不在乎!

〔店内传出“老板，算账”的声音。

高 鹏 行啦，行啦，别因为这事真生气。(挽着安娜进店)

〔胖女人、瘦女人溜上，躲在饭店旁的旮旯里，似乎发 现了“猎物”。

〔店里传出吵嚷声，声音越来越大。

〔高鹏、安娜拥着食客甲、乙复出。 食客甲 (强硬地)找钱!

安 娜 找什么钱?连水都喝不起，装什么款爷! 食客乙 一杯茶水凭什么要二十八块钱?

安 娜 你懂吗?二十八就是二人发。你知道喝的是什么茶 吗?是真正的碧螺春，都便宜死啦，你们还捡着便宜 卖乖。

**食客甲** 茶水不是白送吗?

**安** **娜** 你真敢说，你寻思我们缺心眼啊?我们这是在挣命，

做生意!

**食客乙** 做生意就这么宰人啊?下回再也不来啦。

**安** **娜** (冷笑地)你不来不是还有别人吗?(指饭店)这叫黄 金口岸!

高 鹏 (笑嘻嘻地)我说哥们儿，和女人治什么气?再说，气

大伤身，出门在外图个吉利，啊，哈哈哈哈 ………

**食客甲** (吐了一 口)呸，我恶心!

**高** **鹏** 哥们儿，恶心也别在这儿吐，门口有罚款的。

〔食客甲、乙生气地下。 〔高鹏、安娜进店内。

〔大明白急上。这几天他着急上火，喉头总发痒，不 时地摇晃着脑袋欧呀，啊地乱咳着。

〔突然，胖女人、瘦女人似从天降，堵住了大明白的去 路 。

**胖女人** (板着面孔，机械地)罚款! 瘦女人( 撕 收 据 ) 五 元 !

大明白 (仍然不摸头脑地咳嗽着)嗽……你们这是 … … 胖女人 ( 生 硬 地 ) 你 随 地 吐痰 —

瘦女人 ( 严厉地)罚款五元! 大明白 我没吐啊。

胖女人 (一字一 句)我们是不放过一个坏人的。

瘦女人 (一板一 眼)我们是不冤枉一个好人的。这是罚款收

据，请收下，有税务章，可以到单位报销。 〔众人笑。

大明白 (咳嗽)啾啊 … …

**胖女人** 你这不是又要吐吗?

**大明白** 对呀，你明白吗?又要吐和吐出来是两个概念。本 人是气管不好，但本人是只咳嗽不吐痰，你明白吗?

**胖女人** 你这是什么态度?态度不好要重罚! **瘦女人** (又撕收据)态度不好，罚款十元!

**大明白** 等等。(故作严肃地)女士们，先生们，任何人处理任 何事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通过今天的罚款事 件，我感到我们的民族素质到了令人十分悲凉的程 度。随地吐痰，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能够说明一个 民族的文明程度和修养。我们何以用罚款来惩罚吐 痰者?本应在倡导文明和民族自尊的前提下塑造自 身的形象……(又咳嗽起来)

**众** **人** 他说得挺明白啊。……他就是大明白。

**大明白** (将吐出的痰包在手纸里，后装进衣兜)女士们，先生 们……

〔众人大笑、鼓掌。

**大明白** 请不要鼓掌。(打量着胖、瘦女人)请大家注意，你们 看一看这二位的尊容：那油腻腻的脸，脏兮兮的衣 服，那戴在嘴巴上的口罩已分不清什么颜色，请问， 有戴黑色口罩的吗?再看看那双黑手，让你们二位 充任清洁和文明的执法者，实在有伤国情。女士们，

先生们，我倒认为，受处罚的应该是她们! 〔众人鼓掌。

**胖女人** (气急地摘下口罩，往地上吐了一口)呸! **大明白** 胖小姐，你怎么也随地吐痰?

**胖女人** 你管得着吗!

〔胖、瘦二女人又发现了“猎物”,将撕下的收据扯碎

抛向广场后急下。 〔众人大笑。

大明白 (乐得前仰后合，从兜里拿出一瓶子酒调了一口)真 他妈长学问。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明白吗?这地球 太小，又太脆弱，经不起工业污染和核子扩散的折 磨，加上掠夺地球的“田鼠”们越来越多，人们是如此 自私和贪婪，以至根本无暇思考如何使世界有一个 更为理想的生态环境。众所周知，地球的臭氧层已 渐渐地遭到破坏，许多动物遭到任意捕杀……我可 能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了。所以，必须让上至国家 元首，下至公民百姓都树立全球观念，都怀着一种浓 烈的社会意识、民族意识，把每个人的生存质量同社 会环境挂起钩来。比如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这些 看起来的小事，都应上升到人类生存环境优劣将直 接影响人类生存质量的高度来认识。你们明白吗? 广场是所有人的广场，广场在我心中!今天本人有 要事在身，否则就给你们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卫 生课……

〔众人鼓掌，大笑。

〔大明白又凋了 一口酒，扬扬手急下。

众 人 听说他精神不正常。 ……我看他太明白啦。

〔白村衣装素淡得体，头戴白色鸭舌帽， 一个大口罩 捂在脸上，只剩两只眼睛露在外面。她拎着撮子，用 扫帚清扫着广场。

〔安娜从店内将垃圾扫向广场。白村欲言又止地将 垃圾扫进撮子。

〔安娜复出，将一盆水泼向广场。

白 村 大姐，您这可不是一次啦。

安 娜 哟，小嘴怪甜的哪，你这是不满意啦?

白 村 大姐，这不是创建十佳卫生城吗，以后这脏水就别往 广场上泼啦。

安 娜 对不起，多少年啦，就这样。再说，这一左一右谁不 往广场上泼啊。

白 村 大姐，就算你帮我忙啦。这广场扫不干净，上边儿不 答应，还得罚款、扣奖金……

安 娜 我说姐妹儿，你是想讹谁呀?

〔高鹏从店内走出。

白 村 创建卫生城的事大家都知道。再说这广场干干净净 的，大家心里都好受。大姐，说实在的，这么大个广 场，光靠我们几个清扫工是扫不干净的。

安 娜 你怎么就盯上我家啦?你打听打听这是谁家的门头



高 鹏 (制止地)别吵啦!(和缓地)扫大街这活儿也不容 易，我觉得这位大姐说的有一定道理 ……

安 娜 (拽高鹏)高鹏，你真不是人揍的，你现在出来卖空头 人情，你……

高 鹏 你给我回去!

安 娜 你少给我装啊。(绕口令似地)进来吧，两位，主食有

包子、馒头、花卷、米饭……(边说边进店内)

〔白村默默地清扫着。

高 鹏 (走到白村跟前)这扫大街的活太难干，你这么年轻， 干点儿啥不好。

〔白村不声不响地扫着。

高 鹏 (围着白村转)我总觉着咱们以前在哪儿见过，我这

臭记性，耽误多少事。我叫高鹏，在这个广场上你打 听打听 ……

〔安娜端着一盆水复出，注视着高鹏与白村。 高 鹏 有什么为难事你说 ……

安 娜 (忌妒地将水泼向高鹏和白村)我让你们黏糊! 高 鹏 (气恼地)你他妈瞎呀?

安 娜 一点儿都不瞎!(咬牙切齿地)该!(返身进店)

高 鹏 (对白村)对不起。摊上这么个傻娘们儿，你说闹不 闹得慌。(急进店内)

〔白村放下扫帚，脱下上衣，拧衣服上的水。 〔店内传出厮打声、哭喊声。

〔大明白、大头等上。他们都背着大包小裹和破瓶子 烂罐子。大头由于腿脚不利落，不慎绊倒。

**秃** **子** (将大头扶起)就你这腿脚，只配参加残疾人运动会。

大哥，你带的这队伍最大的长处是质量太差。 **大明白** 就属你质量高，但也属伪劣产品。

**秃** **子** (笑了笑)大哥，听说广场管理所又换领导啦。 **大明白** 关心这事干啥，谁当领导你还不是偷。

**秃** **子** 大哥，我是说搞卫生城，这广场上来了不少新人。 **大明白** 这我心中有数。秃子，码头上的情况怎么样?

**秃** **子** 黑山支队转移大方里，大马去落马湖，猴子钻进地堡 小 市 。

**大明白** 正规军的动向?

**秃** **子** 现在还顾不过来管咱这小蠡贼。

**大** **头** (吐字不清地)大哥，那咱就别搬啦。

**大明白** 你懂个屁，这叫战略转移。明白吗?这是按孙子兵

法采取的措施。这几天风声挺紧，弟兄们暂时委屈

几天，车站前广场这卧子坚决不能丢，这是最敞亮的 卧子!

**秃** **子** 搞他妈什么卫生城，弄得我们不得安宁。

**大明白** 你明白吗?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不是在制造一种美丽

的假象，不是!是生活本身就在那里，是生活本身使 人信服，就像壕沟中重新生长出的植物填平了沟壑。 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使我们付出代价并激起我 们热情的那一切都已成为往事，等待我们的将是另 一种未来。我们应该学会更好地相互了解，平心静 气地交谈，就像经过激烈争吵后又恢复了平静那样。

再见了，车站前的广场!

干 巴 大哥，快走吧，别出事。

**大明白** 秃子，你选的卧子，你领路。

**秃** **子** (生气地)你们傻呀?干巴你那个瘦样儿，大头腿脚 不利索，背这些破烂干啥!

干 巴 秃子，等到新卧子就有用啦。

**秃** **子** 有个屁用!破瓶子、烂罐子都给我扔!(扔着)还有 这些破书……

**大明白** 书可不能扔。

**秃** **子** 大哥，你真作学问啊?

**大明白** 一个民族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文化，再说我 不能率领一支没有文化的队伍!

秃 子 干巴、大头，剩下的都给我扔。(像撒传单一样，一劲

儿往广场上扔着废物) **大明白** 秃子，那瓶子别扔。

**秃** **子** (不解地)这 …… **大明白** 那里有点儿酒。

〔秃子将瓶子递给大明白，大明白将剩酒周进肚里， 然后将瓶子扔掉。

〔白村按捺不住地走了过去，怒目对着大明白。

**大明白** 看来你就是那个新来的清扫工啦。 **白** **村** (强硬地喊着)都给我捡起来!

〔大明白等感到突然。

**白** **村** 瞅什么,捡!

**大明白** (镇静地)啊，城市美容师，早有耳闻，执法严明，名不 虚传。是不是罚款?

**白** **村** (伤心地)我刚扫完，你们就好意思乱扔?

**秃** **子** 哎呀，你胆子不小啊?这是车站前的广场。

白 村 我求求你们，我起早贪黑地扫这广场，以后就别这么 扔啦。

**大明白** 垃圾是一定要扔的，明白吗?我们要是不扔你清扫 什么?实际上我们是在给你制造一个就业机会，如 果你没什么可扫的，那不就失业了吗?

**白** **村** (有口难言地)你……大哥，咱们认识一回，帮我一

把。创建卫生城，这，你比我明白，你不是说这广场 是所有人的广场吗?

秃 子 在这广场上还没见过有你这么大胆的女人，算个啥 呀，你理论个屁呀!你打听这广场上的人，谁敢和我 大哥——大明白理论?

**大明白** 我大明白从不高谈阔论，再说我现在也没有时间给 你讲课。(又欲演讲)先生们，女士们 ……

秃 子 大哥，快走吧，别理她!该扔的都给我扔!

〔秃子等又扔起垃圾来，广场上顿时乌烟瘴气。

白 村 (气极地举起扫帚)你们这帮无赖，我和你们拼啦!

(奔向大明白等)

〔秃子欲打白村。 **大明白** 秃子，出发!

〔大明白与秃子、干巴等唱着：“我们是害虫，我们是

害虫 … … "急下。 〔洒水车的声音。

〔钢琴、小提琴感伤的旋律。 〔灯光渐暗。

***第*** ***二*** ***场***

〔 中 午 。

〔车站大楼前的长廊。这里是旅客的避风港，上车 的，下车的都在这里驻足期盼。中午，是车站前广场 较平稳的时刻，有吃中饭的，有卖报的，也有的躺在 那里梦游世界。

〔举着“家教”字样的大学生们仍然等待着有人来求 教 。

〔钢琴、小提琴神秘色彩的乐章出现。

〔人称“白老仙人”的白母，身着黑色便装，脚蹬黑鞋 白袜，梳整洁的短发，手拎着小凳，腿脚利落地走进 长廊。她选定位置后，很安详地坐在那里，将手相示 意图铺在地上。

〔人们渐渐围拢过来，边看热闹边议论着。

**卖报人** (神秘地)请看啊，姐夫和小姨子，警察把老婆杀啦， 请看，请看……呼兰大侠 ……

白 母 看看手相吧，问财路、问出路、看前途……问男女之 情还是凶吉祸福 … …

**小老头** 行行好吧，老少爷们。(对白母)是仙山来的仙人，仙 人，我这手相就不用看了，怎么看也是穷。仙人，帮

帮忙，买个掏耳勺、钥匙坠，我顶多挣个角八七的



白 母 你发财、我行善，路在脚下、心在心中。 小老头 有仙人指路，路在脚下、心在心中……

〔安娜扭扭摆摆地走来。

白 母 小姐，看看手相吧。

安 娜 看就看，玩儿玩儿试试。(坐下)

白 母 请伸出左手。

〔安娜伸出左手。

白 母 (打量着)小姐，你是 …… 安 娜 看出什么算什么。

〔白母仔细地端详着安娜的手。

〔看热闹的人交头接耳，渐渐地静下来。

白 母 (胸有成竹地)小姐，你这种手纹叫散解纹，又叫渔 纹，这中指和小指是流线纹。从指纹上看，你对什么 事都特别敏感，就是说要是让蚊子叮了一下，你也要 怀疑是不是能传染上疟疾；要是看见肉铺里锃亮的 刀你也会不寒而栗。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上就 更敏感，只要看到你的男人和另一个女人说话，你心 里就冒酸水，就受不了。小姐，我可以叫你孩子吗? 〔安娜点点头。

白 母 孩子，你和我女儿年龄相仿，但性格两样。你这种神 经型的女人，对于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并不太适应。 但你的伶牙俐齿，标致的容貌是为男性，特别是有钱 的男性慕为理想的偶像。你好穿、好戴、好美，有虚 荣心，切记，虚荣是永不结果的纸花。情绪焦躁、性 格轻浮、心地浅薄、气量狭小，这些是人生之旅特别

忌讳的。好办，要克服这些，只有一个字，那就是 “静”。静，就会沉凝庄重，在静的心境中，一切都会 宽广、辽阔起来，只要能够扪心自问，汲取教训，将来 必有辉煌之路。曾在中青年之时尝过的种种人生苦 味或许将变成几倍的收获。切记，越与镜子接近，越 与正事疏远。从指纹上看，你的老人，很可能是母 亲，几年前已离开人世，请不要生气……

安 娜 您看得太准啦，我妈是三年前死的。 〔众人议论，赞佩不已。

白 母 小姐，要注意饮食。你很偏食，爱吃的没个够，不爱 吃的一口不进 ……

安 娜 (大笑着)是，我爱吃烤羊肉串，一把一把吃，往死里 造。大仙，您都看到我心里去啦，太感谢您啦。

白 母 用不着，只要心诚。我看手相，不讲迷信、鬼神，也没

有鸡零狗碎的东西。

安 娜 您看得太准啦，真神啦。

白 母 不神，根本没有神。手掌和十指的纹路通气血、走经 络，和人的性格、病理有直接的关系。我看手相，吸 收了欧洲、日本、吉卜赛人的手相学精华，并把人格 心理学、病理学结合起来。手相学是传统文化的一 个组成部分，所以要使手相学成为一门崭新的、近乎 于科学的学问，要采用辩证的观点观测人生。

**安** **娜** 您说的真够社会的啦。大仙，多少钱?

**白** **母** 我看手相不是为了钱。为的是你好、他好、大家都 好，我这心里也就好受啦。

**安** **娜** 那怎么能行呢!就算给点儿劳务费吧。(掏出十元 钱递给白母)

白 母 小姐，用不着这么大票。

安 娜 姐妹儿，现在这十元钱还算钱吗?真拿不出手，就算 咱认识一回。明天我请你吃羊肉串，咱往死里造!

(将钱塞给白母)姐妹儿，拜拜……(下) 〔人们议论着。

〔大明白、干巴、秃子等扛着汽水箱子、啤酒箱子上， 把箱子放在白母前面后，坐在箱子上歇息。

秃 子 这啤酒死沉，大哥，咱多歇一会儿。

干 巴 (用花围巾擦汗)哎，好悬没忘啦，后天是大哥的生 日 。

**大明白** 是吗?(自嘲地)我还有生日!

**干** **巴** 大前年的今天是你二十五岁大寿，那天你喝多了



**秃** **子** 今年是大哥二十八大寿，二十八就要发，咱来它个大 庆!由我一手操办!

大明白 (作思考状)现在的大气候对咱很不利……再说，上 边有文件，三令五申，不准领导干部为自己大操大办 红白喜事和祝寿活动。我呢，大小也是一方领导，要 以身作则，这祝寿一事就免了吧。

秃 子 说你胖你还喘上啦，你算个狗屁领导!看看你带的 这支子人马，有几个零部件健全的，你说你能是多大 的官儿?顶多是临时代理副股级。

**大明白** 我寻思怎么也够上副局级丐帮领袖。

**众** **人** 差不多，差不多。

**秃** **子** 不管怎么说，也得给大哥过生日。大哥爱吃鸡蛋，明 天我下屯整它两筐。

**大明白** 别费心啦。最新消息，据联合国卫生组织公布，最近

全世界的母鸡百分之九十得了痔疮，你还能弄到鸡 蛋?就是弄到恐怕也是爱迪生孵化的，人工的蛋不 好吃……(突然停止话题，专注地看着地下，然后挪 动着身子，捡起烟头，高兴地)你明白吗，果然是塔 山。干巴，火。

**干** **巴** (给大明白点烟)大哥，咱不是有烟吗?

**大明白** 节约闹革命，备战备荒，防患于未然。(津津有味地 吸着)

**秃** **子** (犯烟瘾了)大哥，给咱整一口。

**大明白** (将烟头递给秃子)别抽瞎啦，这可是塔山啊。

**白** **母** (站起来)我说这几位先生，您休息得差不多了吧?

**大明白** (有所发现地)实在对不起，是看手相的 **白** **母** 大家都能照应一点，也许 ……

**大明白** 也许不会发生两伊战争。我念大学时曾研究过相 学，但我悟性不够。秃子，快把啤酒给高老板送去，

我在这儿看看手相。 〔秃子等扛着箱子下。

〔小老头走到大明白前面，伸手讨钱。 **大明白** 你可真认帮主。

**小老头** 行行好吧，爷们儿，家有八十岁老母亲等着我熬碗粥

喝……给一分不少，不给也不要…… 〔白村拎着撮子扫废物上。

**大明白** 你是哪年当的光棍?还是没入圈，看得出也是个伸 手大将军，不像建国前的。

**小老头** 你是个明白人。城里人心眼儿好使，我小老头为了

母亲没法子，帮人穷是老寿星……

**大明白** 小老头，认个师傅吧。本人，大明白，大学本科一年、

乞丐大学学历，现在正攻读乞丐硕士研究生，你明白 吗?

**小老头** 没你明白，一点点地会明白。

**大明白** 是光棍儿点到为止，不看金面看佛面，识相不识相， 全靠招子亮。码头不打不正、乱草不斩不齐，人是一 口气、佛是一炉香，借水行舟、架桥走路，大路朝天、 各人半边，你明白吗?一客不烦二主，光棍不问出 身，不问片片巾巾。多位菩萨、多炉香火，大光棍动 嘴、小光棍动腿，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光棍的心 多、麻布的筋多。你明白吗?(从兜里掏出一把硬 币，抛向天空，有的钱被接住，有的掉在地上)你认个 师傅，我壮大队伍……

**小老头** (爬着捡硬币)爹呀，我的亲爹啊 ……

**白** **村** (实在看不下去，将小老头扶了起来)这么大岁数，干 点儿啥不好。

小老头 (看着白村)谢谢你，我……我这也是没办法 …… (又 伸手要钱)

白 村 (掏钱给小老头)走吧，去买点吃的。

小老头 (接过钱)你是我的亲娘祖奶奶!(被白村推走) **大明白** (对白村)我说扫大街的，你倒是挺大方啊!

**白** **村** 他那么大岁数，容易吗?

**大明白** 你心地善良，能改变这个世界吗?可笑! **白** **村** 咱井水不犯河水，我只是个清扫工。

**大明白** 所以啊，你限于水平，只能扫大街，希望少管这广场 上的事 ……

**白** **村** (发现了白母，气不打一处来)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 你怎么又出来啦!(为白母收拾东西)

白 母 你少管我的事。

白 村 咱家还没到揭不开锅的程度。 白 母 要为赚钱我就不看手相啦。 白 村 我求求您啦，快给我回去吧。

**大明白** (似仗义执言地)我说扫大街的，你是不是在制造不 安定因素?

**白** **村** 这儿没你的事!

**大明白** 没有我的事?你明白几个问题啊。(拍着胸脯)你打 听打听，这站前广场上什么重大问题不是我亲自处 理。捡饭的、要钱的、问路的、为难的、出差丢钱急得

眼睛发蓝的，哪件事不是我来决策…… 〔高鹏抱着个膀子走了过来。

**大明白** 你明白吗，这么大个广场，没有个明白人行吗?只要 有我大明白在，这广场就会安定，这里很多事情需要 我出面协调，打架的、斗殴的、饭店老板的老婆搞破

鞋跟人走的 …… **高** **鹏** 大明白 ……

**大明白** 是高老板啊，这我可不是说你啊，再说您的太太谁能 领导起哇!

**高** **鹏** 大明白，你是不是又喝多啦?

**大明白** 没有啊。喝多了可比这明白，今天还一 口没喝呢。 **高** **鹏**快去吧，我给你留的全是海鲜，秃子他们等你哪。 **大明白** 够哥们儿。

**高** **鹏** 让他们把炉灰倒啦，你骑三轮去八区拉两袋子大米。 **大明白** 明白喽!(下)

〔白村把白母送下后复上，又拿起扫帚清扫垃圾。 众 人 什么时候还扫大街?……这哪是讲卫生啊!

白 村 (对众人)对不起，请借借光。 众 人 太不像话啦!

高 鹏 哎哎哎，穿夹克衫的那个，你拔什么横?这创建卫生 城是全社会的责任，要尊重人家的劳动，这扫大街容 易吗?(训斥地)你装什么,快躲开!

〔人们不情愿地渐渐散去。 高 鹏 (走到白村面前)白村。

白 村 (一怔)你 ……

高 鹏 你，你六年级是不是在马家沟小学读书? 〔白村点点头。

高 鹏 你在六年一，我在六年四，我叫高鹏，怎么不认识啦? 白 村 (回忆地)你……原来脸上好像没有疤痕。

高 鹏 对，后来被刀砍的。

白 村 想起来啦。你在学校打仗很有名，那次来了几个闹 校的流氓，要不是你们几个，咱学校就吃亏啦。

高鹏(抱拳)谢谢!我那段光荣历史你还记得，还得说老 同学啊。不过，后来因为打仗还是被学校开除啦 ……这不，逼得没办法，在这儿开个小饭店。你到这 广场上时间不长，又总戴个大口罩，真是有点儿认不 出来啦。

白 村 十多年啦，都变样啦。

高 鹏 不过你可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啦。 白 村 行啦，别夸啦，都快成灰姑娘啦。

高 鹏 有几回在我家饭店门口的事，实在对不起。再说，我

的那个安娜就是个泼妇，没学问。 白 村 没啥，我只不过是个扫大街的。

高 鹏 白村，我真不明白，为啥非干这个?

白 村 一言难尽，既然干上了就顺其自然吧。(伤感地叹 气)唉 … …

高 鹏 我知道你很不幸，结婚没有两个月就死了丈夫，这就 叫好人不得好报。(同情地)这样吧，老同学，我给你 换换工作。

白 村 不用啦，你的心意我领啦。

高 鹏 白村，说心里话，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帮手，那准能挣 大钱。我那个臭娘们儿，就知道吃醋，我和她够够儿 的啦 ……

自 村 大家活得都不易，最好谁也别伤害谁。

高 鹏 那是不可能的。这广场就是社会，得拼命!要不就 让人踩，受人气。白村，你打听打听，在这广场上谁 敢欺负我高鹏!

白 村 老同学，你也挺忙的，我还得扫我的广场。

高 鹏 我从心里想和你多唠会儿。这样吧，哪天我安排，咱 们叙叙旧情，来个感情升华 … …

白 村 同学之间的关系多好，最美好的回忆也是学生时代。

高鹏，我得干活啦。 高 鹏 不肯给面子?

白 村 我心里乱得很，再说，这活儿没完没了，天天加班



高 鹏 (板着面孔)老同学，我可是为你好哇!

〔白村又默默扫了起来。

〔秃子、大头抬着煤灰急上。

秃 子 高老板，饭店出事啦。 高 鹏 怎 么 ?

**秃** **子** 老板娘和吃饭的打起来啦。

高 鹏 (欲下又走到白村身边)白村，咱俩后会有期。(急 下 )

秃 子 (对白村)又他妈遇上你这个扫帚星啦! 〔白村用力地扫着，灰尘越来越大。

秃 子 你他妈还挺会调情哪，哪天咱们一块儿玩儿玩儿。

大头，把炉灰倒这儿。 〔大头欲倒炉灰。

白 村 (呼喊着)别往这儿倒!

秃 子 (也喊着)倒!(将炉灰倒在广场上) 白 村 你们也太能祸害人啦!

秃 子 我让你装!咱后会有期! 白 村 (气极地喊)无赖，流氓!

〔传来洒水车声。

〔秃子、大头等大声唱着：“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 ……”急下。

〔灯光渐暗。

**第** **三** **场**

〔傍晚。

〔钢琴、小提琴深情悠远的旋律响起。 〔大桥下面的一侧。

〔灌木丛中，用塑料布、麻袋和树枝搭起的窝棚，是大 明白等的临时大本营。地上铺着麻袋、破棉被、塑料 布。角落里堆放着破瓶子、烂罐子等。

〔窝棚中有几个树墩子、破箱子，树叉上还挂着一张 破狍子皮。

〔干巴等正准备着给大明白过生日的吃喝。 〔秃子等拥着白村上。

秃 子 请吧。干巴，准备怎么样啦，我请来个小寡妇。 干 巴 秃子，你惹人家干啥?

秃 子 她不是挺牛吗?今天是大哥的生日，让她给咱们助 助兴。

大 头 (口齿不清地)长得还挺好看呢。 秃 子 是不错。

干 巴 我说秃子，你光吹呀，倒是帮我干点儿啊。

秃 子 我要干大事。(脱掉上衣，摘下挂着的狍子皮铺在地 上 )

干 巴 (喊着)秃子，我×你祖宗! 秃 子 干巴?

大 头 等大哥回来，让这妞儿先给大哥敬酒。

秃 子 那就等大哥吧。他妈的，我什么时候当大哥……(拽 过干巴的花围巾擦着)

干 巴 (急眼)不许你祸害我的围巾!(抢过围巾) 秃 子 不就是一条破围巾嘛!

〔大明白上。

众 人 大哥回来啦，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大明白** 没必要这么隆重。都准备好了吗?

干 巴 大哥，秃子啥也不干，还…… **大明白** 秃子，怎么,拉稀啦?

**秃** **子** 为了大哥的生日，我给大哥弄个娘们儿来。

**大明白** 是吗?你还真有两下子。(走到白村面前)是你呀， 也好。今天是我的生日，咱们一起喝它个人仰马翻!

**众** **人** 听大哥的。

**大明白** 让这位女士也跟咱们一起喝! 众 人 听大哥的!

〔大头、秃子等忙活起来。

**大明白** 这就叫好饭不怕晚，你们明白吗?

**秃** **子** (摆放着吃喝)干巴，这鱼翅放哪儿? **干** **巴** 哪有鱼翅，那是我捡的鱼头、鱼骨架。

**秃** **子** 对呀，我说的就是鱼骨头上的刺，不是叫鱼刺吗? 大 头 干巴，这生日蛋糕放哪儿?

干 巴 那不是蛋糕，是苞米面发糕。

**大明白** 干巴，该吹的时候不会了吧?我们就把鱼刺理解成 鱼翅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很穷但为什么非要说一穷

二白呢?明白吗，我们要有一种过得硬的穷棒子精 神嘛!(突然嗅到什么味儿)嗯，什么味儿这么难闻? (嗅着捡来的食品)干巴，这些玩艺儿都他妈臭啦

干 巴 这些天搞卫生城，什么也捡不着……

秃 子 大哥，对付着吃吧，我们把它理解成不臭而是很香



大明白 你小子行，能理解领导意图。有酒吗?

干 巴 (正把几个酒瓶里的酒往一个瓶子里倒)大哥，有酒 还是茅台呢。

大明白 行，行，都会吹啦，我们这支队伍有希望啦。小姐，你 也过来，今天咱们平起平坐，不论职位高低，谁也别 拿我当领导，官兵一致嘛……

秃 子 请你哪，扫大街的。(对白村) 〔 众 人 围 坐 。

**大明白** 今天是大哥我的生日，我亲自请各位弟兄。干巴，你

劳苦功高，想吃什么,说! **干** **巴** 大哥，我就想吃锅包肉。

**大明白** 好说。(一扬手呼喊着)服务员，来个锅包肉。秃子，

你想吃什么? **秃** **子** 煤大虾。

**大明白** 行。服务员，再来个煤大虾! **秃** **子** 又他妈的精神会餐。

**大明白** 对付着吃吧，哥们儿，我们就是要有乐观精神。 **干** **巴** 大哥，你会做锅包肉吗?

**大明白** 这话说的，还有你大哥不明白的。你等着，我给你 做。主料，猪后鞘儿，将主料切成薄片，用淀粉和蛋

黄兑成的糊将主料抓匀上浆；附料，用酱油、醋、白 糖、葱丝、姜丝、蒜丝和味精兑成清汁待用。炒勺放 入适量豆油烧至八十至九十度，将主料一片片投入 炸成淡黄色捞出，待入席前再将主料炸一遍，控净 油，速将附料倒在主料上，颠翻几次出勺，装入盘内。 吃吧，外焦里嫩，咸甜酸味道可口。

干 巴 (咽着口水)大哥，你做得太好吃啦，真馋人啊。 秃 子 这鸡巴生日过的，内容太空洞。

**白** **村** (实在忍受不住)能不能让我方便方便? **大明白** 咱这有啥不方便的，广阔天地。

白 村 我是要解大手。

**大明白** 解大手?对，太臭，去吧。 〔白村欲走。

秃 子 大哥，不能让她走! 众 人 不能让她走!

秃 子 大哥，我看她这是金蝉脱壳!

**大明白** 行。秃子没白跟大哥干，还会说点儿文词。金蝉脱 壳，她就是百鸟朝凤我也不怕!给她个胆儿，再给她 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现在不是创建卫生城吗，她要 是真解大手，往咱这餐桌旁一拉，再加上咱这臭哄哄

的饭菜，那可真是臭味相投啦 …… 众 人 (大笑)去吧，去吧……

〔白村急下。 **秃** **子** 大哥!

**大明白** 算个啥呀!我主要考虑，我们领导干部要拒腐蚀而 永不沾，否则会断送革命前程。好啦，好啦，秃子，大 哥这生日是不是太业余啦，整点儿音乐啥的。

〔众人起哄。

秃 子 (一挥手)我宣布，大哥生日祭奠开始! **大明白** 什么,什么,开追悼会啊?是生日庆典。

**秃** **子** 对，也有这么叫的。(庄重地)大哥生日庆典开始!

〔干巴等杂乱无章地吹奏起来。 **大明白** 这调门儿怎么和出殡差不多。 **秃** **子** 对，奏哀乐。

〔干巴等吹奏出“我们是害虫”的旋律。

**大明白** 停、停、停，一天总整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的，变

变音儿，换换调门儿，整点儿主旋律什么的。

**众** **人** 什么主旋律?

**大明白** 一说主旋律都傻眼了吧。主旋律就像什么 …… (唱 了起来)“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

秃 子 大哥，我也是玩音乐的，这不是《国际歌》嘛!

大明白 (大笑)我说秃子，你别给我装有学问啦，这叫《国际 歌》?这叫《国歌》。

众 人 (起哄地)啊 …… (大笑) **大明白** (高兴地)喝!

〔众人嚷着、笑着，举杯饮酒。

〔这时，白村拎着生日蛋糕、酒类罐头和肉制品等上。 〔大明白等为之大震，顿时鸦雀无声。

白 村(将食品、酒类有序摆好，又将生日蛋糕打开，将蜡烛 点燃。看着众人)怎么啦，刚才不是挺热闹吗?(指 着酒、肉)来呀，什么干巴、大头的，还有这位把我给 “请”来的秃子，既然你们这样抬举我，还有什么见外 的。今天是你们大哥的生日，让我赶上啦，既然赶上 了，咱就一起祝他生日快乐。会不会唱《祝你生日快

乐》,啊?我唱给他听。(唱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生日快乐……"(实在唱不下去)来，干!(一饮而尽) 〔大明白等呆呆地望着白村。

白 村 愣什么,都傻呀?干啊。 大明白 ( 醒悟地)干!

众 人 干。(一饮而尽后又呆若木鸡)

白 村 吃吧，肉联的红肠，正阳楼的小肚，还有美国炸鸡、烤 鱼……怎么,档次不够?吃吧，(对大明白)你这个当

大哥的，发话吧。 大明白 吃啊，都吃啊。

〔大头等顿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白 村 吃吧，你们放心吃吧，这些东西都干净，没有邪味，要

吃就痛痛快快地吃，要喝就敞敞亮亮地喝 …… 众 人 (一齐跪倒)谢谢大姐!够哥们儿!

白 村 都起来，不要这样。(扶起众人)我真没想到，要是早 知道这过生日的事，把你们请到家里多好，不管穷 富，那也是个家呀。这桥洞子底下，八处透风，又脏 又潮，这地方多难受啊……(叹气)瞎，我真没想到， 今天怎么能到这来，是上帝的安排还是咱们有缘分? 你们为什么这样看重我，怎么说“请”我?明说多好。 我算个啥呀，一个普普通通的扫大街的女人，是个没 多大能力的女人。高中没毕业，我当老师的爸爸就 离开了人世，妈妈哭得死去活来，这个家扔下了两个 女人……后来，邻居可怜我们母女俩，给我介绍个对 象。他人挺老实，结婚不到两个月，一场车祸断送了 他的生命。我眼泪哭干啦，一下子变成了小寡妇，就 这命。可天塌下来不也得活吗?我妈怕我想不开，

托人、挖门子，好不容易才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可 这活儿太不好干，无冬历夏，早晨两三点钟就得爬起 来，划拉两口饭去上班。一到冬天，那手指头冻得像 猫咬似的；三伏天多热也得捂个大口罩，一扫就是一 身汗。一开始让我扫背街，我干活不藏心眼儿，领导 看我干活卖力气，把我调到这车站前广场。这是领 导重视，这么体面的广场不是哪个清洁工都能来的。 可这广场上的活儿不好干，我来了以后真是拼命干， 可总也扫不干净……我从来没伤害过别人，连想也 没想过，就是想把这广场扫干净了。可越这么卖命 扫，有的人越不满意，一不顺心就拿我们扫大街的出 气，骂我们是臭扫大街的扫帚星，我们总像比别人矮 三分……我们也是人，不比谁差啥，我不知道偷哭了 多少回，谁知道，谁能理解……人，都能拿人当人看， 这个世界该多好。我，一个清扫工，把广场扫干净这 是我的天职，广场上没垃圾我心里就好受。我天天 扫，你们天天糟害，动不动就打我、骂我、耍我，我不 知怎么得罪了你们?好像是我把大家的美梦都给砸 碎啦。今天我像做了一场梦，一场恶梦，心里充满了 孤独和伤感，我的心好像被漆黑的云层覆盖着。我 怎么活到这个份上?我的存在并不比干重活的老马 好受……今天，你们无缘无故地把我弄来，为的是让 你们大哥的生日更有味道，让你们大哥更尽兴，是 吧?那好，(甩掉外衣)来吧!

〔众人目瞪口呆。

**大明白** (震惊地)大姐 ……

**白** **村** (抓住大明白的衣领)大明白!广场上的英雄、夸夸

其谈的丐帮领袖，你算什么男子汉?现在多好，天地 多宽，干什么不挣碗饭吃。你，五尺男人，摇尾乞怜， 看别人眼色行事。你要饭吃，捡酒喝，捡烟头，耍弄 人，你不觉着丢人?呸!没出息!丢人!不要脸!

白活!(狠狠地打大明白一记耳光) 〔众人呆若木鸡。

白 村 (又喝了一杯酒)我不会喝酒，也从来没喝过这么多

酒，是高兴还是难受一时说不明白。你们过你们的 生日，我去扫我的广场。我跑不了。我白村跑不了， 只要你们需要!(捡起外衣扬长而去)

〔 静 场 。

秃 子 (如梦初醒地)咱们太丢何磷啦!我去干掉她!

大 头 干掉她，干掉她!

**大明白** ((极大震撼地)……五尺男人，没出息，丢人，不要脸， (呼喊)白活!

干 巴 ( 给大明白揉胸)大哥，别生气啦……

大明白 ( 红着眼抓住干巴， 一拳打去，将他打翻在地)没出 息，丢人，不要脸，白活……

干 巴(爬起来，捂着脸，又走到大明白身边)大哥，你打吧， 只要你心里好受 ……

**大明白** (紧紧抱住干巴，伤心地大哭)咱们是人吗?

〔众人都哭了。 〔灯光渐暗。

〔只有生日蜡烛还亮着。

〔钢琴、小提琴深情的旋律。

**第** **四** **场**

〔一天上午，阴云密布，隐隐传来雷声。 〔站前广场饭店一侧。

〔钢琴、小提琴奏出的旋律再现。

〔突然响起广播车震耳欲聋的广播声：“车站前广场 是我市文明的窗口，创建卫生城是造福全市人民的 千秋大业，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广播的声音 渐 远 。

〔清洁工人们清扫着广场。

〔举着“家教”字样的大学生仍然等待着。 〔高鹏、安娜忙着摘幌，往店内收拾东西。 〔几个食客欲进店。

**安** **娜** (拦住食客)别凑热闹行不行? **食** **客** 怎么不开业啊?

**安** **娜** 你缺心眼儿啊?这不是创建卫生城嘛。 〔食客们不解地下。

**高** **鹏** 就你这臭嘴还他妈开饭店 …… 安 娜 反正你现在是看不上我。

高 鹏 都是你自己找的。不用说别的，就说你化妆吧，你也 太他妈能抹啦，看你那眼窝、眼毛都抹成蓝色啦，过

几天连头发，脸都抹成蓝色，谁还敢进咱家饭店，那 不吓死几口子!

安 娜 (摆开架式)×你祖宗高鹏，你他妈总耍我，和那扫大 街的小寡妇过去!

高 鹏 行啦，行啦，今天全市卫生大检查，万一把店给封了， 咱俩都他妈傻眼啦。你千万别惹事，忍着点。

安 娜 你少管我。你别把大明白那伙子弄进来又吃又喝 的，真受不了。

高 鹏 大明白失踪啦，也许进那里边去啦。

安 娜 哼，我看你也快了。(与高鹏往店内收拾东西) 〔白村清扫着垃圾上。

〔干巴从另一侧急上，往饭店里走。 〔高鹏复出。

**高** **鹏** (横在门口)哎，哎，别瞎闯! **干** **巴** 高老板，是我。

**高** **鹏** 你算个屁! **干** **巴** 找我大哥。

**高** **鹏** 滚，滚!今天是卫生大检查，别觉着自己是干净人。

〔干巴又欲进店。

高 鹏 别给你脸不要脸啊。

干 巴 那，我找老板娘要点吃的。(又欲进店)

高 鹏 (一脚将干巴踢倒在地)去你妈的吧，给你脸还往鼻 子上抓挠!

〔干巴倒在地上，擦着嘴角流出的血。 白 村 (见状走了过来)是干巴，嘴出血啦。 干 巴 我……找大哥。

高 鹏 有你们这些人在，这卫生城没法创建。

白 村 高鹏，他瘦得这样，你也真能下得去手。

高 鹏 白村，不能拿他们当人看，这些玩艺儿太能祸害人。 白 村 他还是个孩子。(给干巴包扎伤口)

干 巴 (突然地)我的围巾呢，我的围巾…… 〔白村寻视着，捡回被风刮跑的围巾。

高 鹏 老同学，我饭店门前的卫生你满意了吧?以后谁再 祸害这广场我亲自处理他。

〔秃子、大头等急上。

秃 子 (不解地)干巴，你怎么啦?

高 鹏 秃子，你们以后要是再祸害人我可就不客气啦!

秃 子 (一把抓住了高鹏)你少给我装人，你什么变的我还 不知道，今天老子废了你!

高 鹏 (挣扎地)你……你他妈等着!(钻进店内)

秃 子 婊子养的高鹏，两天之内我让你缺胳膊少腿!

〔捡起砖头向店内砸去，又欲进店被白村拦住〕 大 头 高鹏，我×你母亲!

干 巴 秃子，别闹出事。

秃 子 干巴，大哥还没信儿啊? 干 巴 一点儿信儿没有。

秃 子 这可真急死人啦!干巴，你没事吧? 干 巴 我得谢谢大姐。

秃 子 干巴，你要是断不了气就等我们。大头，走，跟我上 地堡小市。(急下)

白 村 (将干巴扶到背静处为其包扎)就你这小体格儿受得 了吗?

干 巴 习惯啦，磕磕碰碰的不算啥。 白 村 一天总这样，不是个长事。

干 巴 我听大哥的。 白 村 你们都挺信他。

干 巴他心眼儿好使，不像高老板那样狠。我大哥好看书，

懂的事多，是我的救命恩人。 白 村 救命恩人?

干 巴 是。那年冬天，在马家沟边上我差点冻死，是大哥把 我背到车站大楼天棚里，他用身子把我暖过来啦。 他讲义气，命也挺苦的。(突然犯烟瘾)这要有口烟 抽该多好……(发现地上的烟头，捡起后点燃，大口 吸着)

白 村 成天捡这些脏兮兮的东西……

干 巴 没事儿，吃什么也不闹肚子，习惯啦。(将围巾系在 脖子上)

白 村 一个小小子，总围着个花围巾，男不男女不女的。

〔干巴顿时思绪万千 …… 白 村 干巴，你怎么啦?

干 巴 大姐……这是妈妈给买的。

白 村 有妈妈还在外面混，应该去念书。

干巴(几乎是哭诉着) ……念过几年书。妈妈喜欢我，说 我长得像小姑娘，就给我买了条花围巾。我成天围 着它去上学，同学们也管我叫小姑娘。妈妈也真会 打扮我，她说我聪明，同学们说我有福……后来才知 道，那么好的日子永远没有啦。(伤心地)瞎，挺好个 家，他们把日子过散啦。就因为钱成天吵，后来就动 手打。爸爸又赌气打我，要把我打死，说我是私生 子，不是他的儿子。就这样，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我 也抱着妈妈哭……有一天晚间，妈妈喝了什么药，从

那以后，妈妈一直没醒过来，她留给我的就是这条花 围巾。没有人管我啦，有时候看到像我这么大的孩 子有妈妈领着上下火车，在广场上散心，我这心里就 不是滋味儿，有妈多好……

〔白村抹眼泪。

干 巴 大姐，你怎么哭啦?哭啥，连我都不哭。(用围巾给

白村擦眼泪)

白 村 干巴，大姐明天给你买条新围巾。

干 巴 你这人心真好!不用买了，只要大哥不出事。 白 村 从他过生日那天以后，在广场上没见过他。

干 巴 那天你走以后，他把我也给打啦，打完又后悔，大伙

都哭啦，他一直看你点着的生日小蜡烛……从那以 后他躺了三天三宿，不吃不喝也不吱声。有人说要 废了你，替大哥报仇。大哥气炸了肺，他说谁要报仇 就把他废啦。后来他说出来散散心，这不，一直没有 信儿。

〔风声、闪电、雷声。

干 巴 我害怕，怕出人命，我去找大哥。大姐，以后有时间 我帮你扫广场。(急下)

白 村 (看天)这该死的天气，真捣乱。(急下)

〔闪电中，大明白背着小老头上。

〔大明白体力不支地倒在地上，他俩都喘着粗气，半 天说不出话来。

小老头 ……大明白，我怕是不行啦。 **大明白** … …小老头，有临终遗言吗? **小老头** 这是什么地方?

**大明白** 老根据地——车站前的广场。

**小老头** 我真想见那个扫广场的小寡妇 ……

**大明白** 快断气了还有花花心，有本事吗?真是个老色棍。

**小老头** 你们别总欺负她，她也是个不幸的人，死了爸爸，结

婚不到两个月又死了丈夫 …… **大明白** 你是克格勃啊?知根知底的。

**小老头** 这扫大街的活不好干，像她这么认干的人不多。人 哪，多积点德。

**大明白** 你这是临死前的祷告呢还是给我讲党课?

**小老头** 你年轻，我这是为你好，那女人没有花花肠子，心善 …… (呻吟)

**大明白** 你真的不行啦?(喊)救命啊! 〔白村急上。

白 村 是大明白，这是怎么啦? **大明白** 他快不行啦。

**小老头** (说不出话来，示意)啊 …… **大明白** 他要喝水。

**白** **村** (摘下水壶，给小老头饮水)是小老头……怎么弄得 满身是血?

**大明白** 他让人抢啦，差点给揍死，我喝多了，腿脚不听使唤，

千不过人家……给我点儿水喝。 〔白村将水壶递给大明白。

大明白 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他吧，我也不行啦。 白 村 等着，我去叫救护车。(欲走)

大明白 不用，那不是这号人用的。你能把他背到铁路医院，

他没多沉。 白 村 那你?

大明白 我死不了，你明白吗?

〔白村背起小老头急下。 〔洒水车的声音。

〔闪电，雷声，浇人心扉的雨。 〔灯光渐暗。

·39 ·

**第** **五** **场**

〔晚间。

〔白村家。

〔一间多功能房间，客厅、餐厅、书房。书架上摆放着 满满的书，一副“忍”字条幅也挂在那里。

〔室内陈设实用，旧桌椅、沙发， 一侧有门可通内室。 [《命运交响曲》的旋律徐徐传来。

〔白母坐在桌旁看书，研究手相，口中念念有词。

〔白村一改清洁工的服饰，身着现代风格的夏装，显 得端庄、秀美。

**白** **村** (端来一碗茶水放在桌上，亲昵地给白母捶着肩和后 背)妈妈，茶给您沏好啦 ……

〔白母仍然看着书。 **白** **村** (嗔怪地)妈!

**白** **母** 噢……是我的宝贝姑娘啊。

**白** **村** 妈，茶给您沏好啦，半杯茶叶，还嫌少啊?我出去一 趟 。

白 母 一天累得那样，多歇一会儿吧。 白 村 去买一样东西，一会儿就回来。 白 母 都六点多啦。

**白** **村** 往后就更没时间啦，妈，我走啦。 **白** **母** 快去快回。

〔白村下。

白 母 (品茶)没啥味，还十八块一两，不值。(继续看书，研

究手相)

〔片刻，传来敲门声。

**白** **母** 死丫头，这么快就回来啦，又恶作剧。(拉着长音地) 请进吧。

〔进屋的是大明白，他戴着前进帽，穿旧中山装，显得 古板。

**白** **母** 你找谁?

**大明白** 请问，是白村家吗?

**白** **母** (摘下花镜辨认)你是 ……

**大明白** (高兴地)是白老仙人。(摘下帽子)车站前广场的大

明白。(深深鞠了一躬) **白** **母** 这可是稀客，快请坐。

**大明白** 不坐，不坐。

白 母 请喝茶吧。

**大明白** 不会，不会。

**白** **母** 今天，你是精神不好?

**大明白** 非常之正常，我是受朋友之托来完成一件特殊的、神 圣的历史使命。

**白** **母** 我喜欢有话直说，别弄得神神乎乎的。

**大明白** 替朋友办事，我要面见白村，你明白吗?

**白** **母** (莫名其妙地)什么什么,我明白吗?我可真让你给 弄糊涂啦。

**大明白** 本人没别的意思，只是染上一些穷毛病。这些天就

像得了一场大病，难受得很。

白 母 人活着就难免不遇上难受的事。有的人遇到难受的 事就受不了，气得想自杀，还有的去杀人，何苦呢? 肚量大一些，受一回难，长一回见识，要像弥勒佛那 样，大肚能容，容世上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 笑之人。

大明白 (佩服地)有道理。您学识渊博，宽容大度，有大家风 范。白老仙人，如果不打扰的话，能给我看看手相 吗?

**白** **母** 我是有求必应，请坐。

〔大明白坐在白母对面，伸出手。

白 母(看手相)假如我能给你传递一份美妙得不可思议的 信息，使你能立即祛除生活中的所有不乐观的话，你 将不会有烦恼之事，过着轻松的生活。要使这成为 现实，必须跨越泥沼，走出误区，去拥抱未来。

〔大明白感激地点头。 〔白母继续看着手相。

〔白村高兴地哼着歌曲推门而入。 白 村 妈 …… (见状，顿时生气)

白 母 我姑娘回来啦。(见白村脖子上的围巾)多漂亮的围 巾。

白 村 (忍耐不住)妈，是不是太过分啦? 白 母 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 村 (指责地)你怎么能把人引到家里看手相? 白 母 (有口难辩地)我……你看 ……

白 村 干脆，把咱家门口挂块牌子，你看你的手相，我到站

前广场去!

**大明白** 别误会，别误会……

**白** **村** 太不像话啦!(生气地坐下)

白 母 (叹气地)唉，老了……老了，什么都不顺眼啦。人 哪，就这么回事，不可能再有来世，我离死没多远啦 ……现在，你们年轻人几乎个个都在唱“潇洒走一 回，瀟洒走一回”的，可我靠什么去瀟洒走一回呢? 一无所有，除老字而外，只剩下从老到死这段距离。 (站起身来)

白 村 (受感染地走到白母身旁)妈，您别说啦，让您生气啦



白 母 我不生气。他是来找你的…… 〔白村搀扶着白母进内室，复出。

白 村 (不解地)你怎么能找到我家?

**大明白** 职业。你明白吗?是职业所决定的，想找谁家就能 准确无误地找到谁家。

白 村 看你今天这神色，是来找我算账的?

**大明白** 想过，后来打消啦。今天我来是受人之托，我实属无 奈。

**白** **村** 受人之托?

**大明白** 我实在推托不了，在艰苦地思想斗争之后，才来完成 这特殊的、神圣的历史使命。

**白** **村** (不解地)那你坐吧。

**大明白** 这么说不用马上离境? **白** **村** 什么特殊使命?

**大明白** 是那个小老头托我来的。 **白** **村** 小老头……他还活着?

**大明白** 回老家啦。(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是小老头千

叮咛万嘱咐让我亲自送到你家里并一定交到你手。 (双手将包递给白村)

**白** **村** (接过包，自语地)小老头……交到我手 ……

**大明白** 对，小老头，他走啦，回老家啦。那天早晨，他含着眼 泪和我说，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说你的命不好，可

是心好，是你救了他一条命…… **白** **村**是我救了他的命……

**大明白** 小老头说，他死和活着都差不多，是你那把扫帚把他 的心扫亮堂了。他说这些年兜里有钱，可这来钱的 道不光彩，心里不好受，总空落落的。他说回家乡干

点正事，还说，无论咋样也得供孩子念书…… **白** **村** 怎么,小老头还有没上学的孩子?

**大明白** 他不是什么老头，实际年龄二十八岁。

**白** **村** (吃惊地)什么?才二十八岁?真没想到 ……

(打开红布包，是一只精制的小盒，又打开小盒，惊喜 地)是一把小金扫帚 …… (审视着金扫帚，把它捂在 胸口，闭上了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心领了， 大明白，这礼……我不能收 …… (抽泣着将红布小包 递给大明白)

**大明白** 这红包是送给你的，我的历史使命完成啦。 〔白母内室的声音：“白村，给客人沏茶。”

**白** **村** (应声地)知道啦。(沏茶) ……还渴吗?喝吧。

**大明白** (受宠若惊地)非常之感谢。(端起杯，猛喝一口，被 烫)哎呀 … …

**白** **村** (破涕为笑地)心眼儿不够用啊?是开水。

**大明白** 基本上没喝过，整这么烫干啥。(不好意思地望着白 村 )

白 村 你今天好像利索多啦。

大明白 第一次执行这么重要的使命，在装束上要给人一种

信任感。你……这花围巾真好看，你也变样啦。

白 村 怪不得总直勾勾地瞅呢。我是变老了还是变丑了? 大明白 (憨笑着)嘿嘿，年轻了，更漂亮了……

白 村 你今天说话总是吞吞吐吐的。 大明白 见到你就有点发怵。

白 村 你怕过谁? 大明白 谁敢打我?

白 村 是让我打怕啦? 大明白 也许更明白啦。

白 村 那站前广场就有希望啦。 〔二人大笑。

〔白母从内室出，拿烟放在桌上后又入内室。 大明白 有妈多好。

白 村 没有这个妈，我的日子就更没法过啦……你抽烟吧。 大明白 不抽。

白 村 学好啦?

大明白 不。这些日子干什么都没滋味，你明白吗?(感悟) 过生日那天你走了以后，我们全哭了。我哭得最厉 害。我望着那生日蛋糕上的小蜡烛不知是睡着了还 是在做梦，就觉着这眼前总有个小亮点， 一会儿远 了，一会儿近了；一会亮了，一会儿又灭了……我深 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心一悬，掉进了深 渊……这时候，你拿着个扫帚来了 ……

白 村 把你扫进历史垃圾堆。

大明白 没有，我拽着扫帚把儿登上了彼岸。

**白** **村** 傻样吧，你这是在恨我。

**大明白** 不是恨也不是爱，总之，影影绰绰的，说不清道不明， 就像是在梦里。

白 村 我发现你是个高尚的梦想家，长期的失败者。为什 么不能面对真实的自我?你感到受了伤害就愤怒不 已，利用你消极的情绪，制造出足够的情感炸药，想 把世人们骂个狗血喷头，来满足你虚伪的情绪上的 需要。总认为自己什么都明白，总问别人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可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到底明白什么? 多好的年龄，多好的机会，为什么偏偏去乞讨……

**大明白** 对不起，有酒吗? **白** **村** 怎么,想喝酒?

**大明白** 好长时间没喝啦。

**白** **村** 我错了，茶杯里倒进去的应该是酒。 **大明白** 都说我离酒活不了。

**白** **村** 那我可真的给你倒上，别因为在我家没喝着酒而结 束了生命。(拿出酒，倒酒)请吧。

大明白 谢谢……(端酒欲喝又放下)酒……还是在大学念书 时开始和酒交上了朋友。谁能相信我曾经有过一个 温暖的窝，谁又能相信我曾经是龙江大学哲学系的 高材生……刚念了两个学期大学，做梦也没想到，我 曾经崇拜过的父亲被判刑，母亲从此投奔远在海外 的姥姥，一个好端端的家破灭啦。随之而来的—- 我的女朋友江涛--—我的同学，正式提出中断我们 的朋友关系。我所崇拜的、我所追求的，一切都把我 抛弃啦……我开始喝酒，几乎天天喝得死去活来。 那天我喝多了，酒壮英雄胆，就把江涛给捅啦。他们

家要求司法部门判我，因为没造成身体致残，学校把 我给开除啦……从那以后，我开始跑码头、闖荡江 湖，上海、广州、深圳都去过；基建队、养猪场、大草 原、林区，哪儿都干过……(大声疾呼地)可哪有我的 立足之地啊?这个世界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

**白** **村** (端起酒杯)不是想喝酒吗?

**大明白** (接过酒杯，看着杯中的酒，少顷)不喝啦。

**白** **村** 想喝就喝呗，少喝点心里暖和，既然你完成了历史使 命。

**大明白** (环顾四周)我只想多呆一会儿，这个家多好，有这么 多书……

白 村 是爸爸留下的遗产。

**大明白** 多少年啦，我没在谁的家里呆这么长的时间。有个 家多好，大姐，你多好，有妈妈心疼，还有这么温暖的 家 ……

白 村 (冷笑着)这么温暖的家……这是爸爸和妈妈的家， 为了这个家，爸爸啃了半辈子书本，教了那么多学 生，也遭了半辈子罪。爸爸死后是妈妈撑着门户供 我念完了高中。都说我命不好，是克星，是我克死了 父亲，又克死了丈夫，加上又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 这不，都管我叫扫帚星。一辈子受穷的命，扫走了亲 人又扫走了财神。干这活什么难听的话都得听，什 么气都得生，有多少回气得我跑回家抱着妈妈哭，妈 妈也哭，心都哭碎啦……后来妈妈说别哭啦，哭有啥 用，还得活啊，自己梦自己圆吧。我寻思，谁愿意说 什么就说什么,能挣碗饭吃，让妈妈少生气多活几年 ……你过生日那天，我是哭着跑回了家，我离拉歪斜

闯进了屋又哭又闹，真的红了眼啦，可把我妈吓坏 了。我也醉了，吐得满屋子都是。你想想，连乞丐要 饭的都欺负我，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说这些干啥， 过去的事都过去啦，你是我们家的客人。

**大明白** 我是客人?

**白** **村** 对，你是客人。

**大明白** ( 摇着头)不，我不是客人，我是乞丐，我是要饭的



白 村 要饭的也是人。

**大明白** ……可谁拿我们当人看，谁相信我们是人?一切都 是虚无的，我什么都不信!

白 村 我不那么绝对。首先要相信自己，然后相信现实，也 相信降生我的这块土地，但我不相信命运……

**大明白** 我也信过，我也曾到基督教堂祈祷过、忏悔过…… **白** **村** 很好，现在呢?

**大明白** 现在?我总觉得耶稣离我太远，离我的心更远。

**白** **村** 那为什么不点燃自己的心呢?要潜心研究。我想， 如果耶稣没有在耶路撒冷被钉上十字架而死，他的 教诫很可能被人遗忘，基督的崛起是因为耶稣被处 死，因为他的信徒相信他死后会再度复活。

**大明白** (敬佩地)大姐，真明白的是你。我往好了说是一知 半解，你明白吗?

白 村 我只不过有时看看闲书，解解闷。

大明白 (真诚地)有缘认识你，大姐，你就是我心中的上帝。 白 村 (玩笑地)那你就当着我的面忏悔吧。

**大明白** (划着十字)我忏悔，我忏悔…… (跪地) 〔 二 人 大 笑 。

白 村 快起来吧。

〔大明白欲起身，忽然裤线绽开了，他十分尴尬地不 敢站起。

白 村 怎么啦?

**大明白** 没什么,没什么 ……

**白** **村** 那还不快起来。

**大明白** (难为情地)我 …… 白 村 怎么,是胃不好受?

**大明白** 是……啊……不，不……

**白** **村** (走过去欲扶大明白，有所发现地)是裤裆开啦。 **大明白** 实在不好意思，实在对不起。

**白** **村** 没事啊。你等着，我给你缝上。(找针线) **大明白** 不麻烦啦，不麻烦啦 ……

**白** **村** 缝上好。

**大明白** 不用啦，不用啦，我该走啦。

**白** **村** 那可不行，要不太影响市容，说不定又要罚款。(耐 心地)请过来啊。

〔大明白走了过来。

白 村 (打量着)哎呀我的妈呀，你衣服上怎么弄这么多大 头针、曲别针，这还有别针!

**大明白** 我不会缝，用铁的连巴上不是结实嘛。

**白** **村** 怪不得现在钢材紧张呢，原来都让你抢购来啦。(与

大明白大笑，欲缝裤子)哟，这裤子没法儿缝，都糟 啦 。

**大明白** 对付吧。(尴尬地)

〔 沉 默 。

白 村 (走到柜子旁找出一条裤子扔给大明白)穿上吧。

**大明白** 这 ……

**白** **村** 穿上吧，是我男人的裤子。(叹气)唉……谁都有辛 酸的往事……(看看大明白)挺合身的。

**大明白** (感激地)说心里话，认识你我才觉得这个世界温暖

多啦……大姐…… 白 村 以后不要叫大姐 …… 大明白 那，叫小妹?

白 村 怎么听着有点儿生呢。 大明白 大姐，我想……

白 村 先不要胡思乱想，首先得靠自己挣碗饭吃。 大明白 我是说这男女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白 村 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

大明白 那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男人? 白 村 怎么说呢……没有合适的。

大明白 (玩笑地)一个扫大街的 …… 白 村 那也不嫁给乞丐。

**大明白** 我大小也算一级领导。

白 村 真能给自己评职称，就差没成黑社会头子啦。 〔二人大笑。

**白** **村** 我说领导，你那支队伍还想带多久? **大明白** 这……班子还没研究。

**白** **村** 你挺有权威，他们都相信你。

**大明白** 他们出身不错，命都不好，都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 我把他们当成兄弟，有福同享、有苦同吃，对付着混 吧……

白 村 领导关联着群众的命运，对未来应有所打算。

**大明白** 有过打算，可领导这支队伍，太难!比领导一家工

厂，一个企业难得多。一没工资、二没奖金，任何规 章制度、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来说都没用，不过，我 也想领着他们奔小康呢。

白 村 (大笑地)行啦，行啦，大明白你真能吹，你还是先解

决温饱问题吧 …… **大明白** (点点头)可以研究。

**白** **村** 要不，我给你找点活儿干。 **大明白** 太谢谢啦。

**白** **村** 我看你三轮车骑得不错，明天去买一辆，可以拉脚挣 钱。

**大明白** 三轮车?不用买。 **白** **村** 怎么,又去偷?

**大** **明** **白** 那不叫偷，你明白吗?叫不花钱也办事。

白 村 明人不做暗事。没钱我先借给你，什么时候挣来什 么时候还。

**大明白** ( 动情地)白村，我得怎么感谢你?

**白** **村** 我也是在赎罪，因为我打了你。

**大明白** 也许你那一巴掌，对我来说是历史性的转折 …… 白 村，我多想再多呆一会……

**白** **村** 那大桥下边不是有窝吗?

**大明白** 又潮、又冷，缺少温馨和向往，要是能有一个自己的 家 ……

白 村 会有的。连燕子还一 口一 口衔泥为自己垒窝呢。 大明白 白村，你，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白 村 想未来，想美好……

**大明白** 想激动人心的事情，如果上帝能知道我在希望什么

*白* *村* *上帝在你心里，你就是上帝，所以，上帝早知道。*

大明白 如果上帝能让一个姑娘给我一个吻 … …

白 村 上帝可能会说，现在为时过早，你离姑娘太远，得一 步一步往前走 ……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旋律再现。 〔灯光渐暗。

**第** **六** **场**

〔 初 春 。 〔晨。

〔车站前广场，纪念碑旁四通八达的交叉路口。

〔大幅标语换成新内容，“热烈欢迎国家卫生检查团 来我市检查”“欢迎光临指导”等。

〔清洁女工们轻盈、优美似舞蹈般地清扫着广场。

〔车站前广场上人头攒动，南来的、北往的接踵而来。 今天，格外干净的广场显得井然有序，生气盎然。

〔勃拉姆斯的《安魂曲》旋律隐隐出现。

〔举着“家教”牌子的大学生们仍然等待着。

〔干巴嘴里哼着歌曲，手拿笤帚往撮子里扫垃圾，还 不时地摆弄着花围巾。

〔胖女人、瘦女人衣着整洁地拿着话筒上。

**胖** **女** **人** (对话筒)请不要随地吐痰，公共卫生大家保持。

**瘦女人** (对话筒)请不要随地大小便，讲究卫生是公民的美 德 。

〔二人耐心地宣传着下。

〔卖报人上，见安娜靠在饭店门口。

**卖** **报** **人** 看报，看报，不明飞行物，外星人与地球人有性行为

……看报，看报，老公公和儿媳妇……看啦，看啦 ……(拿报纸给安娜)

〔安娜看了看报，又照镜子化妆。

干 巴 老板娘，今天验收卫生城，别往广场泼水啦。

安 娜 饭店都给封了，还泼什么水。(发现)干巴，你这花围 巾可真漂亮。

干 巴 是大姐送的。 安 娜 你还有大姐? 干 巴 是白村大姐。

安 娜 (看围巾)这小寡妇心眼挺好使的，干巴你怎么像小

姑娘，你这是无私奉献。 干 巴 不能再糟害人啦。

安 娜 你瘦得是让人心疼……

〔高鹏手持大哥大边走边打电话上。

高 鹏 老五啊，我是高鹏……公安的联系上啦?饭店前天 给封啦……什么夜总会，我说钱、钱，损失惨重…… 哪有闲心扯那个，你小子真不够哥们儿……(吐痰)

干 巴 (看了看高鹏，将痰迹清扫干净)高老板，随地吐痰， 小心让人罚款。

**高** **鹏** (不理睬，发现安娜)你他妈真行，还有闲心描眉弄景 的，够晃人的啦，我让你办的事……

安 娜 我联系啦，你那些哥们儿没有一个办人事的。 高 鹏 那干等着罚款?那些破烂、垃圾得赶快拉走。

安 娜 你不是说公安有人吗? 高 鹏 算啦，算……

安 娜 哎，大明白不是有三轮车吗?找他给拉。 高 鹏 干巴，大明白呢?

**干** **巴** 送货去啦，是老毛子的货。

〔白村清扫着垃圾上。 高 鹏 白村 … …

白 村 老同学，感谢你们对我工作的支持。这广场干净了 大家心里都敞亮，安娜，我也谢谢你……

安 娜 大姐，你今天格外漂亮，我总想找你好好唠唠……

白 村 行。你看这些日子， 一点儿闲空没有，这活儿起早贪 黑也干不完。

安 娜 真他妈不是人干的活儿!(自觉有误)你看我这嘴撒

气漏风的。你干这活儿叫城市美容师。对啦，高鹏 总说我醋劲儿大，还说我……

高 鹏 (着急上火地)安娜，你能不能少说一句!

〔大明白蹬着三轮车上，车上坐着秃子和大头。 **大明白** 白村，还有什么活儿要干的?

**白** **村** 没啦，先歇一会儿吧。 **大明白** 抽棵烟。

**秃** **子** 给咱也整一棵。

**高** **鹏** (讨好地)大明白，我是不是该请你们喝酒啦……(掏

出烟)来，换这个。

**大明白** (将自己的烟夹在耳朵上，接过烟)是塔山 …… (辨认

地)不是假货，看这小窗户 …… (与众人相互点烟) **高** **鹏** 大明白，我……

**大明白** 我知道你有事。你高老板是香客不烧香，佛爷不掉 脏，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高** **鹏** 你真是个明白人。饭店不是给封了吗，有些破烂和 垃圾要马上拉出去，要不一半会儿开不了业，那我可 就要破产啦 ……

**大明白** 请问什么破烂，多少垃圾，能拉几车?高老板，侃个 价 吧 。

**高** **鹏** 大明白，咱哥们儿关系不错吧…… **大明白** 但是，你明白吗?这是市场经济。

**高** **鹏** 行行行，我他妈现在走背字，你要多少吧? **大明白** 请更正，我不是和你要钱，是按质论价。

**高** **鹏** 大明白，你别给我臭摆啦。算个啥呀，你不就是为了 挣钱嘛!

大明白 (站在三轮车上，笑嘻嘻地)对，你说得很对，我现就 是为了挣钱。我大明白是个拜金主义者，现代人只 崇拜这个主义。金钱，(气愤地)金钱!金钱把本民 族古老而又文明的天性，纯真的情感和友谊的本质 都给毁掉啦!钱、钱，给他们钱吧!把亚当和夏娃都 剁成肉酱!给他们钱吧，把人类真实善良的本性都 扔进太平洋!给他们钱吧，让他们在金钱堆里发臭、 烂掉……(转而平静地)高老板，对不起，今天是验收 卫生城的日子，我们要把这些年糟害的垃圾彻底清 扫出去!

高 鹏 大明白，我姓高的对你怎么样? **大明白** 你和我心里都有数，你明白吗?

**高** **鹏** 你让我给你磕一个? **大明白** 那是我过去常干的事。

高 鹏 大明白!(撸胳膊挽袖子地)你是不是腰板硬啦，给 我装呢?

**秃** **子** (迎上前去)高鹏!你觉着你挺社会哪?算个啥啊?

你觉着你是谁啊?

高 鹏 秃子，咱哥们儿……

秃 子 少套近乎，你根本没拿我们当人看，是捡你些剩饭 吃，可我们也没少给你卖力气，不欠你的……你他妈 还想和老子比个粗啊!

〔干巴把白村拽了过来。

白 村 别吵啦，有话慢慢说多好。 干 巴 别吵啦，别吵啦。(推秃子)

白 村 大热的天，都消消火。一天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谁 和谁没有个磕磕碰碰的。这些日子大家的心都火烧 火燎的，再说谁没有难心的事?高老板开饭店也不 容易，谁能帮谁一把就帮一把。高老板要往外清垃 圾，这都是为了共建卫生城。大明白，去帮帮高老 板，他是个敞亮人，不会亏待你们的。

**大明白** 那好吧。既然可尊敬的城市美容师发话啦，本人愿 意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

〔大明白、秃子、大头、安娜等下。高鹏欲下又返回。

高 鹏 白村，我真得好好谢谢你……我也有一肚子话要和 你说，我这人，不坏……

白 村 高鹏同学，我请你理解我，我再也经受不起情感打击

啦 。

高 鹏 我是说 ……

白 村 请原谅老同学，我们保持同学关系多神圣，最可珍贵 的往事是学生时代的事……

高 鹏 白村，难道说我高老板还不如大明白?

白 村 高老板，你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只有爱情吗?

高 鹏 慢慢理解，慢慢理解……(自语地)和安娜搞对象没 这么费劲啊?(下)

〔白村捂住前额伤心地坐在地上。

〔干巴走了过来。

干 巴 白村大姐，你怎么啦? 白 村 没什么 … …

干 巴 大姐的脸色不好看。

白 村 是吗?(强装笑脸地)你看。 干 巴 大姐这么一笑就好看多啦。

白 村 你这脸也好看多啦。(发现地)干巴，这两条围巾不

能全系在脖子上。(将一条围在干巴的头上)太俊 啦，真像小姑娘。

干 巴 大姐，我记住你的话，天天洗脸就有孩子样啦。就像 这车站前的广场，你们天天给它洗脸，多好看啊，多 敞亮啊 ……

白 村 干巴真机灵，真有孩子样啦。

〔不时传来汽车的喇叭声。

〔几只塑料袋抛向广场，被风刮起，飘飘荡荡。

**干** **巴** (喊着)别往广场上扔塑料袋!(去追塑料袋，不慎摔

倒，爬起又追下) 〔尖叫着的汽车声。

白 村 (急切地)干巴，危险 …… (急追下) 〔刺耳的煞车声。

〔洒水车声。

〔沉重的钟声。 〔 静 止 。

〔顿时，天上下起了雪，雪越来越大，雪片似白色的小 花，洋洋洒洒……

〔车站前广场一片银白。 〔苍天恸哭，大地呜咽。

〔人们缓步走来。

〔白村抱着干巴上。

**白** **村** (走向纪念碑，撕心裂肺地)干巴啊 … …

**大** **明** **白** (悲痛欲绝地哭喊)干巴，我的亲哥们儿 … …

〔白母、高鹏、安娜、秃子、大头、胖女人、瘦女人还有 手举“家教”字样的大学生、卖报人为干巴送行。

〔勃拉姆斯的《安魂曲》旋律更深邃、感伤。

〔无字合唱：“啊 …… ” 〔灯光渐暗。

**——剧终**

**郑** **国** **(六场话剧)**

*马孝严*

**人** **物**

郑 国——二十六岁，原韩国水工，后为秦国引泾工 程总统领。

郑 母——六十余岁，郑国之母。 蛰 女——二十一岁，郑国之妻。 韩 王——五十余岁，韩国国君。 仲 代——三十余岁，韩国国卿。 郜尤 — — 韩王侍臣。

韩国大臣，将军，侍卫，宫娥，宫艺等若干。

秦王——二十三岁，秦国国君嬴政。 吕不韦——六十余岁，秦国宰相。

李 斯——四十余岁，秦国长史。

蒙 骜——四十余岁，秦国大将军。 乌 申——二十六岁，秦国将领。

公 主——二十一岁，秦王表妹，名昕娆，后嫁郑国。 凤婵——二十岁，昕娆丫环。

逯 贲——二十三岁，郑国仆从。

谷 仓——六十余岁，秦国村民。 青苗——十五岁，谷仓孙女。

苦水婆——六十余岁，逯贲之母。 关 尹——守门官。

秦国大臣，将军，侍卫，武士，宫女，随从，村民甲、乙， 村妇甲、乙、丙，军工甲、乙，信使，老妇，少女等若干。

**时** **间：**战国末期。

**地** **点：**韩国，韩王御苑；秦国，引泾工地，秦王宫。

**第** **一** **场**

〔气势磅礴的合唱，凝重、浑厚、雄壮：

“悠悠千古事， 泱泱水东流。

仲山苍石石依旧， 秦时镐声今犹有。 金钩玉龙三百里， 江山胜迹诵春秋。

悠悠千古事， 泱泱水东流。

仲山苍石石依旧，

龙颜已改龙脉留。

郑国渠水今安在，

塬上明月照清流。”

〔歌声将尽时，画外音起：“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有 一个璀璨夺目的名字会跃入你的眼帘。他，就是我 国战国末期著名的水利专家-  郑国!在莽莽的黄 土高原之上，曾有一条绵延三百余里的灌田大渠，这 就是堪称中国历史上 一 大壮举的郑国渠!这条凝聚 着炎黄子孙智慧和勤劳的液滚激流，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象征!是华夏儿女人格的写照!两千多年岁月 流逝，如今，黄土高原上那条条清流中，仍可寻到郑 国渠的踪迹。那湍流不息的河水，向人们诉说着一 个遥远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

〔幕启。天幕湖水碧绿，波光粼粼。湖岸两侧，树木 葱郁繁茂。湖畔近处，垂柳婀娜。

〔舞台右侧，是一飞檐廊亭。亭匾上“御苑”两字金光 夺目。亭内挂几只鸟笼，不时有画眉声传出。廊亭 两侧，奇葩异卉，布陈有序，色彩纷呈。

〔舞台左后方，几只嶙峋巨石相叠而起，造型奇巧，错

落有致。石身青藤缠绕，石缝间青草垂横。 〔音乐声中，众宫艺翩翩起舞。

〔廊亭下，韩王在几案前背身而立。

韩 王 (转过身来烦躁地)退下，统统退下! 〔乐声戛然而止。众宫艺愕然。

韩 王 (踢翻几案，暴怒)滚!还不滚下! 〔众宫艺惊恐地退下。

〔郜尤匆匆上。 郜 尤 大王息怒。

韩 王 (忿忿地)郜尤，何不让孤王清闲片刻?

郜 尤 大王恕罪。郜尤愚钝，本想以歌舞为大王解除烦闷



韩 王 咳!如今秦国大军压境，我大韩危在旦夕。是进是 退，朝中大臣争论不休，吵得孤王心乱如麻，脑胀如 斗啊!

〔 侍 卫 急 上 。

侍 卫 禀告大王，仲代国卿求见。

韩 王 (愠怒地)孤王刚刚退朝，为何又来骚扰，不见! 〔 侍 卫 下 。

郜 尤 大王千万要保重龙体，不可操劳过度啊!

韩 王可恨秦王，灭韩贼心不死，竟不让孤王有一日安宁! 郜 尤 请大王回寝宫养神静心……

〔 侍 卫 复 上 。

侍 卫禀告大王，仲代国卿再次求见。 韩 王 大胆!

侍 卫 众位大臣也在苑外等侯求见…… 韩 王 (怒)放肆!让他们统统退下!

侍 卫 遵命。(退下)

〔仲代，大臣甲、乙，将军上。 众 人 (跪拜)大王!

韩 王 (大怒)大胆，放肆!仲代，你身为国卿，竟敢不遵旨 意……

仲 代 微臣该死。望大王恕微臣不恭之罪。 众 人 臣等该死，望大王恕罪。

〔 静 场 。

韩 王 (望着跪拜在地的众人，无奈地坐下)起来吧，起来 吧 。

众 人 谢大王隆恩。

大臣甲 大王，西河边塞急报：秦军在彼陈兵十万，边塞将士 军心不稳，附近村民已纷纷逃离。

将 军 启禀大王，函谷关、骆驼岭边塞急报：请求大王增兵 防 守 。

**大臣乙** 大王，秦国东进伐韩意图已明，望大王火速决断。

韩 王 (情急地)不要说了! … … 孤王我是进退两难啊

进，以我大韩国力，远远不敌强秦；退，即令割地献 城，但那秦王贪婪成性，终是欲壑难填。你们叫孤王 如何决断哪?

**大臣甲** 只是边塞情势毕竟迫在眉睫，还望大王……

韩 王 够了!哼! **大臣甲** 这……

韩 王 孤王若有退兵神力，还要你们干什么?哼，尔等个个 高官厚禄，却在危难之时，无一人能为孤出谋划策! (走近仲代)仲代，你这堂堂国卿，有负孤王厚望啊!

仲代(垂手)仲代不才。有一言容禀：臣以为，秦固然强 盛，但即刻攻取六国，却非易事。秦国连年大旱，颗 粒无收。近日又有“凡百姓交纳一千石粮食者可封 一级爵位”之举，足见其粮草不济，国力大减。据臣 推测，秦王所以大军压境，实则妄图不费一兵一卒，

迫我大韩就范。

韩 王 嗯，言之有理……

仲代大王，欲解大韩之危，只有一计可行。 韩 王 什么?

仲 代 “疲秦救韩”! 众 人 “疲秦救韩”?

**仲** **代** 对。实施此计须使一精明水工潜入秦国，设法说服 秦王大办水利，借此以消耗彼国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而使秦王无暇东进伐韩。

韩 王 (思索地)嗯……如此一来，便可为孤王争得几年时 光休养生息，以强国力。仲代，何人可担当此一重

任?

仲 代 郑国。 众 人 郑 国 ?

**大臣甲** 可是那遭大王贬黜的郑国? 仲 代对，正是此人。

韩 王 (疑虑地)是他?……郑国原在水部执事，从不安分。 小小官阶，竟不断上书孤王，今日欲整这条河，明日 要开那条渠。惹得孤王心烦，一气之下将其贬为一 普通水工。仲代，孤王并未见他有何过人之处啊。

仲代大王，郑国是微臣多年好友，深知他水工技艺超群， 一门心思欲在兴办水利大业中有所建树。郑国才华 出众，机敏足智。虽不慕禄爵，设若入仕，郑国不在

仲代之下啊 …… 韩 王 嗯?果真如此?

仲代大王，郑国胸怀鸿鹄之志，且有胆有识。由他实施 “疲秦”之计，可说是最佳人选。

韩 王 只是郑国遭孤王贬黜，必定心存忌恨。孤王担心



大臣甲 大王所言极是。郑国对大王心怀不满，常有诽谤大 王之词……

韩 王 大胆郑国，竟敢如此放肆!

仲 代 大王，这正是绝好的契机……(在韩王耳边低语)

韩 王 嗯，嗯……好……好!仲代爱卿，你思谋周全，为孤 王卸下了心头重担哪!

仲 代 再说，郑国家有老母娇妻，他可是个有名的大孝子

啊 。

韩 王 如此，实施“疲秦”之计可谓万无一失，我大韩将化险

为 夷 。

**仲** **代** 此举万一被秦王识破，不过舍去郑国一人性命而已， 大王尚可……

韩 王 不，此举只能成功!如若失败，我大韩社稷宗庙将不 复存在，你叫孤王我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啊……仲代，

郑国现在何处? 仲 代 就在苑外等候。 韩 王 速传郑国。

侍 卫 郑国觐见大王! 〔 郑 国 上 。

郑 国 水工郑国叩见大王。

韩 王 (阴冷地)平身。郑国，可知孤王传你何事?

郑 国 (略一思索)回禀大王，郑国既不善武又不善文。大

王传唤，当是与兴办水利有关。 韩 王 哼，孤王看，应是与你头颅有关! 郑 国 (惊诧地)大王，这……

**韩** **王** 郑国，你竟敢诽谤孤王，可知何罪? **郑** **国** 大王明鉴，郑国并无诽谤大王。

**大臣甲** 郑国，你诬大王荒疏国事、不察民情，却大肆搜括民 财，兴建御苑……

**韩** **王** 不要说了!……郑国，此言可出自你口?

郑 国 大王，此言虽有不恭之处，但郑国是想提醒大王，韩 国西部已多日不雨，旱象大有蔓延之势。如能将兴

建御苑之财力用于水利之事，可使黎民免遭…… 韩 王 住嘴!

大臣乙 大王，郑国胆敢说大王治国无本、治民有方…… 韩 王 来人哪，将郑国拿下，即刻处斩!

〔两武士上，押起郑国。

郑 国 大王，你不可枉杀无辜哇! 韩 王 押下去!

〔两武士押郑国欲下。

仲 代 慢!……大王，郑国冒犯大王本应处斩。但念其年 轻气盛，用心本善，恳求大王免郑国一死。

韩 王 冒犯孤王，决不轻赦! 仲 代 大王 ……

韩 王 仲代，再敢多言，孤王连你一同处斩! 仲 代 大王 … …

郑 国 仲代大人，不必求情!郑国无罪无愧，诚心可对天 地!大王你不听忠言 ……

仲 代 (情急地)不要再说了!……郑国贤弟，你不顾自己，

难道也不顾年迈的老伯母吗? 郑 国 这……

仲 代 (跪向韩王)大王啊，郑国与仲代是多年莫逆之交，望 大王念仲代为臣多年，求大王开恩于郑国吧。

韩 王 你!……孤王准你今夜押郑国与其母诀别。明日凌 晨，你亲自提郑国首级来见孤王!退下。

*〔* *切光。*

〔舞台一侧。追光中，郑国跪于郑母面前。蛰女扶着 郑母默默哭泣。仲代站立一旁。

郑 国 娘，孩儿不孝啊……

郑 母 国儿，我苦命的孩子!你没有罪呀，为何要遭如此横 祸呀!仲代大人，救救国儿吧。

仲 代 伯母……我……

郑 郑 郑 郑 蛰 郑 蛰 郑 郑 蛰 郑 仲 郑 仲 郑 **蛰** **郑** 仲 郑

国 母

国 · 母 女 国 女 国

母 女

国 代

国

代

母

**女** **国**

代

国

娘，不要再为难仲代大人了。

仲代大人，可怜国儿他，他壮志未酬，却先赴黄泉哪! 娘，孩儿我死不瞑目!

天哪，这天下还有好人的活路吗? 娘……你要多保重啊。

蛰女，往后侍奉娘的担子就交于你了 …… 郑郎，为妻我恨不能替你去死啊!

蛰女，为了咱娘，你要保重自己……娘，孩儿我，我走 了!

国儿! 郑郎!

〔郑母上前拽住郑国臂膀，郑国默默地挪开郑母的 手 。

仲代大人，走吧!(走出几步)

慢!(上前打量郑国)郑国贤弟，你可知道，近日秦王 为何广召天下贤士?

(不解地)……秦国两年大旱，为驱旱魔，秦王这才张 榜召贤。(似乎意识到什么)仲代大人，你 ……

郑国，到秦国去吧。 一可逃生，二可实现你今生宏 愿 。

(惊喜地)仲代大人!

(紧紧握住仲代双手，心潮澎湃。俄顷，又缓缓松开) 不，郑国不能连累仲代大人。

郑国贤弟，能为你这样的贤士牺牲自己，仲代我也会 含笑九泉。

(激动地)不!仲代大哥 ……

仲 代 放心吧，大王那里我自会应付。记住，到了秦国，你 只有设法帮秦王兴办水利，驱除旱魔，才能得到秦王 赏识。那秦王一向多疑奸诈，你可以秦人身份出现， 以免节外生枝。

郑 母 仲代大人，你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哪!请受老身一 拜……

仲 代 伯母，快快请起。

郑 国 仲代大哥，救命之恩，郑国终生不忘! 仲 代 事不宜迟，我送你从东门上路。

蛰 女 等等。(匆匆跑下)

仲 代 郑国贤弟，伯母和蛰女我自会悉心照料，你就放心上 路吧。

〔蛰女拿一包袱、竹箫上。

蛰 女 (悲切地)郑郎，你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拿 上它，只要你吹起竹箫，我和娘都能听见。

郑 国 (接过箫，激动地)蛰女! 〔蛰女为郑国背上包袱。

郑 国 娘，蛰女，我走了!(转身，大步走下) 〔 切 光 。

**第** **二** **场**

〔距前场十数日。

〔秦国国都咸阳城外。

〔舞台左侧是高大威重的城门。舞台右侧有一粗壮 古槐。古槐旁一土坡通向侧幕。

〔天幕上， 一束碎石状云带横过湛蓝的晴空。远处， 田地龟裂，焦土生烟。

〔城楼上，有士卒正在整理祈雨祭坛。两只硕大弯角 的羊颅、牛头及一酒坛摆置正中。四周有金黄饱满 的稷黍相衬。青铜烛台上，两只盘龙巨烛嫣红醒目。 〔城墙前，众百姓围观皇榜。两名持戟军士守于皇榜 两侧。关尹在鸣锣念榜。

关 尹 “皇榜召示，各郡县农人周知，凡五口户纳粟百石，七 口户纳粟百二石。限时十日。拒纳者处斩，滞纳者 罚役 …… "

〔村民们议论纷纷。

**村民甲** 天哪，这百石粮食可从何而来呀 ……

谷 仓 看看吧，天上冒火，地下生烟，官家还要逼粮，咱百姓 还有活路吗?

**关** **尹** 休得吵闲!都听仔细 了：“凡百姓纳粟千石者可晋一

级爵位。有献良策以驱旱魔增收菽粟者，封良田千 亩，赏金八百。钦此。”

村民乙 哼!那爵位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富户若要积阴德， 就该把粮食布施咱灾民才是。

谷 仓 乡亲们，求大王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众 人 对! ……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关** **尹** (对谷仓)大胆!今日大王在此设坛祈雨，你竟敢聚 众滋事!来呀，将这老家伙拿下!

〔两军士欲押谷仓，青苗上前奋力阻挡。 青 苗 不许抓我爷爷!不许抓我爷爷 ……

**关** **尹** (拽过青苗)滚开!

〔青苗哭喊着抱住谷仓，抵挡不住时，扭头在关尹臂 上狠咬一 口。

关 尹 哎哟……小杂种，老子打死你! 谷仓青苗，青苗，快跑呀!

〔关尹怒极，转身狠踢谷仓一脚。谷仓痛叫一声，昏 倒在地。

青 苗 (扑向谷仓)爷爷!爷爷 … … 众 人 谷仓老伯!

〔关尹上前欲押谷仓。

〔人群中，郑国大喝一声：“住手!” 〔众人皆惊异。

郑 国 (走到关尹面前，沉稳地)军士大哥，农人乃你我衣食

父母，怎能拳脚相加呢?(扶起谷仓) 〔关尹被郑国气势所慑，一时无措。

郑 国 (从身后取下水葫芦，为谷仓喂水)老伯，老伯…… 青 苗 爷爷，爷爷你快醒醒呀!

谷 仓 (清醒过来)青苗 …… 青 苗 爷爷!

关 尹 (对郑国)喂，你是何人?

郑 国 (未搭理关尹)老伯，没伤着身子骨吧?

谷 仓 老汉我，我没事…… 青 苗 多谢壮士大哥相助。

关尹 喂，本关尹问你，到底是何人?

郑 国 (矜持一笑，走到皇榜前，手指皇榜)凡纳粟千石者可 晋一级爵位……(对关尹)本人愿纳粟万石。你说， 我该是何人?

众 人 哎呀，纳万石粮食!了不得呀……这是何方富户呢? 关 尹 (惊异地)你，你纳粟万石?

郑 国 不错，请问关尹，本人该算几级爵位? 关 尹 这 … …

**村民甲** (讥讽地)比你这小小看门官是高是低呀? 众 人 说呀，说呀!哈哈哈……

**关** **尹** (恼怒地)休得吵闹，休得吵闹! 〔幕后车马人声：“公主驾到。”

〔公主、凤婵上。

关 尹 小人叩见公主。

公 主 祈雨祭坛可否备好?

关 尹 回禀公主，祭坛早已备设停当。单等大王从清庙祭

祖返回，午时三刻即可拜天祈雨。 公 主 既知如此，为何此地这般吵闹? 关 尹 这 … …

凤 婵 公主有紧急之事要在箭楼等候大王，你等不得喧哗 打扰 。

关 尹 禀告公主，适才有一富户应召皇榜，声称愿纳粟万

*石。*

公 主 噢，纳粟万石?……此人现在何处? 郑 国 (上前)小民郑国叩见公主。

公 主 (打量郑国)噢，郑国?你愿纳万石之粮? 郑 国 正是。

公 主 嗯，在这饥荒之年尚能纳万石粮食，委实不易。 郑 国 谢公主夸奖。

关 尹 (恭谨地)大人，请随小人一同验粮入仓。 郑 国 不忙。

关 尹 这，这是为何?

公 主 (不悦地)莫非怕大王不封你爵位? 郑 国 郑国纳粟不谋爵位，献策不求赏赐。

公 主 既然如此，又何必拖延时日?郑国，应召皇榜岂是儿 戏?

郑 国 郑国不敢。(走至皇榜前)公主请看，皇榜之上分明 写着“凡纳粟千石者可晋一级爵位”,却并未限定时 日啊。

公 主 这……郑国，你到底有粮无粮? 郑 国 当然有粮。

公 主 粮在何处?

郑 国 远在千里之处，近在公主眼前。请看这莽莽田野，广 袤坡塬，何处不生苗?哪里不长谷?郑国所献之粮 尽在这田野坡塬之中……

公 主 (被激怒)什么……大胆刁徒，竟敢戏弄本公主!来 人哪 … …

郑 国 公主息怒。郑国绝无戏弄公主之意。菽粟桑麻本生

于田、长于地。如若善治精作，可谓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

公 主 好个刁徒，还敢强辩!而今旱魑肆虐，田野荒芜，莫 非你能变焦土为粮食不成?

郑 国 公主，古时侯唐尧、夏禹曾有九年水患，商汤亦有七 年旱魑逞凶。为何那时并无饿孚盈途，黎民尚能安 居乐业呢?只因尧禹、商汤胸有韬略之才，长于治山 河水泽之道。纵有天灾，又何足畏惧呢?

公 主 大胆!你言外之意，大王就无治理之道吗?大王为 除旱魔，殚精竭虑，寝食不安。今日，大王便要在此 设坛祈雨，以求我大秦风调雨顺，四季恒丰。

郑 国 公主，恕郑国直言，拜天祈雨，此心虽诚，可此举却不 恭啊。

公 主 什么?

郑 国 天，即上苍。上苍乃苍穹之主、乾坤之灵，主万物而 至高无上。设坛祈雨，如若雨水如大王意愿，呼之即 降，挥之即去，那么上苍岂不成为大王殿前俯首之臣 了吗?

公 主 这……(压下火气)莫非，你郑国有何良谋善策不成?

〔传来车马轰鸣声。

〔幕后声：“大王驾到。”

〔秦王、吕不韦、李斯、众大臣、侍卫、宫女上。 众 人 (跪拜)叩见大王。

秦 王 (发现公主)昕娆表妹，你因何在此?

公 主 回禀大王，愚妹奉太后之命，在此等候大王，有紧急 之事相告。

**秦** **王** 哦，是何紧急之事?

公 主 昨夜子时，太后焚香秉烛，用神龟为大王占卜，所得 卜文，特命愚妹火速呈送王兄。

〔众人仍跪拜在地，唯郑国孑然站于土坡之上，凝神 注视着秦王。

吕不韦 大胆刁民，大王在此，敢不跪拜! 〔众人愕然。

〔秦王转身，面露愠色。

郑 国 (似蓦然醒悟，疾步走下土坡，急促跪拜于地)小民该 死，求大王恕小民不恭之罪。

〔秦王不语，神色威严地走至郑国前。 吕不韦 目无大王，焉能轻饶!

〔公主欲言又止。

郑 国 大王，只因小民急欲亲眼目睹大王风采， 一时痴迷未

及跪拜，渎犯大王威尊，小民知罪。 秦 王 (威严地)嗯?……你，说什么?

郑 国 望大王容小民起身禀告。 吕不韦 大胆!

秦 王 (抬手制止，扫视众民)尔等平身，都起来吧。 〔众人站起。

郑 国 (站起)大王，郑国久闻大王年少英杰，风姿卓群；且 胸怀经纬之才，又具吞山河、平四海之气概。民间盛 传大王为天龙之子，不逊于三王风范哪!郑国今日 适逢机遇，能亲眼目睹大王超凡雄姿，郑国今生无憾



秦 王 (注视郑国良久，继而矜持地笑笑)郑国，你敏言而善 辞，胆量不小!

郑 国 郑国言出肺腑，绝无逢迎之意。

秦 王 嗯?……寡人果真如你所言，不逊于三王风范? 郑 国 大王如若不信，可问诸位大臣。

众大臣 大王确实不逊三王风范啊。

秦 王 (兴奋地)哈哈哈……郑国，寡人今日在此拜天祈雨， 为求祥瑞之气，寡人免你不恭之罪。

郑 国 谢大王!

谷 仓 大王，恳望大王体恤民疾，免除税粮，开仓济民哪! 众 人 大王!

秦 王 (愠怒地)嗯?

吕不韦 放肆!征纳田赋，天经地义。尔等农人自应男耕女 织，勤勉农务，戮力效忠大王才是!

谷 仓 宰相大人，两年大旱，田亩焦枯待灌，人畜干渴待饮， 农人所种无收啊。

众 人 望大王开恩哪!

李 斯 诸位乡民，大王今日设坛祈雨，就是为解黎民疾苦， 乡民们应与大王同心同德，共度灾年!

郑 国 (对李斯)大人，如若天遂人意，甘霖普降，今岁天下 众生便可共享丰收之年。

李 斯 说得好!这便是大王恩德所至啊。 郑 国 只是……

秦 王 只是什么?

郑 国 倘若祈雨未降，抑或降而甚微，降不逢时呢?大秦将 是饿孚遍地，瘟疫横行呀!轻者，灾民背井离乡，逃 荒募化；甚者，百姓拆骨充薪，易子而食；更甚者则社 稷不稳，宗庙将废呀!

吕不韦 住嘴!拜天祈雨乃神圣之事，你竟敢秽言诅咒!

秦 王 (阻止地)仲父 …… (沉思地自语)寡人虔诚以对天

地，日月可鉴!上苍必会慈悯于寡人及万物生灵。 **众大臣** 大王圣明。

郑 国 大王，不可坐等上天福佑啊。大王今日祈雨或许可 解一时之危，但绝非长久之计。大秦地处旱塬，水，

实乃大秦生存之命脉啊! 〔秦王沉思不语。

**李** **斯** 此言甚是有理。郑壮士有何驱旱良谋?

**吕不韦** (骄横地)李斯，莫非这乡间草民也有济世良谋不成? **李** **斯** 宰相大人 ……

**吕不韦** 李长史，不必多言!大王与老臣在烈日下已暴晒多

时。大王，请往箭楼歇息吧。 **秦** **王** 嗯，走吧。

**郑** **国** (急切地)大王!

〔秦王摆摆手，扬长而去。 〔众乡民拥于郑国身旁。

谷 仓 郑壮士 ……

郑 国 (有意高声地)老伯，天下为王者自应一言千鼎，岂能 言而无信呢。

秦 王 (闻声驻足，返身走至郑国前)你口出狂言，当真不怕 寡人论罪?

郑 国 小民何罪之有?(走至皇榜前)大王这皇榜之上字字 分明：“有献良策以驱旱魔增收菽粟者，封田千亩，赏 金八百。”小民今日献策，可大王不予理会，岂不是言 而无信?

秦 王 (一时语塞)这 ……

**吕不韦** 尔等草民，应以面土背天为本，竟敢在此以贤能之士 自居!

郑 国 大王，古时姜太公吕尚，不过渭水边一垂钓渔翁而 已，却被周文王赏识委以重任。文王又何曾因吕尚 是一贫贱渔夫而轻蔑于他呢?郑国不敢自比吕尚， 可郑国自信有驱旱魔之策!

秦 王 果真如此?

**李** **斯** 郑壮士，大王素来思才若渴。你有何高见良谋，何不 快快禀告大王?

**吕不韦** 大王 … …

**秦** **王** 仲父，听听又有何妨?(对郑国)驱除早魔一事已困 扰寡人多年，朝中百官均无良策。你可有良谋善策?

郑 国 (沉稳地)劈山引水，开渠灌田。

秦 王 (望望李斯)劈山引水，开渠灌田?

〔众人亦交首议论。

郑 国 对，兴办水利为富国强民之本。引水灌田可永除旱

魔之害，可保大秦万世丰收之利。 李 斯 郑壮士可有具体实施的谋划呢?

郑 国 郑国已在泾阳、仲山一带测度多日。那泾河之水丰 沛汹涌，奔腾澎湃。穿千年山涧而溶群山之精髓，越 万代丛林而汇林木之华露。不单可滋润龟裂田亩以

肥禾苗，又可使历年泻卤不毛之地变为膏腴良田。 秦王(思考)依你之意，可引泾河之水开渠灌田?

郑 国 正是如此。大王，这灌田大渠将依托仲山西高东低 之势开凿，使泾河水顺山势而下。若使其最终注入 东部洛河，全长可达三百余里。若使其注入中部羊 角峡，全长可达一百八十余里。其间可在黑张村低 洼之处设堰筑坝，以提高水位，加大水量，加快流速。 在地势平坦之处，可垒筐石于河床之中，以加快水

流。如此一来，灌渠两岸十万余亩田地将得以滋润。

秦 王 慢。(思索地)以每亩增收粮食五十斤计，十万亩便 可增收五百万斤啊……

郑 国 大王，泾河水肥质良，还可使沿岸三万余亩盐卤之地 变为沃野良田。以每亩打粮二百斤计，仅盐卤之地 便可打粮六百万斤。

谷 仓 (兴奋地)郑壮士，好主意!到那时，咱百姓可就过上

好光景喽。

〔众村民附和。

李 斯 大王，郑国筹划缜密周全，不失为驱除旱魅之良策 呀 。

吕不韦 (对李斯)哼，你懂什么!如此浩大工程，不仅旷日持 久，必将耗费巨额人财之力。而我大秦当务之急乃 聚集国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孰轻孰重，一目了 然!大王 … …

**秦** **王** (焦躁地)仲父，仓廪不实、粮草不济，又何谈一统?

吕不韦 大王啊，老臣寿至古稀，经历过数次大旱之灾，深知

久旱必雨之道。大王又何必为开一条水渠而耗费国 力呢?尽早平定天下，又何愁无粮?大王所需粮草， 尽在六国仓廪之中啊。

**秦** **王** 李长史，依你之意呢?

**李** **斯** 宰相大人，恕臣直言。一个体弱力疲的猎人，又怎能

获取猎物呢?相反，倒有被猎物吞食之危啊。

吕不韦 (悻悻地)一派胡言!难道我堂堂大秦是体弱力疲之 士?李斯，你身为大王谋臣，岂能出言轻妄，信口开 河?

李 斯 吕宰相，卑臣以为……

吕不韦 不必多说了!大王，那郑国不过为求赏赐而已。念 其有些忠心，赏郑国些银两吧。

郑 国 宰相大人，郑国献策不求赏赐，不慕禄爵。 **秦** **王** 嗯?

**吕不韦** 哈哈哈……艳美富贵乃人之本性，你郑国不求赏赐 又图什么?

郑 国 (望望众村民)大王，眼见灾民形如枯槁，挣扎求生， 家中尚有老弱病卧床榻，待哺婴儿哭声凄厉。郑国 心内不安，况此贫饥者又何止万千!……郑国别无 所求，能为大秦兴办水利，使天下饥苦者得以温饱， 乃今生夙愿!

谷 仓 企盼大王为民造福! 众 人 盼大王为民造福啊!

吕不韦 休得喧哗!统统退下，退下! 秦 王 吕宰相 ……

〔郑国被赶至一旁。

郑 国 大王，天下贤明君主，统国治邦、高瞻远瞩，行政治

事、决断精敏。引水灌田之事，诚望大王三思。小民

告退。(转身走下) 众 人 郑壮士!

〔公主情急上前。

公 主 大王! 秦 王 嗯?

公 主 大王请看，(取出卜文)这是太后占卜所得卜文。

秦 王 (接过卜文)“虔则贤至，诚则能现。”…… 卜文中隐喻 贤能之士，莫非、莫非是指郑国?

公 主 (急切地)王兄，郑国此人谈吐不俗，举止不凡，所述

谋略甚为可行。卜文即是天意，王兄不可违拗上天

之意啊。

秦 王 言之有理……

公 主 王兄何不将郑国召回?

秦 王 (急切地)快，速召郑国来见寡人! 侍 卫 遵命!(急下)

李 斯 大王高见! 吕不韦 大王 …… 秦 王 不必多言。

〔 郑 国 上 。

郑 国 小民郑国拜见大王。

**秦** **王** 平身平身。(走近郑国，注视良久)郑国，可知寡人为 何将你召回?

郑 国 郑国不知。

**秦** **王** 嗯?(含蓄地)郑国，你可知鲧为何人?又因何被处 死?

郑 国 (略沉吟)回禀大王，鲧乃禹帝之父。尧帝曾命鲧治

水防洪，鲧因筑坝防水失败，而被尧帝处死于羽山。 秦 王 你，不怕被寡人处斩?

郑 国 (微微一笑)大王，天下苍生谁不惧死?郑国虽不才， 却自信水工技艺精湛。大王若能依郑国谋划兴办水 利，三五年后，灌田大渠便可如巨龙一般横卧于这旱

塬之上!……大王，到那时，你，会将郑国处死吗? 秦 王 哦?哈哈哈!

〔幕后声：“午时三刻已到!”

一大臣 午时三刻已到，恭请大王登楼，拜天祈雨! 秦 王 (对众大臣)灌田工程待寡人回宫即刻商议。

**众大臣** **遵命。**

**秦** **王** **起驾。**

**侍** **卫** **大王起驾!**

〔众臣随秦王入城。

〔一声沉重的锣声响起。祭坛上两只红烛火焰闪烁。 〔郑国及众乡民跪拜于地。

〔音乐起。切光。

**第** **三** **场**

〔三年后。初秋。

〔秦国某引泾工地。

〔大幕在一阵阵粗犷豪放的号子声中徐徐开启。

〔晨光初露。此起彼伏的号子声中，舞台后方表演区 高坡之上，有扛石者、抬木者、挑筐者呈剪影负重而 行。舞台前方表演区，有推独轮车者、抬沙者、担石 者缓缓而过。

〔号子声渐弱。随着一曲清脆、悠远的竹笛声，舞台 上灯光大亮。

〔天幕碧空如洗，彩云朵朵。田野葱郁，一派生机。

〔舞台右侧是郑国营帐。帐中有一几案，案上置灯、 卷等物。帐壁上有“引泾灌田图”及一竹箫。

〔帐外有一石桌、几只树墩。帐旁一高坡横贯舞台。 中间石阶至台中。

〔李斯及随从自高坡上。

**李** **斯** 哈哈哈……这一路粮茂桑盛。看来，今年又是一个 丰收之年哪。

随 从 李斯大人，这可有你一份功劳啊!

李 斯 哪里哪里，这头功当推郑国郑统领啊!(自高坡下)

郑统领，郑大人…… 〔逯贲急上。

**逯** **贲** 长史大人。

**李** **斯** 逯贲，郑统领呢?

逯 贲 回大人话，郑统领还在羊角峡工地。昨晚又是一夜 未归。

〔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 逯 贲 快看，统领他回来了!

〔众人翘首望去。

〔郑国风尘仆仆上。 众 人 郑统领!

郑 国 李斯大人!(快步从石阶下)

李 斯 郑大人，仅仅三年时光，你所引泾河之水，便使莽莽 不毛之地变为沃野良田。真可谓“举锹为雨，插镐决 浆。稻菽舞歌，桑麻飞芳"哪，郑统领功不可没!

郑 国 李大人过奖。当初若无李大人鼎力相助，力排众议， 哪有今日引泾大渠呢?

李 斯 哈哈哈……我不过顺从秦王意愿而已。大王确是 一

位高瞻远瞩，有远见卓识的君主啊! 逯 贲 (拿饮具置石桌)李大人请用茶。

郑 国 噢，逯贲，(拿出一包草药)这些草药专治腰腿之疾， 明日给你娘送回去。

逯 贲 (感激地)谢郑大人，让大人费心了。(下)

李 斯 郑统领，大王今日出巡，明日必定要到引泾工地。有

关主干渠东延一事，郑大人可呈报大王?

郑 国 按李大人叮嘱，我已于十日前呈书大王御批。 李 斯 (急切地)大王可有回音?

〔郑国茫然地摇摇头。

李 斯 (思索地)是啊，将主干渠向东延伸，使泾河之水注入 洛河，吕宰相、蒙骜大将军一定会像当初那样竭力阻 挠 的 。

郑 国 这段工程是整个灌田大渠关键所在。郑国实在不明 白，他们为何要执意阻挠呢?

李 斯 哼，那吕不韦虽为宰相，却无远虑深谋之才，不过是 一个鼠目寸光的老朽而已。

随 从 那老朽妒贤忌能，对李大人十分妒恨。

李 斯 只因他是大王的托孤之臣，平日里骄横拔扈，不可一 世，有时甚而连大王也不放在眼中!

随 从 朝中大臣对他多有不满。他这宰相之职，迟早也是 我们李大人……

李 斯 不可多言!

郑 国 看来，主干渠东延一事，又要有一番争斗了!

**李** **斯** 这条大渠乃是大秦的生命之渠!我想，大王他……

〔一阵马蹄声响，郑国、李斯二人望去。 〔蒙骜率四武士上。

郑 国 噢，是蒙骜大将军。稀客，稀客! 蒙 骜 嗯，李大人也在此地?

李 斯 蒙大将军从边关赶回，这是……

蒙 骜 本将得知大王出巡，有要事呈报大王。(转向郑国

冷冷地)郑统领，本将向你贺喜! 郑 国 贺 喜 ?

蒙 骜 (讥讽地)引泾工程大功告成，大王自然要给你加官

晋爵喽!郑统领，如今你该心满意足了吧?

郑 国 引泾工程乃大王御批，本统领何功之有?再说，此工

程也远未完工。

**蒙** **骜** 什么?郑国，听说你近日又呈书大王? 郑 国 确有其事。

蒙 骛 所奏何事?

郑 国 将引泾大渠向东延伸，扩大灌溉田亩。 蒙 骜 何时完工?

郑 国 估约三至五年。

**蒙** **骜** (怒冲冲地)好啊，又一个三至五年!当初你蛊惑大 王开渠，言称三至五年。而今渠已挖成，你又搞什么 主干渠东延!如若再花三至五年，本将那二十万将 士就只会舞镐弄锹，如何上得疆场杀敌?

李 斯 蒙将军不忘疆场杀敌，郑统领也是为大秦社稷 … …

蒙 骜 你可知道，而今函谷关外，韩、赵、魏三国频频勾结， 图谋不轨。那韩国秣马厉兵，意欲西进攻秦……

郑 国 蒙将军言重了。韩国方圆不足千里，且国力衰弱，怎 能与大秦匹敌?

李 斯 蒙将军身历百战，威震六国，函谷关有蒙将军镇守 可谓固若金汤啊。

蒙 骛 哼!本将只知讨伐进取，为我大秦开拓疆域。若死 守旧地，先王一统六国的大业岂不成为镜中之花、水 中之月?郑国，本将决不许你再搞什么东延工程!

郑 国 蒙将军，此事须由大王定夺决策，你我二人焉能代大 王而行事?

蒙 骜 (不耐烦地)不须啰嗦!本将已决意率工地二十万将

士返回边关。 郑 国 蒙将军 … …

〔一阵锣鼓声由远至近。

〔逯贲急上。

逯 贲 报郑大人，黑张村、上塬村、羊角峡村民求见。 郑 国 噢，有请。

〔谷仓及众村民抬着用红绸扎着的酒坛、肥羊、公鸡 等物上。

谷 仓 郑统领!

郑 国 谷仓老伯，这是……

谷 仓 郑大人，小民受三村百姓之托，特向郑大人拜谢来 了 。

郑 国 谷仓老伯，郑国担当不起。

谷 仓 郑大人，你是百姓的大恩人哪!咱们这地界，自古就 是十年九旱的不毛之地。乡亲们年年拜上苍、求神 灵，祈雨盼水，眼睛都盼出了血啊!而今上苍终于显 灵，派你郑大人引来了泾河之水。郑大人，这是救命 水啊郑大人!今年，可是几代人未经过的丰收年哪。 正如你当年所说，真是家家户户仓满屯圆，村里大人 孩子都唱起了歌谣：“神龙降泽霖，旱魅遁无踪。泾 水肥牛羊，沃土壮菽粟。”郑大人，你就是赐福的神， 降雨的龙呀!

郑 国 谷仓老伯，快别这么说。郑国一人能做什么?这引 水大渠是乡亲们不分昼夜，头顶烈日，一镐一锹挖出 来的啊。

谷 仓 乡亲们，取酒来!

〔幕后青苗喊：“爷爷、爷爷 … … ” 谷 仓 青苗!

〔青苗拿一顶草帽跑上。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了 。

青 苗 (向郑国鞠躬)郑大人!郑大人，我们上塬村几个姑 娘，不知用什么拜谢郑大人才好。这不，编了顶草帽

给郑大人遮日头。(双手递草帽给郑国) 郑 国 好好，多谢青苗姑娘。

青 苗 我们编了好多好多，还要送给工地将士呢。 〔幕后人声：“青苗，快点走呀!”

**青** **苗** 郑大人、爷爷，我们到工地去啦。(跑下)

〔苦水婆挎竹篮、拄拐杖，由一村妇甲搀扶，从人群中 走 出 。

**苦水婆** 郑大人，郑大人在哪儿啊?

**村妇甲** 苦水婆，郑大人就在你跟前儿呢。 **郑** **国** 老人家!

**苦水婆** 郑大人，我这瞎老婆子没啥拜谢恩人，蒸了些花馍送 给大人。这可是用泾河水打下的粮食做的，郑大人， 你尝尝，你一定要尝尝啊。(从篮中拿馍给郑国)

郑 国 (接过馍，感动地)我吃、我吃，老人家，真甜、真香啊!

**逯** **贲** 娘，这是郑大人给你治腰病的草病。(递药给苦水 婆)

**苦水婆** (拿过药，激动地)郑大人，我……逯贲，你要好好侍 奉大人哪!

谷 仓 (大声地)乡亲们，给郑大人敬酒!

〔村民打开酒坛倒酒，谷仓端一碗酒给郑国。 谷 仓 敬郑大人!

众 人 (捧起酒碗)敬郑大人!

郑 国 (感动地)乡亲们!(稍 一转念)乡亲们，这碗酒应该 敬蒙骜大将军。蒙大将军的二十万将士为引泾工程 立下了汗马功劳，(递酒给蒙骜)蒙大将军，请!

众 人(举起碗)请!

蒙 骜(冷眼望望郑国，用手慢慢拨开酒碗)郑统领，火速传 令集结工地二十万将士。三日后，本将要率师开拔， 不得有误!(对武士)走!

郑 国 慢!……蒙将军，本统领之职乃大王所授，二十万将 士亦由本统领所辖。未得本统领下令，任何人休想 从工地带走 一 兵 一 卒。

**蒙** **骜** 你! … … 郑国，本将军已下令纪良、乌申诸位将军集 结工地将士，你胆敢阻拦，军法论处!(转身下)

〔马蹄声渐渐远去。 〔静场。

〔李斯走至郑国身旁。

郑 国 (沉思地)大王他……他会如何决策呢? 李 斯 嗯，我此刻就去见大王。

郑 国 送李大人。

李 斯 不必客气。(与随从同下) 〔马蹄声远去。

谷 仓 郑大人，你为咱百姓操尽了心啦!

〔幕后传来村民嘈杂声。村妇乙哭喊着上。村民甲、 乙、丙随上。

村妇乙 郑大人，你要给民妇做主啊!(跪于郑国前)

郑 国 快请起，快请起……发生了何事? **谷** **仓** 媳妇?

**村妇乙** 爹!爹呀，青苗她，她死得惨哪! **谷** **仓**

青苗死了?

**郑** **国**

**村妇乙** 她才十八岁呀，我可怜的孩子!

郑 国 大嫂，青苗为何而死?你慢慢说。

村妇乙 刚才，乡亲们到引水工地犒劳军工将士。哪知，一个 将士借民妇女儿为他斟酒之机，将青苗拖入军帐欲 行强暴。青苗不从，那将士恼羞成怒，便拔剑将小女 刺死!

谷 仓 (痛彻心肺地)青苗!(不支倒下) 众 人 谷仓老伯!

郑 国 谷仓老伯!

谷 仓 青苗!我的好孙女，你刚才还好好的呀!

郑 国 (愤愤地)畜牲! ……大嫂，这是何人所为?

**村民甲** 是乌申将军。

**郑** **国** 什么?又是他!

**村民乙** 郑大人，乌申他无恶不作，小民的妻子就是被他强暴 的呀!

**村民丙** 前日，乌申强行宰杀小民的耕牛，小民强辩几句，就 被他一顿毒打。

谷 仓 郑大人，乡亲们对乌申那贼子，是不敢怒也不敢言 哪。

村妇乙 (哭泣着)郑大人，你要为小民做主! 众 人 郑大人!

郑 国 (激动地)乡亲们，郑国一定会处置此事!谷仓老伯、

大嫂，你们先回家料理后事。逯贲，取些银两。 逯 贲 是 。

郑 国 乡亲们先回去吧。 〔众人随逯贲下。

〔郑国目送众人下，转身在石桌旁沉思。 〔逯贲上。

郑 国 (背对逯贲)速传乌申，说本统领有请!

逯 贲 遵命。(稍 一 犹豫)郑大人，在下有句话不知当说不

当说 …… 郑 国 你说吧。

逯 贲 想必大人也有耳闻，乌申对大王有过救命之恩。(关

切地)请大人千万要三思啊。

郑 国 (沉思良久，转过身)那么,依你之意呢?

逯 贲 此事只能大事化小，羔羊咋能敌过恶狼呢?

郑 国 恶狼不除，羔羊又怎能生存呢?(亲切地拍拍逯贵) 你去传他来吧。

〔逯贲欲言，幕后传来乌申的叫喊声：“郑国!郑统领 可在吗?”

郑 国 哎!他倒是不请自到。 〔乌申带两名武士上。

乌 申 郑统领，你呀你呀，你也太吝啬啦，哈哈。 郑 国 (不动声色地)噢，此话怎讲?

乌 申 这开渠引水的活儿，本将军劳苦功高!如今本将军 将开赴边关，你郑统领郑大人，拿什么犒赏本将呢?

郑 国 “有劳者偿，有功者奖，有过者罚，有罪者诛”。这是 大王的法令。本统领自当遵旨行事。

乌 申 本将当然是有功之臣啦!郑统领，有何好酒好菜尽 管拿来，哈哈哈!

〔郑国注视着乌申，不语。

乌 申 (催促地)快快传令，本将等不及啦!(对两武士)来 来来，你们二人陪本将一同享享口福。

郑 国 乌申将军，为饱口福，随意宰杀村民耕牛，这也算有 功?

乌 申(一愣)啊?……嗨!哈哈哈，这算有过，这算有过。 等会儿，本将愿认罚三杯如何?哈哈哈!

郑 国 那么,强暴民女不成，便将其杀戮。这，是功是罪? 乌 申 这……郑国!本将的事你也敢管?你也配管?

郑 国 本统领之职乃大王亲授，郑国怎敢失责渎职!

乌 申 哈哈哈……郑国呀郑国，只要本将 一 句话，大王就可 将你削职为民。惹恼本将，老子要你身首异处!(对

· 两武士)走!

**郑** **国** 慢 !

**乌** **申** 你想怎样?

逯 贲 (急切地阻止)郑大人! 郑 国 来人呀，拿下乌申!

〔四名武士从两边冲上。

乌 申 你敢?老子宰了你!(欲拔刀反抗) 郑 国 大胆乌申!你敢抗命，就地处斩!

〔乌申等被缴械押下。

乌 申 郑国!老子要禀告大王，老子要宰了你!(被押下) 〔逯贲望着沉思的郑国，默默走上前。

逯 贲 (担心地)郑大人，明日大王就要来工地了。

〔郑国轻轻叹口气，沉思着。 〔 切 光 。

**第** **四** **场**

〔前场次日。 〔同前场。

〔郑国与几名军工上。

**郑** **国** 阳谷工地的石料何日能运到?你不可延误工期呀! **军工甲** 大人放心，石料明日即可运到。

**郑** **国** 周家寨这段渠道，沿骆驼岭而过，此处山坡陡峭、土 质疏松，极易滑坡。支撑所用圆木，凡开裂腐朽的要 尽快换掉。

**军工乙** 遵命。

郑 国 你们三人不可掉以轻心。此处若发生塌方，延误工

期不说，人命关天可是大事! **军工甲** 在下明白。

〔逯贲匆匆上，欲言又止。

郑 国 (对众军工)所办之事都明白了? 众军工 明白了。

郑 国 好，你们回去吧。 〔众军工下。

逯 贲 郑大人，乌申将军在帐中大吵大闹，有几次险些破帐

而出。

郑 国 这个畜牲，死到临头还如此张狂!逯贲，增派几名武 士看守。

〔幕后声：“大王驾到。”

逯 贲 (紧张地)郑大人，这 …… **郑** **国** 不必多言，迎驾!

〔秦王、吕不韦、李斯、蒙骜、众大臣、侍卫上。 **郑** **国** (跪拜)卑职郑国叩见大王。

**秦** **王** 平身平身。郑统领，引泾工程幸得你三年辛劳，而今 已初见成效。郑国，你功不可没啊。

郑 国 卑职不才。引泾工程造福于民，荫及子孙，这是大王

决策英明!

秦 王 (兴致勃勃地)哈哈哈……寡人在工地巡视几日，只 见方圆近百里贫瘠之地已是水丰田沃，甚是欣慰啊! 而今各郡县粮草充裕，农夫人人面露喜色，沿途村落 一派富足景象，足见引泾灌田、兴办水利乃是富国强 兵之举。

李 斯 大王圣明。引泾工程诚如大王所言，是初见成效。 郑统领，实施主干渠东延工程是大王下一步宏愿，你 要尽职尽责才是。

郑 国 卑职明白……卑职为恭迎大王巡视工地，特备一份

礼物敬献大王。

秦 王 啊?寡人早已料到，今日，你定要为寡人献上一份珍 贵之礼啊!

李 斯 (兴奋地)郑大人，是何珍奇之物?

秦 王 慢……郑统领，你先不忙道出，让寡人猜猜看。 郑 国 (笑笑)大王睿智超群，必定是料事如神。

秦 王 (笑笑)郑国你别具心裁，果然是出人意料。

**李** **斯** (茫然地)那礼物究竟是什么呢? **秦** **王**

(对视，互相一笑，不约而同地)泾——河——水!

**郑** **国**

秦 王 哈哈哈!

郑 国 大王，恕郑国不恭。以水当酒，恭迎大王驾临。

秦 王 (兴致勃发)不不，这泾河之水胜似宫内佳酿美酒百

倍!众爱卿与寡人一同畅饮如何? 众 人 谢大王。

〔众大臣一同饮水。 秦 王 好，果然香甜无比!

**吕不韦** 郑统领，所余工程须在月内完工，不得延误。老臣念

你开渠有功，日后可仕于水部，不必再往工地操劳。 **郑** **国** ……唔?

**蒙** **骜** 启禀大王，二十万将士滞留工地已有三年，他们早已

心向沙场，欲为大王开拓疆域，建立霸业!

秦 王 噢，如此勃勃壮志，不愧为我大秦之栋梁哪! **吕不韦** 大王，这凌厉锐气可助而不可挫呀。

蒙 骛 纪良将军、班婴将军、乌申将军早有向大王上书求战 之意，恳请大王恩准。

秦 王 哦，乌申将军也在此地?他的箭伤可否痊愈?

蒙 骜 回禀大王，如今乌申将军全副铠甲，身背五十支利 箭，仍可拉开十二石重的强弓。

秦 王 他还如此威猛!……当初山阳那场恶战，若不是乌 申将军用身体挡住射向寡人那一箭，寡人可就在劫

难逃了。速传乌申将军，寡人要见他。 蒙 骜 (对逯贵)速传乌申将军。

逯 贲 遵命。(迟疑地望望郑国，犹豫不决)

**蒙** **骜** 还不快去!

**逯** **贲** 遵命。(走出几步)

**郑** **国** 慢!(转向秦王)启禀大王，乌申将军因犯命案，已被 捕在押，听候处置。

〔众人大惊。

**秦** **王** (愠怒地)什么?

**蒙** **骜** 郑国，你竟敢缉拿乌申将军!

**吕不韦** 郑国，乌申将军乃军中有功之臣，你明知他对大王有

过一箭之恩，你眼中还有大王吗? **蒙** **骜** 来人哪，将郑国拿下!

**秦** **王** (摆手制止)郑国，你，你太过分了!

李 斯 郑统领，你奏乌申犯有命案，可否属实?

郑 国 大王，乌申自进入工地，屡次强暴民女，且恣意宰杀 农夫耕牛，无故殴打农夫。致使军中大胆军工也上 行下效，横行乡里，以至民怨沸腾，影响引泾工程进 展。今日，他又借村民犒劳将士之机，将一民女进拖

进帐内欲行强暴，民女不从，乌申便拔剑将其杀戮! **秦** **王** 此事当真?

**郑** **国** 郑国不敢有半句虚妄之言。 **秦** **王** 带乌申将军来见寡人。

郑 国 (对逯贲)带乌申。

〔乌申被武士带上，叫骂不止。

乌 申 郑国小儿，老子饶不了你!(发现秦王，急忙跪拜)大 王在此，末将乌申叩见大王。

秦 王 替乌申将军松绑。

〔武士为其解开绳索。

乌 申 谢大王。大王啊，郑国小儿目无大王，竟敢……

郑 国 (紧接)乌申将军，杀戮民女可是你乌申所为?

乌 申 (骄横地)本将在疆场上杀人如麻，杀个把小贱人不 足挂齿!本将还要 ……

吕不韦 (紧接)乌申将军，老臣多次规劝于你，不可恋酒贪

杯。如今你酒后伤人，还不速向大王认错。

乌 申 (辩白地)老相国，末将杀那小贱人不假，可末将并未 贪杯。

蒙 骜 (情急地)休得啰嗦，快向大王认错!

乌 申(无奈地)大王，末将愿认错。 秦 王 (点点头)嗯。

郑 国 “有过者罚，有罪者诛”,这是大秦法典。乌申将军， 你滥杀无辜，是罪?是过?该罚?还是该诛?

蒙 · 骜 放肆!郑国，你倚仗开渠点滴之功，竟敢在大王面前 指手划脚!

**吕不韦** (圆滑地)郑统领，乌申将军生性暴烈，纵有过失，尚 可宽宥。

**蒙** **骜** 大王，边关急需领兵之将，乌申将军明日可随末将返 回函关。

乌 申 末将双手早就痒痒啦，愿随蒙大将军返回边关尽情 厮杀!

吕不韦 大王，是龙便要入水，是虎终须归山。让乌申杀敌立 功去吧。

郑 国 宰相大人，如此了结，郑国将如何面对工地众多百 姓?又如何向受害人家交代?

吕不韦 这有何难，乡间草民，见利眼开。给那户人家付些银 两便可平息此事。

郑 国 可乌申杀的不是一头畜牲，而是一条人命!

**吕不韦** (阴险地)那么,依郑统领之意呢?

郑 国 堂堂秦国，法典如山!如何处置，还望大王圣裁。

秦 王 李长史，依你之意呢?

李 斯 (稍稍沉吟)回禀大王，臣时常想，大秦为何能雄踞一 方，相沿六代而不衰呢?正是因为纲纪威重、法度严 明!倘若纲纪紊乱、赏罚不明，纵使有莫邪宝剑，也 是会折刃断锋的。而招揽民心乃是治国之本。失民 心则民心不稳，上下不合，有如六匹马不能协力一 致，纵使善御的造父，也是无法将马车赶往前方的。 大王，如何处置此事，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吕不韦** 李斯，难道你要大王做一个不仁不义的君主吗?

李 斯 仁者爱人，义者遵循情理。正因为爱人，才憎恶害人 之人；正因循理，才憎恶违法作乱之人。大王处治违 法作乱之人，正是大仁大义之举。

蒙 骜 大王，万不能因一民女而舍弃一个可攻一城的将才 呀!

郑 国 大王，难道可因一个犯罪之将而置大秦法典于不顾

吗?

李 斯 大王!

**吕不韦** 不可多言!

秦 王 寡人决意对乌申将军网开一面。

**乌** **申** (大喜)谢大王隆恩! **吕不韦**

大王圣明。

**蒙** **骜**

**蒙** **骜** 乌申将军，明日随本将返回函关，还不快去准备! **乌** **申** 末将遵命。(欲下)

郑 国 慢走!

〔 众 人 惊 。

郑 国 (大步至秦王面前)大王，你往日处事决策，可谓深谋

远虑、英明果断。 秦 王 今日寡人又如何?

郑 国 今日大王放纵乌申，必使工地数万百姓愤怨四起，那 引泾工程将如何继续?为一员爱将，大王你舍去的

不只是一座城池，而是整个天下! 秦 王 (微微一震)嗯?

郑 国 大王，郑国为引泾工程总统领，负有管束不严之责。 求大王将郑国绑赴工地处斩示众，以平民愤，使引泾 工程能得以顺利实施。

秦 王 (有所悟地)这 ……

**郑** **国** (拉开衣襟，单腿跪地，决绝地)大王! 〔 静 场 。

〔秦王望望郑国，又望望乌申，处于极其矛盾之中。 众人注视秦王。

**秦** **王** ( 沉思地走近乌申，抚摸他的双肩)乌申将军，箭伤还 痛吗?

乌 申 回禀大王，挥剑拉弓绝不含糊! 秦 王 (点点头)乌申，家中还有何人?

乌 申 有一老母及一小弟。 秦 王 他们可好?

乌 申 谢大王惦念，他们都好。

秦 王 (感叹地)乌申将军，你，你的一箭之恩，寡人没齿不 忘。请受寡人一拜吧!(单腿跪地)

乌 申 (手足无措地)不不，末将消受不起，末将消受不起 呀!(扶秦王站起)

秦 王 (深深叹口气，缓缓走上高坡，背向众人沉思。须臾， 快步走下)传寡人令，乌申将军俸禄加倍发放，另加 封良田百亩，黄金五百，不得有误!来人。

**侍** **卫** **在!** **吕不韦**

大王!

**蒙** **骜**

**秦** **王** (决断地)将乌申押赴工地，斩首示众!

**乌** **申**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你不能杀末将呀!(叫喊着被 押下)

**郑** **国** 谢大王为百姓除去一害。

**秦** **王** 郑统领，传令工地军工，今后如有违法如乌申者，有 损引泾工程者，格杀勿论!

**郑** **国** 谨尊圣命。

**吕不韦** (愤愤地)大王，你……

**秦** **王** 不必多言!郑统领，寡人阅过你的上书。主干渠东 延工程，最快需多少时日?

郑 国 五年。

蒙 骜 到那时，恐怕韩王早已踏过函谷关，在我咸阳城弹冠 相庆，观赏歌舞了。大王，韩国正是利用我大秦兴办 水利之机，休养生息、精兵强将啊。此时若不集中国 力东进伐韩，必将贻误战机，后患无穷!

**吕不韦** 韩、赵、魏三国频频勾结，意欲联合攻秦。大王万不 可掉以轻心啊。

秦 王 哼，寡人自有道理。对魏王，寡人以美女重金，诱惑 安抚；对赵王，寡人以言词胁迫，通牒威逼。如此一

来，韩王除把江山拱手送与寡人，又能有何作为呢? 李 斯 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大王决策高明!

蒙 骛 倘若此计不灵，大王岂不误失良机，后悔莫及吗?

吕不韦 大王，你已失去三年时光。不可再因挖土开渠而忘 却先王一统天下的大业呀!

秦 王 并诸候、吞天下，称帝而治是寡人平生夙愿，但寡人 亦深知欲速则不达之常理。

李 斯 大王圣明。无备而战乃兵家大戒。如果单有一支能 穿铜透铁的利箭，却没有一张强而有力的弓作后盾， 即使是善射的后羿，又怎能射中目标呢?大王，引泾 工程便是那张强弓啊!

蒙 骜 大王，二十万将士不可再滞留工地了!

李 斯 二十万军工撤离工地，无异于釜底抽薪，引泾工程必 将陷于瘫痪。

吕不韦 二十万将士必须开赴函关!大王，工地所需劳力可 从各郡县抽调补充。

郑 国 大王，主干渠东延的百里渠道，地势复杂，岩石如铁。

若无军中精壮劳力，郑国实难如期完工啊。

李 斯 再说，百姓劳役已不堪重负。眼下各门各户已是二 丁抽一，三丁抽二。若再从民间抽调劳力，来年收成 如何保证?军中粮草又如何补充?

吕不韦 (怒气冲冲地)贻误战机，毁我大秦一统大业，你李斯 可担当得起?

李 斯 (隐含锋芒地)老相国，何必危言耸听呢?李斯不才， 可大王的谋划你总不该 ……

吕不韦 (气极地)你!……哼，本相国虽老，尚能继续辅佐大

王，你李斯……

秦 王 (愤愤地)不要说啦!

吕不韦 老臣要说!老臣受先王嘱托辅佐你料理朝政，实施

先王未竟之大业。如今你不顾先王遗愿而 一 意孤 行，我大秦的千秋霸业就要毁在大王你手中啊!

秦 王 (大怒)大胆!吕不韦，你，你眼中还有没有寡人?

蒙 骜 大王息怒，吕相国对大王可是忠心耿耿、日月可鉴 哪 。

**秦** **王** (压下火气)哼，若不念你当年侍奉先王，寡人决不轻 饶 !

**吕不韦** (愤愤然)哼，老臣告退!(傲然走下)

**秦** **王** 寡人兴办水利，谁也休想阻挡!郑统领，寡人命你四

年之内务必完成主干渠东延工程。不得有误。 **郑** **国** 卑职遵旨。

秦 王 引泾工程必将为寡人一 统天下的伟业立下第一 功! 郑统领，待工程峻工之日，寡人要亲自为你斟酒庆 功 。

郑 国 郑国不敢。引水灌田是大王英明之举。上应天意下 合众望，足以彪炳史册!郑国当克尽职守，完成大王 圣命。

秦 王 哈哈哈 … … (赞许地)郑国呀，这几年你为寡人兴办 水利可谓呕心沥血，几近而立之年仍孑然一身。寡 人要为你择一佳偶，不知郑统领意下如何?

〔众人惊异。 **郑** **国** 这……

**秦** **王** 郑国，寡人表妹昕娆相貌不算丑陋，与你相配，可谓 郎才女貌哇。

**郑** **国**(慌乱地)不不不，万万不可啊! **秦** **王** 哦?这是为何?

郑 国 ：大王我，郑国我，我……

**秦** **王** (不悦地)怎么,莫非寡人表妹不配于你?

郑 国 不不，是，是郑国有 …… (急忙改口)是郑国有所不配 呀 。

李 斯 大王有如此美意，郑大人他是受宠若惊，不知所措

了。郑国，还不快快谢过大王。

郑 国 (稍稍镇定)郑国叩谢大王隆恩。

**秦** **王** 好!寡人要亲自择取良辰吉日，为你们合卺完婚。 起驾。

**侍** **卫** **大王起驾!**

〔众人随秦王下。 一 曲箫声悄然而起。

〔郑国入营帐，望望帐壁上的竹箫，取下陷入沉思。 箫声渐隐。

〔灯光渐暗。傍晚时分。

〔装扮成老者的仲代从帐后上。他警觉地左右察看 后进帐。

仲 代 郑统领 … …

〔郑国不经意地漫应 一声。 仲 代 郑大人，别来无恙?

郑 国 (察觉有异)你是……

〔仲代机敏地回头望望，迅速除去装扮。

郑 国 (惊诧地)仲代大人?你，你怎么会来此地?(急切

地)老母和蛰女可好?

仲 代 放心吧。难道仲代还会慢待伯母和蛰女不成?

**郑** **国** (稍显尴尬地)不不，仲代大哥 ……

**仲** **代** 郑国呀，贤弟你果然才能不凡!这三年为秦国兴办 水利，成效卓著。而今又要将大渠向东延伸，真是身 手大显啊。

郑 国 (诚挚地)当初，若非大人舍命相救，郑国早已横尸荒 郊了!大人的恩德，郑国终生不忘。

仲 代 仲代不敢当!郑国，你该感谢韩王才是啊。

郑 国 (迷茫地)什么,韩王?'大人可真会开心。当初正是 韩王要置我于死地，还险些殃及大人你呀。

仲 代 哈哈哈……郑国呀郑国，为实施“疲秦”之策，那不过 是韩王的一场苦肉计而已。

郑 国 (疑惑地)苦肉之计?……难道，当初的一切只是为 了蒙骗郑国?

**仲** **代** 贤弟呀，你紧紧拖住了秦国二十万将士，才使韩王得 有休养生息之机。你可是韩王的一大功臣哪。

郑 国 (愤怒难以自持)你! ……哈哈哈……太好了， 一个 当年被韩王视为粪土的水工，而今却成为韩王的一 大功臣!……郑国啊郑国，你到底是什么人哪 ……

你不过是韩王手中一枚棋子!

仲 代 不，郑大人，韩王要给你加官晋爵。

郑 国 住嘴!仲代呀仲代，郑国一直当你为终生挚友，视你 为救命恩公。原来，你却是一个卑劣的屑小之人!

仲 代 ……郑国贤弟，你骂吧。你可知道，伴君如伴虎，仲 代我也有难言之隐哪。韩王他偏执昏聩，三年来他 并未使我大韩国力增强……而今，边塞之上又有秦 军压境。

郑 国 (警觉地)你今日到此，到底是何企图?

仲 代 继续拖住二十万秦军，再为大韩争得三、五年时间以 强国力，那时，大韩将联合赵、魏两国……

郑 国 (气极地)仲代，你还想让郑国做奸细之事? 仲 代 郑大人，你已做得天衣无缝，极为成功啊。

郑 国 你，无耻!

**仲** **代** (走到灌田图前观看)其实，当年实施“疲秦”之计亦 实属无奈，此举犹如饮鸩止渴，只能使强者恒强。

**郑** **国** 此言何意?

**仲** **代** (望着郑国)为避此虞，韩王命你在渠道险要之处、咽 喉之地，暗暗设下机关，以备急用。

郑 国 (惊诧地)莫非，韩王要想毁渠淹田?

**仲** **代** 紧要关头，毁渠淹田一举，必使秦王首尾难顾，以解 我大韩之危!

郑 国 (压抑着愤懑)你可知道，那将使数十万黎民百姓死 于非命?

仲 代 郑大人，即刻标出埋伏机关所在，恭呈大王御览。 郑 国 休想!

仲 代 郑国，你可是韩国臣民?

郑 国 韩国黎民、秦国百姓，同为炎黄子孙，血脉相承、骨肉

相连。他们何罪之有，却要遭此灭顶之灾!

仲 代 郑国，韩王旨意，你只有遵从，别无它途! 郑 国 (盯着仲代，激愤地)你走，滚……快滚!

仲 代 既然如此，仲代只好回去复命……不过，伯母和你那 爱妻，仲代我就无能为力了。

郑 国 (一震)你， ……畜牲!

仲代(拿过灌田图)郑大人 … …

郑 国 哼，即使郑国从命，也难保不被秦王发觉。

仲 代 秦王对你恩宠有加，你又将成为他的妹夫，秦王又怎 能怀疑你呢?

郑 国 (断然地)不，这桩婚事我绝不应允!明日我即向秦 王陈明，郑国已有家室。

仲 代 哼哼，你别忘记，当初你在秦王面前，可是一个上无 父母，下无妻室的孤身水工。欺瞒秦王的后果你该 明白。

郑国这 … …

仲 代 你若推辞这桩婚事，必将引起秦王猜忌。那韩王的 “疲秦”之计必将毁于一旦!伯母和蛰女的性命又岂 能保全?

郑 国 蛰女随我多年，终日劳苦，倍受艰辛。郑国入秦三

年，是蛰女为我侍奉老母，竭尽孝道。她对我情深意 笃，如若郑国另觅新欢，那郑国我岂不是一个恩断义 绝的无耻之辈了吗?

仲 代 (沉吟地)郑大人，事到如今，仲代也只有如实相告了

……你那爱妻，她，她早已不在人世了。 郑 国 (大惊)什么,你说什么?

仲 代 蛰女在你赴秦一年之后，突染恶疾，不治而亡了。 郑 国 (抓着仲代双肩)蛰女她，她死了?

〔仲代默默颔首。

郑 国 (盯着仲代，又猛地推开他，爆发出大笑)哈哈哈…… 仲 代 (机警地往外看看)郑大人?

郑 国 仲代，郑国非三岁顽童，岂能再次轻信你满口谎言! 仲 代 郑大人，事到如今，仲代还能信口雌黄吗?……蛰女

亡故不能及时相告，想必你能谅解。 郑 国 蛰女她，她真的死了?

**仲** **代** 还望贤弟节哀顺变才是啊。(将灌田图推至郑国面 前)贤弟，秦王之命不可违，韩王重托更不可拒呀。

时辰不早了，快快标出毁渠地点! 〔郑国犹豫着。

〔仲代盯着郑国。

仲 代 郑大人，伯母的吉凶，可握在你手中啊。(拿起笔再 次递到郑国手中)

郑 国 (思索片刻，接过笔在灌田图上勾画，长叹一声)娘，

 孩子儿我迫于无奈，也只能如此而为啦!(将笔狠狠

摔于地下)

仲 代 好!(看看图，藏好。随即拿出两枚玉符)郑大人，这 对日月玉符乃韩王心爱之物。今日将月符交与你妥 善保存，日后韩王会派人持日符与你联络。切记，切 记!(将月符塞于郑国手中，迅速装扮下)

〔郑国怔怔地看着月符，叹口气，放于几案上。转身， 凝望着帐壁上的竹箫，取下，情不自禁地举箫凑在唇 边 。

〔哀婉、凄楚、沉重的箫声在夜空回荡。 〔 切 光 。

**第** **五** **场**

〔距前场两年后。

〔引泾工程附近，郑国暂居府第。 〔天幕：远山苍翠，田野碧绿。

〔舞台右侧大部为厅房。左侧为厅院一部分。厅内 有几案、瓷瓶、灯饰等物。厅房右侧为内室。厅院一 侧可见砖砌花墙。厅院正中为一花坛。

〔远处传来隐约号子声。

〔厅房内，侍女凤婵正为公主理钗整衣。

**凤** **婵** 公主，我们来这里两天了，郑统领都没有好好陪过 你，还得我们去工地找他，真是!

公 主 傻凤婵，昨日王兄急令，命他火速集结工地将士。他 怎能在家守着我呢?凤婵，咱们到乡野僻壤走一走， 也可尽兴观赏一番田园风光呀。

凤 婵 (嬉笑地)算了吧，只要见到郑大人，你呀，哪还有心 思观赏风光呢?

公 主 死丫头……快去看看车马可否备好。 〔逯贲上。

逯 贲 公主，车马早已备好。公主何时启程? **公** **主** 郑统领现在哪处工地?

逯 贲回禀公主，郑大人在西峡口工地。 公 主 那就启程吧。

逯 贲 (略一沉吟)嗯，公主，恕小人多言。昨日大王急令， 特命郑大人集结工地二十万将士，三日之日开拔边

关，抵御韩、赵、魏三国之敌…… 公 主 我已知晓。

逯 贲 (焦急地)可大王急令已整整一天了，却未见郑大人 下令呀!

公 主 放心吧，统领不是到工地去了吗?

逯 贲 郑大人到工地并非集结将士，他仍在督察西峡口军 工砌石筑坝哪!

公 主 不会吧?此令事关重大，统领他不会等闲视之的。

逯 贲 公主有所不知啊，郑大人为引泾工程呕尽心血，旰食 宵衣。逯贲随大人五年，深知他的脾性。恳请公主 敦促郑大人，不可延误大王限期啊，不然，大人他



〔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 〔郑国匆匆上。

郑 国 (急切地)逯贲，可有大王信使来过? 逯 贲 没有。

郑 国 (焦灼地)没有?这 …… 公 主 夫君!

郑 国 (一怔)公主，你这是……

凤 婵 公主要往工地去找你呢。我们在这里憋了两天，烦 死人了。

公 主 凤婵!……夫君，工地事务繁忙，怎有闲暇回来?

郑 国 我是等……哦，我是怕公主等得心烦，特地赶回陪公

主 的 。

凤 婵 这还差不多。不然，我们公主可要罚你去顶--- 公 主 死凤婵，还不快下去。

〔凤婵进内室。逯贲下。 郑 国 (与公主深情相视)公主。

公 主 你我成婚已有两年，这称呼就不能变变吗? 郑 国 哦，夫人。

公 主 夫君!(偎依在郑国胸前)

郑 国 这两年我一直在工地忙碌，居无定所，少有闲暇陪伴 夫人。夫人你不会责怪于我吧?

公 主 王兄对你十分器重，你当为他尽心尽力。为妻我怎 能怪你呢?(关切地打量郑国)夫君，你瘦多了……

郑 国 (兴奋地)夫人，刚才我在泾河里抓到两尾红鲤鱼，肥 美鲜嫩。今日我要亲自烹制，为夫人换换口味。

公 主 为妻我也为你绣了一方汗巾，针脚粗拙，夫君可不得 见笑啊。(拿出汗巾给郑国)

郑 国 (接过汗巾)嗯，好……鸳鸯戏水。你看，这只是你， 那一只是我……

公 主 哎，呆子，雄的才是你。

**郑** **国** 噢，对对对。(故意地)只可惜呀，这汗巾之上，却有 几处污渍呀。

**公** **主** (认真地)污渍?不，决然不会的!

**郑** **国** (故意地)嗯，那污渍定然在夫人手上。若不信，伸过 手来我看。

〔公主伸过手，郑国紧紧握着。他深情地望着公主。 公 主 (将头靠在郑国肩上)夫君。

郑 国 夫人，待工程峻工，我要天天陪伴于你。

公 主 (甜蜜地)呆子!集结工地将士进展如何? 郑 国 ……此事我尚未下令。

公 主 (一惊)什么?尚未下令?

郑 国 眼下几处工地正在截流筑坝，此时抽调二十万将士



公 主 夫君哪夫君，边关军情危急。你若延误王兄军令，致

使函关失守，王兄岂能轻饶于你! 郑 国 可延误工期，郑国也担当不起呀!

公 主 呆子，引泾工程怎能甚于边关军情?违抗王兄军令， 那时为妻我也救不了你呀。

郑 国 夫人不必焦急，昨日我已上书大王，恳请大王从别处 调集大军。

公 主 夫君哪，你……

〔逯贲、信使急上。

逯 贲 报郑大人，大王信使到。

信 使 大王急令，(念)“引泾工程总统领郑国接令，上书不 准。工地二十万将士悉数集结，按既定时日交蒙骜 大将军率师出征。有违此令，军法论处。钦此。”

郑 国 郑国遵旨。(接令)

〔 信使下 。

郑 国 (看令)“……交蒙骜大将军率师出征 … … ” 公 主 夫君，仅余一天多时间了，火速传令吧。

郑 国 (沉思着)看来，函关军情确实危急…… 逮 贲 火烧眉睫!大人，下令吧。

郑 国 (焦躁地)不要吵啦!

公 主 (望望郑国)为妻深为不解，你为何迟迟不愿下令呢? 郑 国 (一惊)这 —

〔公主情急，一阵晕眩，险些跌倒。

郑 国 (急忙搀扶住公主)夫人，你怎么了?逯贵，快去找郎 中。

公 主 不不，不必。 郑 国 那你 … …

公 主 (羞涩地)夫君，为妻我，我有了。

郑 国 (惊喜地)什么?夫人，你，你有喜啦!

公 主 已经两个月了。为妻此次就是专程向夫君报此喜讯

的 。

郑 国 (激动地)夫人哪夫人，你有身孕，万万不可劳累，要

多饮多食，多歇息才是啊。 逯 贲 小人向公主、郑大人贺喜!

郑 国 (忘乎所以地)喜，喜，逯贲，天大的喜事啊!(猛地将 逯贲拦腰抱起，笑着，转着)哈哈哈，我郑国有儿子 啦 。

公 主 (亲昵地)呆子哟，别喜昏了头，快下令吧! 郑 国 ……下令?(怔怔地望望公主)噢。

公 主 怔什么,下令吧。

**郑** **国** (望着手中的令牌)逮贲 …… 逯 贲 逯贲在。

郑 国 (万般无奈地将令牌交于逯贵)传令吧。 逯 贲 遵命!(接令牌欲下)

郑 国 等等。命传令兵，十万火急，立刻启程! 逯 贲 在下明白。(急下)

〔郑国颓然坐下。

〔急促的马蹄声渐渐远去。 公 主 (关切地)夫君，你怎么啦?

郑 国 (掩饰地)没，没什么。我只是牵挂工地罢了。 公 主 ( 嫣然 一 笑)呆子……哎哟……(又 一 阵晕眩) 郑 国 夫人，你累了，凤婵，凤婵，快扶公主去歇息。

〔凤婵上，扶公主进内房。

郑 国 (心事重重，若有所失。从贴身处拿出月符端详着) 韩王啊韩王，为了我可怜的老母亲，郑国违心从命。 而今已无能为力了……韩国的安危只有顺从天意啦 …… (随手将月符放在案上，转身跪拜)郑国乞求上 苍，保佑我那老娘吧。

〔幕后传来说话声：“求大哥禀报一声吧……"“不行， 不行。快走吧。”

郑 国 外面何事? 〔侍卫上。

侍 卫 大人，有一民妇非要求见大人。

郑 国 请她进来吧。 侍 卫 遵命。(下)

〔蛰女上。她走至厅房门口。 蛰 女 (低着头)民女拜见郑大人。 郑 国 这位大姐，找我何事?

〔蛰女向厅院望望，走进厅房。 蛰 女 郑郎。

〔郑国诧异地一愣。 蛰 女 郑郎!

郑 国 (陷入极度的惊悸、恐惧之中，倒退几步)啊……你， 你是 ……

蛰 女 ( 取下头帕，兴奋地望着郑国)郑郎，我是蛰女呀! 郑 国 蛰女……不，不，你，你不是!

蛰 女 郑郎，你怎么啦?我真是蛰女呀。莫非这五年我变 得那么丑，变得你不敢认了吗?……郑郎，你仔细看 看。

郑 国 (情不自禁地欲上前，猛然又惊悸地后退)你，你，别 过来，别过来!

蛰 女 (不解地)郑郎，你到底怎么啦?自从你离开家，为妻 我日思夜想，好不容易熬到今日。我从韩国赶来看

你，没承想，你，你竟会如此待我呀。 郑 国 (迟疑地)蛰女，你，你没有死?

蛰 女 (大惊)什么?我，我死?……你胡说什么? 郑 国 你，你真的没死?

蛰 女 你!……我死了还能在你面前说话吗? **郑** **国** (打量着蟄女，猛然上前紧紧抱住)蛰女! **蛰** **女** 郑郎!

**郑** **国** 让我看看，蟄女，让我好好看看。 **蛰** **女** (娇嗔地)我，我变丑了吗?

郑 国 不不，我的好蛰女!蛰女，咱娘她可好? **蛰** **女** (望望郑国，缓缓低下头)咱娘她……

**郑** **国** 娘怎么了?

蛰 女 她，她老人家两年前就过世了。

郑 国 (愣怔地)什么?娘她老人家 … … (悲切地)娘!

蛰 女 娘临闭眼的时候，不停地喊着你。她老人家巴望着 能见你一面啊。

**郑** **国** (沉痛地)娘啊!你老人家未曾享过我的福。你走 了，我也未能为你老人家送终……我，我是个不孝之 子啊!(捶打头)

蛰 女 郑郎，那时，我曾求过仲代大人。

郑 国 仲代?两年前，就是他说你染恶疾而亡呀。

蛰 女 什么?仲代大人为何这般胡说，明天咱们去问问他! 郑 国 (惊觉地)怎么,仲代也到了秦国?

蛰 女 听说，他有什么秘密使命。还带着八个装扮成秦军 的武士呢。

郑 国 (紧张地思索着)韩王真的要毁渠淹田!(急切地)蛰

女，可是仲代将你带到此地的? **蛰** **女** 是呀。

郑 国 (紧张地)那，那他给你说过什么?

蛰 女 (喜悦地)说了。他说你我离别五年，日后就可在一

起团聚了。 郑 国 团聚?

蛰 女 是啊，蛰女早就盼着这一天哪。这些年你孤身一人 饱受艰辛，为妻我于心不安啊。日后就好了，为妻我 可以尽心侍奉郑郎了。

郑 国 (痛心而又迷惘地)这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啊!

**蛰** **女** (发现郑国异样)郑郎，你……

**郑** **国** (从几案上拿起月符)韩王啊韩王，你竟如此狠毒 你利用郑国实施“疲秦”之计，致使郑国抛家离亲只 身赴秦，整整五年，历尽了艰难险阻……到头来，你 竟要将我一家斩尽杀绝!这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啊!(将月符掷于地上)

**蛰** **女** (不明就里)郑郎，韩王他远在韩国，又怎能…… 郑 国 蛰女，这是韩王的阴谋，韩王他要借刀杀人哪! 蛰 女 什么借刀杀人?

郑 国 (急切地)蛰女，此地万分危险，你要即刻离开。

**蛰** **女** (意外地)什么?你要我走? 郑 国 蛰女，快走!

〔凤婵从内房上。

凤 婵 郑统领，夫人已经醒了。夫人请你进去。 郑 国 (慌乱地)噢，知道了。你，你下去吧。

凤 婵 大人你可快些啊，夫人在等你呢。(进内房) 蛰 女 夫人，什么夫人?……郑郎?

郑 国 ( 一时语塞)不，蛰女，这不是…… 蛰 女 (盯着郑国)郑郎，难道你 ……

郑 国 蛰女，你，你听我说。

蛰 女 (仍盯着郑国)不，你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郑 国 (百感交集地抱住蛰女)蛰女，我的好蛰女!

蛰 女 (忍不住悲切地)说呀，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呀! (哭泣)

郑 国 蛰女，你，你听我说。

蛰 女 (推开郑国)不，不要说，我全明白了。为何刚才你不 敢认我，又编造谎言说我染暴病而死，还嫁祸于仲代 大人!还妄称此地危险赶我离开。原来，你，你是怕 我识破你另觅新欢的真相啊。

郑 国 不，不是这样。蛰女，你听我说呀……

蛰 女 (哭泣着)我不听，我不听呀!你，你好狠心哪!

郑 国 蛰女，我没有骗你。两年前，仲代说你染疾而亡，那

秦王又命我与其表妹结婚。我若拒绝，必将引起秦 王猜疑，韩王的“疲秦”之计也必将暴露无遗。如若 这样，咱娘的性命也就……蛰女，你说我又该如何 呢?

蛰 女 我不听你这花言巧语!我这糟糠之妻自然比不上秦

国尊贵的公主。你这个攀权附贵的小人，你这个不 忠不孝的负心贼子!

郑 国 蛰女 …… (痛心地低下头) 蛰 女 娘，你儿媳的命好苦啊!

〔公主、凤婵从内房上。 公 主 夫君，这是何人?

蛰 女 (稍显胆怯地)我，我是……

郑 国 (忙掩饰地)她，她是我的一门远房亲戚。

公 主 哎，夫君，既是亲戚还有什么远近之分呢?凤婵，快

快上茶。 凤 婵 是，公主。

蛰 女 (情急地)不，我不是他的亲戚。我，我是他的结发妻 子!

公 主 (一愣)什么? 郑 国 蛰女!

蛰 女 公主，我是他的结发妻子。求求你，把他还给我，把 他还给我吧!

公 主 (怒)大胆!哪里来的刁妇，竟敢在此撒野!难道你 不怕死?

蛰 女 公主，我真是他的结发妻子啊。我们成婚已有六年， 求公主把他还给民女吧。

凤 婵 你再敢胡言乱语，公主决不轻饶，快滚! 蛰 女 我，我没有胡说呀!

公 主 (气急地)来人呀，将这刁妇拿下，给我乱棍打死!

〔逯贲与两侍卫上，缚住蛰女，欲押下。

蛰 女 (挣扎着)不，不! 郑 国 (爆发地)站住!

〔 众人惊 。 公 主 夫君?

郑 国 (对逯贵)还不快快放开!

公 主 (不悦地)夫君，你……她到底是何人? 〔郑国不语。

公 主 (对逯贵)逯贵，还不快将这刁妇押下去处死! 郑 国 ……夫人，她，她确是我的结发妻子。

公 主 (大惊)什么? 蛰 女 郑郎!

郑 国 蛰女!

公 主 (激愤地)郑国，你，你竞敢……(一阵晕眩，昏倒在凤 婵怀中)

**凤** **婵** ((惊恐地)公主，公主!

**郑** **国** (跑上前抱住公主)公主，夫人，你醒醒，你醒醒呀!

你有孕在身哪，夫人!

蛰 女 什么?她，她有身孕了?

郑 国 公主她怀的是我的骨血啊。夫人，夫人，快醒醒。 **蛰** **女** (悲恸欲绝地)天哪!(跑下)

郑 国 蛰女，蛰女!(追至厅房门口)

凤 婵 郑大人，公主醒了，公主醒过来了。

郑 国 (转身跑至公主身旁)夫人，你可醒过来了。 公 主 郑国，你，你胆大包天啊!

郑 国 夫人，我，我也是身不由己……

公 主 我堂堂秦国公主，竟然做了你郑国的偏房小妾，你， 你!

郑 国 夫人息怒。

公 主 我不是你的夫人!

郑 国公主，万万不可急坏了玉体，你有孕在身哪 …… 公 主 (痛苦地捶打着腹部)啊，……这孽障啊!

郑 国 夫人，他，他也是你的骨血哪!

〔幕后人声：“有人投河啦，有人投河啦!”

郑 国 (大惊)蛰女，是蛰女，(大叫一声)蛰女!(急速奔下) 公 主 凤婵，即刻回宫。

凤 婵 是，公主。(搀扶公主)

公 主 (踩上月符，烦躁地一脚踢开)这是何物?凤婵，捡起 与我砸碎!

凤 婵 (乖巧地)哎。(捡起月符，随意一瞥)哎，公主，这是 块玉佩呀。

公 主 玉佩?定是那刁妇遗落的。快快扔掉，别脏了手! 凤 婵 不对呀公主，这上面有字呢，你看。

公 主 (接过玉符)咦，这是韩国国君的姓氏年号呀。早听 说韩王有一对随身佩带的日月玉符，价值连城。莫 非这是其中一枚?可那刁妇怎会有韩王的玉符?

凤 婵 公主不会是认错了吧?

公 主 我在宫中见过无数金银玉器，怎么会认错呢?你看 这玉符质地纯净晶莹，笔法刀工非同一般。此玉符 必是韩王所有。

**凤** **婵** 既是韩王玉符，又怎么会落在郑统领厅房之中呢?

公 主 (思索地)是啊……莫非，莫非他与韩王有何瓜葛不 成?

〔郑国神色怆然地走上。

郑 国 (自语地)蛰女死了，这次蛰女真的死了哇! 〔公主打量郑国。

郑 国 (浸沉在悲痛中)蛰女真的死了，真的……

公 主 (突然地)郑国，这块玉符从何而来?

郑 国 (随意地)那本是韩王他…… (骤然醒悟，顿住不语) 公 主 既是韩王玉符，为何在你厅房之中?

郑 国 (慌忙搪塞)那，那是朋友所赠。

公 主 朋友?何等尊贵的朋友，会有韩王的玉符? 郑 国 这……

〔幕后声：“大王令到!” 〔两武士随信使上。

信 使 大王急令：“特令郑国即刻前往咸阳宫议事，不得有 误。钦此。”郑国，走吧。

郑 国 (疑惑地)这…… 信 使 还不快走!

郑 国 遵命。(望望公主，轻叹一声，随信使、武士下)

公 主 凤婵，此事必有蹊跷。玉符之事万不可向外人泄露! 凤 婵 是，公主。

公 主 火速回宫。(与凤婵急下) 〔切光。

**第** **六** **场**

〔紧接前场。

〔秦王宫勤政殿。殿内透出一种恢宏、威重、沉闷的 堂皇气势。

〔秦王紧锁眉头，观看着灌田图。

〔吕不韦、李斯、蒙骜及众大臣、侍卫侧立两旁。

吕不韦 (侃侃而谈)大王，倘若那几处要害之地被毁，后果不 堪设想。淹没数千亩田地事小，我二十万将士将被

死死拖住!这正是韩王的目的所在。 秦 王 蒙将军，报函关战况。

蒙 骜 遵命。韩、赵、魏三国联合之军近三十万军马紧逼函 谷关，战事异常激烈，函关两次险些失守，纪良将军

已在激战中阵亡。函关急需援军! 秦 王 工地二十万将士可否集结完毕?

蒙 骛 今日大部已集结待发。

秦 王 寡人命你明日凌晨率师开赴函关，务必于三日之内

将韩、赵、魏联军全歼于函谷关下! 蒙 骜 末将遵旨。

秦 王 (猛然拿过灌田图)这灌田图果真是从仲代手中所

得?

蒙 骜 是末将亲自所获，还有韩王那枚日符。据仲代所供， 郑国还藏有韩王一枚月符。

秦 王(审视日符)郑国?他藏有韩王的月符?

蒙 骜 是仲代临死前亲口所说，昨日子夜，仲代率八名军士 在西峡口南侧企图毁渠，幸被我护渠士卒发现，当即 刺死韩国军士。待末将赶到时，仲代也因伤势过重， 奄奄一息，说完那句话便咽气身亡。

**吕不韦** 仲代乃韩国国卿，那灌田图若非郑国所供，他又从何 而得?郑国必是韩国奸细无疑!

**秦** **王** (思索地)郑国是韩国奸细?

**吕不韦** 老臣早有预料，也曾多次规劝过大王啊。当初郑国 包藏祸心，竭力怂恿大王引水开渠。

**秦** **王** (极不悦地)兴办水利乃富国强兵之举，寡人至今不 悔!

**吕不韦** 可郑国图谋毁渠淹田，大王总该有所醒悟吧? **秦** **王** 郑国为何还未带到?

**吕不韦** 老臣早已传令，即刻押到。

李 斯 大王，仅凭仲代的一张灌田图，便认定郑国是韩国奸 细，这未免唐突。

**吕不韦** 哼!那图中标有四处暗藏机关，你又作何解释?再 者，韩王的一对日月玉符，他二人各执一枚。这分明 是韩王赠于郑国、仲代的联络之物。你说，郑国不是 奸细又是什么?

李 斯 宰相大人，仲代空口之言不足为凭。此事须要慎重 查证才是。

**吕不韦** 此事老臣自有安排，何须饶舌? 李 斯 (不满地)这 … …

秦 王 (摆手制止)蒙将军，火速赶往工地，督察工地将士集

结情况，不得有误! 蒙 骜 遵旨。(下)

[幕后声：“郑国带到!”

〔郑国急促走上。

郑 国 卑职郑国叩见大王。

秦 王 (注视着郑国不语。片刻，抬抬手)平身。 郑 国 谢大王。(起立)

秦 王 (冷眼相逼)郑国，你可知寡人有多少种刑罚?

郑 国 (一愣)这 … … 回禀大王，处死刑罚有十四种。斩首、

分尸、煮刑、腰斩……

秦 王 郑国，你，想选用哪一种?

郑 国 ……卑职不明大王何出此言?

秦 王 哼，寡人只想知道你要如何死法!

郑 国 大王，郑国为大秦兴办水利，即使无功，却何罪之有?

秦 王 (举起灌田图)这是什么? 郑 国 (不觉一震)灌田图!

秦 王 此乃我大秦灌田图，却为何在仲代手中?你与仲代 有何瓜葛?

郑 国 大王，仲代是韩国国卿，卑职为大秦水工。郑国与他 素昧平生，何谈瓜葛呢?

吕不韦 郑国，这图中所示四处标记，正是大渠要害之处，也 是仲代毁渠之地。哼哼，它正是你在建渠之时暗中 埋设之机关，以供毁渠之用!

郑 国 (稍稍镇定)宰相大人，这泱泱大渠岂是袋中之物，可 掖可藏?那四处标记确是要害之处。不过，那是为 大渠泄洪所用而已，并非隐蔽秘密之处，乃众人可

视、众人可见之地。

李 斯 大王，为大渠设计泄洪之处，必不可少啊。

郑 国 (似自语地)仲代在这里毁渠不过是徒劳而已。即便 不被秦军发觉，也难逃被韩王惩处的厄运!(望望秦 王)因为渠水只会沿着泄洪渠道注入羊角峡山口，所 淹田地不足百亩。

**秦** **王** (望着郑国，突然大笑)哈哈哈，郑国啊郑国，寡人深 知，你一向机敏过人哪!……好了，听人说，你收藏 一枚质地纯净的珍贵玉佩，可否让寡人一观?

郑 国 (紧张地思索)玉佩?……大王，卑职整日忙于引泾 工地，从未有收藏古玩玉器的闲情雅志。

秦 王 噢，果真如此?莫非你是怕寡人夺你所爱不成? 郑 国 郑国不敢。只是卑职未有一件古玩玉器。

秦 王 嗯?(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寡人倒有一枚玉佩，你与 寡人鉴赏鉴赏如何?(示意侍卫将日符交于郑国)

〔郑国接过日符，心中陡觉一惊。 秦 王 (紧盯着郑国)此玉如何?

郑 国 (强作镇静)嗯，此玉确实为稀世珍宝。 秦 王 它比你那枚月符又如何?

郑 国 月符?卑职不明大王何意。

吕不韦 郑国，休要作戏!仲代早已供认，日月玉符乃是韩王 交于你二人的联络之物!你还不交出月符?

**李** **斯** 郑国，仲代一口咬定你有韩王月符，你还有何话说!

郑 国 (略一沉吟)既然如此，郑国愿与那仲代当面对质，以 明是非。

**吕不韦** 好个狡诈的郑国!哼，老臣料你有此一招!大王，有 一人可与郑国对质。

秦 王 宣上殿来。 吕不韦 带上来!

〔遂贵被侍卫带上。 逯 贲 小人逯贵拜见大王。 郑 国 (惊讶地)逯贲?

秦 王 起来说话。

吕不韦 逯贲，将你在郑国家中所见所闻，如实禀告大王。 逯 贲 (紧张地)遵命。

李 斯 逯贵，欺君之罪你可知道? 逯 贲 小人明白。

吕不韦 逯贲，你见过郑国藏有一枚月符? 逯 贲 是。

吕不韦 你见过韩国国卿持一日符与郑国联络，共同密谋毁 渠?

逯 贲 是 。

郑 国 (气急)逯贲，你!

吕不韦 郑国，人证物证俱在，你还如何抵赖?(对逯贵)下 去 。

秦 王 来人，赏逯贲五百金。

逯 贲 谢大王!……不过，相国大人已赏过小人五百金，

(取出一小包)只是小人不敢受此赏金。(递上小包) 秦 王 这是为何?

吕不韦 (情急)逯贲，还不快快退下!

逯 贲 大王，小人不敢蒙骗大王啊。相国大人刚才所言，并

非小人耳闻目睹，是相国大人授意小人作伪的呀。 秦 王 什么?

吕不韦 逯贲，你 … …

李 斯 吕相国，你这是何意?

秦 王 (大怒)大胆小贼，竟敢戏弄寡人!来呀，将这小贼推 出腰斩!

逯 贲 大王，郑统领是好人哪!郑统领是好人 ……

〔两侍卫押逯贲下。

郑 国 逯贲! … … 大王 … …

秦 王 哼，寡人今日非要查个水落石出!来人，传昕娆公主 上殿!

〔郑国又一惊。

侍 卫 大王有令，传昕娆公主上殿。

〔公主、凤婵上。

公 主 昕娆奉命拜见大王。

秦 王 平身。

公 主 谢大王。

秦 王 昕娆，你与郑国成婚两年，定然知道郑国藏有一枚玉 佩喽?

公 主 ……玉佩?回禀大王，郑国是有 一枚玉佩。

秦 王 现在何处?

公 主 昕娆随身携带。

秦 王 快快呈上，让寡人过目。 公主这 … …

秦 王 休得怠慢，快快呈上。 〔公主递上一枚玉佩。

秦 王 (接过看后，一拍龙案)不，不是它!

公 主 大王，夫君他仅有一枚玉佩。这是他赠与昕娆的盟 誓信物呀。

秦 王 昕娆，欺瞒寡人，可知何罪?

公 主 昕娆不敢欺瞒大王。.

吕不韦 昕娆公主，你可知道，郑国他是韩王遣入我大秦的奸 细!你要 ……

公 主 什么?夫君他，他是韩国奸细? 吕不韦 那枚月符便是铁证。

公 主 吕大人，你身为秦国堂堂宰相，怎能在大朝之上信口 雌黄?如若夫君他是奸细，那本公主又算是什么? 难道大王竟会将自己的表妹许配给一个韩国奸细不 成?

**吕不韦** 这……公主 … …

公 主 王兄，吕不韦如此血口喷人，作贱小妹，这叫小妹日

后有何颜面见人哪!(哭泣) 郑 国 夫人!

凤 婵 公主，公主千万要保重玉体，你有孕在身啊。 秦 王 (不觉一愣)什么?昕娆表妹，你已有喜?

公 主 (点点头，掩面暗泣)嗯……王兄要为小妹做主啊。

秦 王 (有所悟地望着公主，突然大笑)哈哈哈，昕娆、郑国，

寡人向你们贺喜，哈哈哈!(收住笑声，随即阴冷地 盯着公主)郑国是否为奸细，你当最知底细，寡人命 你快快交出那枚月符!

公 主 (瞥一眼郑国)王兄 …… 凤 婵 (紧张地拉着公主)公主!

公 主 (双腿跪地)大王，昕娆愿以公主身价担保，夫君他并 无有什么月符。如若大王查出，昕娆甘受大王惩治。

秦 王 (大怒)大胆贱人，为保你腹中孽子，竟如此冥顽不

化!来人，将这贱人拖下，重杖四十! 〔侍卫押公主下。

郑 国 夫人，夫人!(跪下)大王，公主她有孕在身哪! 秦 王 哼，顺寡人者生，逆寡人者亡!

〔幕后公主惨叫声。 〔郑国怔怔站起。

〔幕后公主惨叫声加剧。

**郑** **国** (陡然转身)住手!(转身向秦王)大王，郑国愿受处

置，让他们住手! 〔秦王示意。

〔侍卫架公主上。公主发髻散乱，衣襟不整，侧卧在 地 。

郑 国 (扑上前去)夫人，是郑国连累于你呀。 公 主 (呻吟着)夫君!

秦 王 昕娆，从实说来，寡人免你一死。

公 主 夫君他，他从未有何月符啊 ……

秦 王 (气极)你!来人，砍去这贱人双脚!

郑 国 秦 王 !

〔众人一愣。

公 主 (意识到什么,挣扎起身)不，夫君，你万万不能啊。 郑 国 (感叹地)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

**秦** **王** 郑国!还啰嗦什么?

郑 国 (转向秦王)秦王，郑国实乃韩国水工，五年前被韩王 遣入秦国，以引泾灌田为诱饵，实施“疲秦”之计。

**秦** **王** (怒极)住嘴!韩王小儿，你竟敢与寡人斗法，寡人定 要马踏新郑，将你五马分尸!

吕不韦 那韩王的伎俩，老臣早有察觉。只是大王你急功近 利、开渠心切才落入韩王圈套，以致我大秦公主也沦 为这韩国奸细之妻 ……

秦 王 吕不韦!

公 主 王兄，昕娆自知有欺君之罪，不可饶恕。只求大王万 不可降罪于郑国。王兄，如若郑国要做出奸细之事， 我大秦方圆千里之地，早已变成一片汪泽了!当初， 若无郑国冒死献策，哪有今日灌田大渠?大秦何能 国富民强! ……郑国他才高智远，是难得的贤能仁 义之士。昕娆与郑国夫妻一场，也算昕娆今生有幸 ……夫君哪，为妻我不能与你白头偕老了!(突然从

怀中抽出利刃，刺向腹部) 郑 国 夫人，夫人哪!(扶起公主) 秦 王 (情不自禁地)昕娆表妹!

公 主 (艰难地从衣内取出月符交于郑国)夫君，你，你有负 为妻一片苦心啊 …… (气绝身亡)

郑 国 (顿悟)月符!(扑在公主身上)夫人，郑国糊涂，是郑 国害了你呀!

吕不韦 (从郑国手中抢过月符，交于秦王)大王，你看…… 〔秦王接过月符，狠狠摔去。

郑 国 夫人哪 … … (转身对秦王)你，是你杀死了公主!你， 凶手，暴君!

秦 王 (手握宝剑)寡人还要杀了你! 李 斯 大王，万万不可!

郑 国 (望着秦王，不由发出一阵苦涩、酸楚的大笑)哈哈哈 ……秦王啊秦王，你手持利剑，杀气腾腾，可指挥你 手中宝剑之人，却是那阴险狠毒的韩王啊。(又一阵

幽怨、痛楚的大笑)哈哈哈! **秦** **王** 什么?

李 斯 大王，郑国之言有理呀!

**吕不韦** **李斯!**

李 斯 大王，容臣细禀……

郑 国 李大人不必多言。郑国如今已家破人亡，死不足惜。 只是郑国死于韩王之手，死于大渠未竞之时，郑国我 死难瞑目!……想那韩王本是庸碌之辈，“疲秦”之 计不过是韩王苟延残喘之举。强秦灭韩，兼并六国 已成大势，难以逆转。企盼太平，四海为一，这乃是 天道天意!郑国以一水工，能使韩国百姓免除五年 征战之苦，能使秦国黎民摆脱旱魔之灾，足以自慰 了。秦王，动手吧!

秦王(拔剑)好，寡人成全你! 〔侍卫急上。

侍 卫 大王，殿外近千名百姓求见。 秦 王 什么?

侍 卫 百姓得知大王要斩处郑国，都在殿外长跪不起，恳求 大王赦免郑国。

**秦** **王** 反了这些刁民，统统给我处死!

郑 国 (急跪地)秦王，你可将郑国五马分尸，却万万不可殃 及无辜百姓啊!

**秦** **王** (举剑走下宝座)那寡人先杀了你!

**李** **斯** (急忙挡住秦王，跪下)大王，不可中了韩王的离间之 计 啊 。

**秦** **王** 一派胡言!李斯，难道你不怕死?

李 斯 大王，容臣细禀。若微臣所言属妄说遑论，大王再诛

杀李斯不迟。 秦 王 说!

李 斯 (站起)大王想，仲代于将死之际，何以献出灌田图?

何以交出日符?又何以供出郑国藏有月符?如此举 动悖于常理，包藏祸心!韩王自知“疲秦”之计难达 目的，故而有意暴露郑国身份，欲借大王之手剪除郑 国，阻挠引泾工程，此其一。郑国虽为韩王所遣，行 的却是水工之实，业绩卓著,众目所睹，并未有丝毫 危及大秦军政的越轨之举。诛杀郑国，究竟对谁有 利?望大王明鉴，此其二。引水工程使大秦获万年 之利。郑国因此而深得大王器重，又深受百姓爱戴。 诛杀郑国必使民怨四起。大王，得民心者得天下啊! 望大王三思，此其三。引泾注洛工程尚未竣工，诛杀 郑国，必使工程功亏一匮!这不正中了韩王的离间 之计吗?大王，臣已言毕，望大王圣裁!

吕不韦 李斯，你口出谗言，蛊惑人心!大王，斩处郑国决不 可更改，姑息养奸，后患无穷!

〔秦王手持宝剑，思绪不定。 吕不韦 大王，不可优柔寡断 ……

秦 王 (渐渐将目光转向郑国)郑国，你为何不恳求寡人?

郑 国 郑国已在斧砧之上，但求速死。若说恳求，只求秦王

能将郑国遗体葬于那引水大渠的滔滔洪流之中，郑 国死而无憾。

**吕不韦** (迫不及待地)来人哪，将郑国押于殿外，处以腰斩!

李 斯 (爆发地)慢!……吕相国，圣殿之上，你可知还有大 王?

**吕不韦** 你!老臣自有道理。来人。

〔秦王一转身，随一声怒吼：“大胆!”挥剑砍下龙案一 角。

众 人 (大惊)大王!

秦 王 (背对郑国)郑国听令，寡人命你如期完成引泾注洛 工程，若有懈怠延误，就地处斩，退下!(剑入鞘)

〔在全场静默中，郑国神色怅然，缓缓走下。

**吕不韦** (愤愤然)大王……你，你这是自乱朝纲，自毁社稷! 大秦法将不法，国将不国啦!

秦 王 住嘴!吕不韦，你身为相国，可知何为君王?独掌国 权称为王、决策社稷利害称为王、手持生死大权称为 王!而你，却时时包揽寡人王权而独行其事，寡人岂 能容你!

吕不韦 (痛苦万状，走至台中直直跪下)先王啊，老臣有愧于 先王重托!先王在天之灵有知，老臣为保守大秦功 业威势，成就先王未竟之大业，吕不韦我穷尽毕生心 血啊。而今，这一切将付之东海，大秦六世社稷宗庙 必将毁于竖子手中啊!

秦 王 (怒喝)吕不韦，你居功自恃，目无寡人，罪该处斩! 只是寡人念你为先王老臣才免你不死。今日，寡人 罢去你宰相之职，回你洛阳封地去吧。

**吕不韦** (仰天长叹)先王，先王啊!(踉跄下)

**秦** **王** 日后如有似吕不韦敢于冒犯寡人者，诛灭九族，决不 轻赦!退朝。

〔侍卫急上。

侍 卫 大王，郑国投河自尽了。 秦 王 什么?

**侍** **卫** 郑国投河自尽! **秦** **王** 火速起驾!

〔切光。暗转。

〔灯光复明。河边高坡石阶处。涛声可闻。

〔郑国半卧在一老人臂弯中。众村民簇拥在侧。 众 人 郑大人，郑大人!

村民甲 快看，郑大人醒过来了，郑大人醒过来了。 老 妇 苍天有眼哪 ……

〔一少女提瓦罐匆匆跑上。

少 女 爹……爹，姜汤好了，快给郑大人喝吧。 老 妇 郑大人，快趁热喝……好点了吧?

郑 国 好多了。

老 妇 郑大人，你不该走这一步啊。

〔幕后声：“大王驾到!”秦王、李斯上。 众 人 (跪拜)下民叩见大王。

秦 王 平身平身。(急匆匆赶到郑国面前，上下打量) **李** **斯** 郑统领，你有负大王厚望啊。

**秦** **王** 郑国啊，莫非你还记恨寡人，要以死抗旨? **郑** **国** 郑国不敢。

秦 王 哈哈哈……郑国呀郑国，引泾大渠尚未完工，你如何 舍得撒手西去呢?寡人不准!(对众人)你们说是不 是?

众 人 大王圣明。

郑 国 (默默地走上高坡。眼望着河水，心潮起伏)乡亲们， 眼望这泱泱大渠，耳闻滔滔水声，郑国心中有着深沉 的爱，也有那无尽的恨哪!……为这灌田大渠，韩王 斥我为不忠，欲置我于死地；为这灌田大渠，秦王视 我为奸细，也欲将郑国变为刀下之鬼!为这条大渠， 老母辞世郑国未能尽孝；还是为这条大渠啊，蛰女饮 恨投河，公主含冤自尽!……而今，在这茫茫人世，

只余郑国孑然一身。郑国本已无心恋生，我与这大 渠已溶为一体!或许，这滔滔激流便是郑国我当然 的归宿啊。

老 妇 郑大人，百姓们离不开您哪!他们眼睁睁盼着你引 来泾河之水；盼着那碱地荒滩变成淌油的良田啊。

秦 王 郑统领，寡人指望这灌田大渠富国强兵、 一统四海， 使天下百姓从此免受诸侯混战之苦!

郑 国 (激动地)郑国愿与乡亲们同心戮力，让这灌田大渠 横卧于华夏大地，滋润炎黄万代子孙!

秦 王 待引泾工程大功告成，寡人将命名这大渠为——“郑 国渠”!

众 人 “郑——国——渠!”

〔天幕现出“郑国渠”三个字。郑国站于高坡之上，极 目远眺。众人面对郑国，深情仰望。

〔合唱声渐强。大幕在歌声中落下。

**——剧** **终**

**可口可笑**

王景愚

人 物 表

张经理——名峻峰，怡香食品店经理，50多岁。 马 婷——女，怡香食品店售货员，25岁。

田 婶——女，食品管理局田副局长的老伴，60岁。 岳 梅——女，怡香食品店仓库保管员，26岁。

梁小军——清凉汽水厂化验员，28岁。

田副局长一食品管理局副局长，60多岁。 杨大龙——怡香食品店汽车司机，27岁。

郝春发——梨花沟果林队采购员，二道贩子，50岁。

张师傅——怡香食品店值夜班的老工人，张经理的 二叔，60多岁。

刘兰香——张经理之妻，48岁。

顾厂长——清凉汽水厂厂长，40多岁。

**第** **一** **幕**

〔一九八一年初夏。

〔我国北方某大城市。繁华的大街上传来轻快的乐 曲，夹杂着喧闹的人声、汽车鸣笛声 ……

〔灯亮。大幕是 一 幅巨大的商业广告牌。色彩斑斓 的广告牌上，画着一瓶紫红色的汽水，横写着醒目大 字：“咖啡汽水”。

〔幕启：舞台一角露出尚未开亮的霓虹灯，银白的线 条组成五个美术字：“怡香食品店”。

〔怡香食品店的经理办公室。室内有沙发、茶几和办 公桌、椅。办公桌上放着三台电话机、算盘、报表、玻 璃杯、暖水瓶等。

〔办公桌旁放着一个荆条编的大水果筐。

〔乐曲声渐弱。张经理 一 手抓着头皮， 一 手拨拉算 盘，算盘珠发出劈劈啪啪清脆的响声。

〔电话铃响。

张经理 (接电话)喂……是怡香食品店……我就是张峻 峰……什么?那批咖啡汽水已经给你们送去了。 ……放心吧，这种汽水是最新产品，可以说是八十年 代最佳饮料 … … 我保你赚钱!好，好 … … (放下话

筒)

〔另一台电话铃响。

张经理 (接电话，眉飞色舞地)啊!——我听出来了，你是华 光百货公司的侯主任……谢啦，谢啦!那批货我收 到了，这次你老兄给弄来的“飞鸽”加重不错呀，质量 没说的!……好说，好说……哈哈……

〔售货员马婷拿着一瓶紫红色的汽水，气呼呼急上。 见张经理打电话，站在一旁。

张经理 (对话筒)你老兄可真有两下子 …… **马** **婷** (小声地)经理!

张经理 ( 向马婷摆手，仍对话筒)放心吧，往后有事你找 我……我还断不了麻烦你……哎呀，侯主任，哪儿的

话呢……好，再见!(放下放筒) 马 婷 张经理 … …

〔张经理不理马婷，又去拨拉算盘。 马 婷 (大声地)张经理!

张经理 (吓了一跳)怎么啦?

马 婷 (把汽水瓶往桌上一放)这种咖啡汽水我没法儿卖!

张经理 这么好的汽水没法卖?这是上等饮料，最新产 品……

马 婷 您把这种咖啡汽水吹得神乎其神，什么呱呱叫、呱呱

叫，我刚卖了二十多瓶，顾客就嚷嚷开了。人家有意 见 。

**张经理** 有意见?那是你服务态度不好。

**马** **婷** 不是服务态度问题，顾客喝了有异常反应。 **张经理** 什么异常反应?

马 婷 有的喝了一个劲儿地打嗝!

**张经理** 不打嗝叫汽水吗?

**马** **婷** 不是一般地打，是打起来没完没了!还有的顾客喝 了咳嗽，打嚏喷!

**张经理** 那……你怎么说呢?

**马** **婷** 我说这种汽水有毛病。

**张经理** 哎呀!马婷，怎么能说有毛病呢?这不是服务态度 不好吗?

**马** **婷** 我态度不好?您到前边卖会儿就知道了 ……

**张经理** 我卖?行啊!比如我是售货员，你是买主儿，咱试 试。我现在卖汽水啦!首先，售货员往柜台上一站， 就得满面笑容，嘴角朝上，和蔼可亲，两眼有神，(学 着女售货员的声音做示范)同志，您来瓶咖啡汽水喝 吧，您尝尝，我给您打开……

**马** **婷** (以顾客身份)这汽水我喝了打嗝!

**张经理** 哎呀!您这位同志真有意思，喝汽水哪有不打嗝的? 不打嗝叫什么汽水呀!那是酸梅汤……那是红果落 儿 ……

**马** **婷** 我打起来没完!

张经理 (女声女气地)瞧您说的，多打几个嗝怕什么呀，这汽 水三毛钱一瓶，就算您打三十个嗝，一个嗝才合一分 钱，多便宜啊!

**马** **婷** 我喝了咳嗽!

**张经理** 咳嗽?咳嗽好哇。您噪子眼堵得慌，咳嗽几声，不就 痛快了吗?

**马** **婷** (越听越生气)我喝了打嚏喷!

**张经理** 打嚏喷?……打嚏喷多好哇。它……它是……这种 汽水里配有贵重药材，当您觉得心里憋得慌的时候，

打几个嚏喷马上就阳气上升、浊气下降，您不就舒服 了吗?您不就心情愉快了吗?您再接着打俩……嘻 嘻……

**马** **婷** 我就这么嬉皮笑脸地哄弄人呐?

**张经理** 怎么能说是哄弄人，服务态度要好嘛!

**马** **婷** 不是服务态度问题。这批汽水质量不合格，我有意

见!

**张经理** (把眼一瞪)有意见年终总结的时候再提。前边卖汽 水去!

**马** **婷** 经理，你不说这汽水呱呱叫吗?你喝!你喝!

〔田婶拿着一瓶咖啡汽水与岳梅上。

岳 梅(蛮横地)唉，唉，我说你呐!你怎么跑到我们商店后 边乱转悠，买东西前边排队去!

田 婶 (咳嗽不止)咳咳咳 … … 我得找你们张经理反映反 映，我一个劲儿咳嗽，咳咳咳……

岳 梅 咳嗽?往医院挂号去，跑我们这来干吗?

田 婶 我不到你们这儿来，我还不咳嗽呢，咳咳咳……(走 进办公室)

**张经理** (立即迎上去)哎呀!这不是田婶吗?大驾光临，您 有什么事?

田 婶 我说老张啊，你们卖这样的汽水不嫌缺德吗?我本 来是出来买梨给老田治咳嗽的，可喝了一口这种汽 水，我也咳嗽了，咳咳咳……

**马** **婷** 张经理，您瞧，这是怎么回事?

**张经理** 我说田婶，您上街买东西，要是渴了，到我办公室来， 我给您沏杯杭州龙井，您这么大岁数儿喝哪门子汽 水呀?

**田** **婶** 咳咳咳……我带着我那外孙女出来买梨，到了你们 商店，售货员说没有梨，这工夫……咳咳咳，我那外 孙女看见汽水了，非要来一瓶儿，她一口下去，站在 那儿直翻白眼儿，不住地打嗝。现在还在前边打嗝 呢!我就纳闷，喝汽水怎么会这样呢?我就尝了一 口，这一下可把我呛着了，有一股子气儿往嗓子眼儿 里钻，我就咳咳咳……

**岳** **梅** (拉张经理到一边)经理，这位老太太是谁呀?

**张经理** (小声地)是咱们顶头上司、食品管理局田副局长的

老伴儿!

岳 梅 啊!(马上改变态度，亲热地走到田婶跟前)田婶呀， 这是怎么说的……您快坐下歇歇腿儿。喝汽水能叫 人咳嗽、打嗝，这事怪啦，我尝尝。(拿过田婶手里的 瓶子，喝了一口，登时两眼发直，打起嗝来)咯——— 咯 —

**田** **婶** 老张，你看见了没有，你不信，你试试!

**张经理** 我喝了一点事都没有。 **田** **婶** (递过瓶子)你试试嘛。 **马** **婷** 对，经理试试!

**张经理** 我……(无奈地接过瓶子，把汽水倒在玻璃杯里，喝 了一 口)你们看，我喝了没事吧!(微笑着，泰然不 动 )

**马** **婷** 噫?张经理喝了怎么没事呢?我试试。(拿过杯子

喝了一口，紧闭双眼，开始咳嗽)咳咳咳……

〔这时只见，田婶和马婷：“咳咳咳 …… ” 岳梅：“咯——咯—— ”

张经理 诸位，不要紧张，这可能是……啊，不要紧，一会儿就

过去。大家对这种新产品还不习惯，喝习惯了就好 了。你们看，我就没有什么反应。打个比方吧，北京 人喝豆汁，头一次喝觉着像刷锅水，可喝常了呢，就 上瘾了，喝不着还怪想它的呢。(也感到有一股气体 在胸腔中顶撞，要打嗝，但使劲憋住了)

**田** **婶** 你可越说越不象话了。这都是你们上级头头脑脑的

把关不严，我得给老田提意见!(拿着瓶子要走)

张经理 (急忙拦住，把瓶子拿回来)田婶，这么点事何必惊动

田副局长呢!(又要打嗝，使劲憋住)岳……岳梅，马 婷，快告诉前边，这种汽水不要再卖了!

**马** **婷** (自语)田副局长 …… (下)

〔岳梅打着嗝下。

**张经理** (把田婶拉到一边，悄悄地)田婶，您刚才不是说要买 梨吗?

田 婶 是啊，买梨给老田治咳嗽。我找到了一个偏方，说一 天吃三个煮梨，一个月一个疗程，连着吃三个月，说 是能除根儿。可这月份，鸭梨不好买呀。

张经理 您赶巧了，我们正要进一批鸭梨，您看看。(从空筐 里拿出剩下的三个梨)这梨成色多好!(气体仍在胸 腔中顶撞，又要打嗝，使劲憋住)

**田** **婶** 敢情不错。你们什么时候卖?

**张经理** 等梨运来了，我告诉您个信儿。(把梨放回空筐里) 田婶，这样吧，回头我派人把梨给您送家去。我知 道，副局长有咳嗽气喘的老毛病，我这心里老惦记 着，所以呢，梨来了先照顾病号。

田 婶 老张啊，你要送梨，可别叫我们那个倔老头子知道， 他说这就叫走后门儿，他可不许我这么买东西。

张经理 这怎么叫走后门儿呢?回头我们把梨从前门儿给您 送去。 … … 田婶，我看您回家以后就别跟田副局长 提起咖啡汽水的事了，往后我们不卖就是了。

**田** **婶** 对了老田今天晚上在局里开会，你要送梨呀，就今天 晚上合适。咱可有言在先，该多少钱给多少钱。

**张经理** 好说，好说。

**田** **婶** 你要见着老田，也甭提我到这儿来过。 **张经理** 您 放 心 。

〔田婶下。

〔到这时，张经理才伸长脖子，张开嘴巴“咯———”地 一声长鸣，打了一个大嗝，他如释重负。

〔岳梅急上。

**岳** **梅** (诡秘地)经理，食品管理局的常局长来了! **张经理** 噢?在哪儿?

**岳** **梅** 他的小汽车停在后门门口，他说有事找你，到车上 谈 。

**张经理** 好。(与岳梅匆匆下) 〔马婷上。

马 婷 (目送二人走下，自语)哼，嘀嘀咕咕的，搞些什么名 堂!(思考着，拿起话筒，拨电话。对话筒)喂，清凉 汽水厂化验室吗? … … 我找梁小军 … … 他不在?他 到哪儿去了?

〔清凉汽水厂化验员梁小军走进来，他载着黑边眼 镜，背着绿帆布书包。

**梁小军** (凑到马婷身边)我在这儿呐!

马 婷 ( 一 回头)你 … … 你还露面呀?昨天去找你，你不在 厂里。今天打了两次电话，你还不在，你干什么去

了?

**梁小军** 我正在研究一种新的病菌 …… **马** **婷** 新的病菌?(放下话筒)

**梁小军** 我发现了一种新的病菌!这种病菌在多大倍数的显 微镜下也看不见!可这种病菌正在到处传播、蔓延!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这两天我东奔西跑 ……

马 婷 你还研究新的病菌呢?吹牛!(咄咄逼人，连珠炮一 般地)你们清凉汽水厂生产出这么一种咖啡汽水，硬 说是八十年代最佳饮料。我们这个张经理还要到处 设零售点。可是顾客喝了龇牙咧嘴，咳嗽打嗝，你们 这不是坑人吗?你这个化验员是管干什么的?你平 常说得好听：“我当化验员，就决不让质量有问题的 汽水出厂!”这是不是你说的?你们厂为什么会出这 种坑人的汽水?

**梁小军** 你小声点，别让张经理听见，要保密!

**马** **婷** 还保密呐?

梁小军 你听我说 ……

马 婷 你说，你这个化验员对工作负不负责任?让这样的 汽水出厂，你这个化验员该不该撤职?

梁小军 你听我说，亲爱的 …… 马 婷 谁是你亲爱的!

梁小军 好吧，好吧，我让你说够了，我正需要点时间吃点东 西。(从背包里取出一个饭盒，拿出一个烧饼咬了一 口，坐在空梨筐上，筐盖一翻，他漏进筐里，烧饼扔出 去，头露在外边，四肢在挣扎，怎么也出不来了)我掉 陷阱里了!

〔马婷噗哧一笑，把梁小军拉上来，俩人手拉着手。

马 婷 (嗔怪地)你呀! ……

梁小军 (在地上寻找)我……我的烧饼哪去了? 马 婷 (拾起烧饼)脏了，别吃了。

梁小军 不瞒你说，从早晨到现在，我还没吃饭呢，肚子里直 提抗议!

马 婷 你干什么呐，忙成这样?

梁小军 没告诉你吗，我正在研究一种新的病菌。这种病菌 的传染性还很大，已经形成了一股风!

马 婷 什么风?

梁小军 捞钱的风!现在有些人，心里就惦着捞钱，搞歪门邪 道去捞钱，不顾一切地去捞钱!就拿这批咖啡汽水 来说吧，我们厂里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大部分人不知 道，也没经过化验，就进了商店了!这是怎么档子 事，你清楚吗?

马 婷 不清楚 … …

梁小军 据我调查了解，不光你们商店卖，小雪花冷饮部也 卖，那么,你们张经理和我们顾厂长是怎么捏估的，

你清楚吗? 马 婷 不清楚……

梁小军 食品管理局是哪位领导批准上市的?你清楚吗? 马 婷 不清楚 ……

梁小军 咱们就是得把这些问题调查清楚!(气愤地)我要向 食品管理局揭发他们的问题!

马 婷 (突然亲了一下梁小军)你真好!

梁小军 我已经到食品管理局去过一趟了，今天我还得去! (转身要走)

马 婷 别忙，你忘了明天是什么日子吗?星期几?

**梁小军** 星期二。 **马** **婷** 什 么?

**梁小军** 星期三……四……五?我忙糊涂了。

马 婷 (提醒)星期天!……我们订好了星期天要干什么来 着?

**梁小军** (发怔)干什么?……啊，划船。

**马** **婷** (伤心地)什么划船呐?你呀，全忘了!前些日子不 就订好了，星期天到我们家，我妈妈要看看你。

梁小军 (忽然想起)对!对!伯母要跟我见见面———哎呀， 我怎么给忘了呢?

马 婷 小军，这可是头一回见面，很重要。你也得稍微注意 一下外表，瞧瞧你现在这副模样……这可不行，你赶

快去洗洗澡，理理发，换上一身干净衣服。 梁小军 可是这批咖啡汽水的事 ……

马 婷 你这个人呐，就是死心眼，傻认真!这件事一时半会 儿、一天两天能调查清楚吗?过了明天再说，赶快去 洗澡、理发。

梁小军 对，洗澡、理发。(往外走，又返回)你说这样的汽水 能出厂，食品管理局要没人给他们撑腰，他们有这么 大的胆子吗?

**马** **婷** 行啦，回头再说吧，你先去洗澡。

梁小军 对，洗澡。(往外走，又返回)你说那位田副局长，跟

他们是不是一条线上的? 马 婷 行啦，你先去理发吧。

梁小军 对，理发。(往外走，又返回)你说…… 马 婷 (急了)你还有完没完?

梁小军 对，对，洗澡、理发、换换衣服。

〔外边传来岳梅的声音：“田副局长，请您到办公室 坐!"

**梁小军** 田副局长来了。

**马** **婷**告诉你，对这位副局长咱还不太摸底，你可别乱说! 〔岳梅陪着田副局长上。田副局长是一个十分精明 的老头儿，穿着朴素，目光炯炯，有时咳嗽两声。

〔马婷拉梁小军躲在一边。

**岳** **梅** 副局长，那次召开食品行业的大会，我听过您作报告 印象太深了，您讲得真棒，真受教育，真受鼓舞……

**田副局长** 你还记得我讲的什么呀?

**岳** **梅** 记得。开头那段就不用说了，中间那一段讲得特 别……特别带劲儿……最后一段 ……

**田副局长** 最后一段我讲了什么?

**岳** **梅** 最后一段……反正特别……嘿嘿，特别精彩!(尴尬 地)嘿嘿 … …

**田副局长** 好啦，你们张经理呢?

**岳** **梅** 他刚出去，我给您找找去!(急忙跑下)

〔梁小军、马婷站在一旁，有点手足无措，一时不知说 什么,低声商量着。

**田副局长** 那二位在那儿叨咕什么呐?……啊，我要没记错 的话，你是售货员马婷!

**马** **婷** **对**!

**田副局长** 你呢?

**梁小军** 我是清凉汽水厂的化验员，叫梁小军。

**田副局长** 梁小军!我正找你——哎呀，我来的不是时候，二 位正在这儿谈话，打扰了。

**梁小军** 不，不，没关系，您来的正好，我正要到局里去找您，

我想问问您……

**马** **婷** (急拦住)他……想问问您往哪理发不排队? **梁小军** 不是，我想问问您……

**马** **婷** (又拦住)他想问问您到哪洗澡方便?(悄悄推梁小 军快走)

**梁小军** 我……我不问了。(向门口走去)

**田副局长** 回来，回来，我还要问问你呐。(从桌上拿起一瓶 咖啡汽水)这就是你们厂生产的汽水吗?

**梁小军** 对 。

**田副局长** 我听说顾客喝了有异常反应，是吗?

**梁小军** 顾客喝了有的咳嗽，有的打嗝，还有的打嚏喷。我喝 了就打嚏喷，不信，您看!(拿过汽水，喝了一口，不 一会儿，开始打嚏喷)啊——提!啊——-提!田副局 长，您看灵不灵?所以我管这种汽水叫“嚏喷灵”!

**田副局长** 你这个化验员管干什么的?不灵就不让出厂，是 吗?

**梁小军** 不!这批汽水没经过化验就出厂了，顾厂长瞒着我 们干的。

**田副局长** 瞒着你们干的?

**梁小军** 他找了十几个工人，加了五个夜班，生产了大概有那

么几万瓶汽水 …… **田副局长** 几万瓶呀?

**梁小军** 大概有那么几万瓶。他许了愿，说加班生产咖啡汽

水的工人，能多拿五十块钱奖金…… **田副局长** 你拿了多少奖金?

**梁小军** 我怎么能拿这种奖金!我这是听汽水车间小裘同志 告诉我的!这种汽水由我们厂生产，由“怡香”代销，

据我掌握的情况是，这批汽水在我们厂里可能没上 账!

**马** **婷** 在我们商店，说是代销，在账上可能也不太清楚! **梁小军** 所以说，这大概是一批黑货!

**马** **婷** 到了我们这儿卖三毛一瓶!

**梁小军** 这种汽水成本最多一毛，他们这是牟取暴利!还有， 顾客喝了有异常反应，质量不合格，他们这是欺骗群 众!您说，这种情况，我们能不管吗?

**田副局长** 当然应该管!

梁小军 管?没那么简单!——前天，我找顾厂长提了意见， 他一听火冒三丈，跟我拍桌子瞪眼，硬说这批汽水是 计划之内的，是上级批准的!接着又来软的，拍打我 肩膀，说：“小梁啊，生产上的事你少多嘴多舌，你化 验工作搞得不错嘛，这个月我多发给你五十块钱奖 金!"

**马** **婷** 这是想拿钞票蒙住你眼睛，这种钱不能要!

**梁小军** 当然不能要。我为了把问题调查清楚，昨天我就到 了食品管理局，找到了……

〔马婷偷偷地拉了拉梁小军的衣襟，暗示他不要再说 下去了。

〔梁小军回过头，与马婷悄悄商量。

**田副局长** 我说二位，别像鸟似的在那儿小声“啾啾”,有话大 声说，你到局里找了谁?

**梁小军** 找了 ……找了食品管理局的一号人物——常局长! **田副局长** 他怎么说呀?

**梁小军** 他哼啊的，叫我搞好本职工作，少管闲事!我碰了个 橡皮钉子!

**田副局长** 应该搞好本职工作嘛!

**梁小军** 谁没搞好本职工作呀?现在有些人呐，就像那大肠 杆菌似的，你搭着我、我连着你，上上下下、拉拉扯 扯，合着伙的去捞钱!

田副局长 (心中暗喜，但用话反激梁小军)小梁同志，你反映 的情况很重要。不过，你说张经理和顾厂长搞咖啡 汽水是牟取暴利、欺骗群众，太过分了吧?你是说 “可能”这样、“可能”那样，“大概”是生产了几万瓶、 “大概”是黑货—-到底几万瓶?到底是不是黑货? 我们不能凭着“可能”、“大概”去处理问题呀，没有真 凭实据就这么说人家，在法律上是要负责任的，弄不

好，这叫诬告哇! 〔梁小军语塞。

**田副局长** (呵呵笑道)你们有证据吗?啊?

**梁小军** 证据?……我们可以想办法弄到证据!

**田副局长** 曜，口气倒不小!那好，我等着你的证据! **梁小军** 不拿到证据，我就不再找您!

**田副局长** (呵呵大笑一阵，然后伸出一只手)小伙子，这可是

你说的，咱们一言为定! 梁小军 一 言为定!

〔“啪”的一声，二人击掌。

**田副局长** 那好，我到门市部去看看!(微笑着，下)

梁小军 这个老头!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还没“化验”清 楚 ……

马 婷 小军，你呀!答应得挺痛快，给自个出了个难题儿! 调查他们的问题不那么容易，张经理搞的那些名堂， 咱光看得见皮儿，看不见馅儿。

**梁小军** 就是要把馅剥出来!

**马** **婷** 你拿它当饺子啦，馅一掰就出来?他们的馅在那儿!

(用手一指)

**梁小军** 那是什么地方?

**马** **婷** 仓库! **梁小军** 仓库?

**马** **婷** 对，那是我们张经理真正的办公室，好多“猫儿腻”的 事儿都是在那里边捏咕的。

**梁小军** 这么说，要揭开他们“生财有道”的秘密，就非得进到 仓库里蹲上几天不可。

**马** **婷** 我早就想到仓库里看看，可我进不去! **梁小军** 我进去!

马 婷 怎么进?你没看见，仓库大门上写着一道禁令：“库 房重地，闲人免进”!那里戒备禁严，不是他们那伙 的，谁也进不去。

**梁小军** 库房钥匙掌握在谁手里?

**马** **婷** 掌握在张经理最信得过的两个人手里：一个是仓库 保管员岳梅， 一个是张经理的二叔——值夜班的张 师傅。

**梁小军** 这么说，要拿到证据，就得进入这个秘密据点!我得 想法儿进去!

**马** **婷** 瞧你这傻认真的劲儿!

**梁小军**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马** **婷** 你认真，那也进不了仓库，除非你变成一筐大鸭梨， 把你抬进去!

**梁小军** 变成一筐大鸭梨 …… (得到启发，计上心头，立即跑 到空梨筐跟前)变成 一 筐大鸭梨……(说着，钻进筐

里)

**马** **婷** 出来!出来!(把梁小军拉出来)你先坐在这儿，反

正我也下班了，我现在就去换衣服，我送你到理发 馆!(转身急下)

〔梁小军看看空筐，又望望仓库，站起身来，又钻进梨

筐。他自己盖好了筐盖，从里边拉紧了草绳。 〔 马 婷 上 。

**马** **婷** (寻找着)小军!小军!

〔梁小军在筐里应道：“哎!” **马** **婷** 你……快出来!快出来!

〔正这时，门外传来张经理的声音：“田副局长，请 进!”话音未落，张经理陪田副局长上。

〔马婷站在梨筐前，眨动着水灵灵的眼睛，思索着守 在这里还是离开。

**张经理** 马婷，愣着干什么?赶快给田副局长沏茶。

**田副局长** 不用了，不用了，我喝这个。(要拿桌上的那杯咖 啡汽水)

**张经理** (急忙把汽水杯子放在一边)您别喝这个，您尝尝新 从杭州运到的龙井。

〔马婷送上茶。张经理把茶杯放在田副局长身边。 〔马婷踌躇有顷，瞟了一眼梨筐，下。

**张经理** 副局长，您这么忙，还抽空到基层来关心我们的工

作，我这心里热乎乎的。

**田副局长** 我这心里也热乎乎的，我还是喝点汽水凉快凉快 吧!(把茶杯推过去，要拿汽水杯子)

**张经理** (急忙按住汽水杯子)我的老领导哇，这玩意儿甜巴 噜索的，它糊噪子。您又有个咳嗽的老病儿，还是喝

点热茶吧!(下意识地把汽水杯子推过去)喝茶，喝 茶。(低点一看，茶在自己身边)错了，错了!(把汽 水杯子急忙拿回来，把茶杯推过去)

田副局长 (微微一笑，咳嗽两声)天热了，市场上需要大量的 冷饮。你们要早点抓一抓汽水的供应问题，别到了 七、八月份，汽水脱销哇。(又伸手去拿汽水杯子)

张经理 (把汽水杯子抓在手里)您放心，我们要千方百计地 保证清凉饮料的供应。我在您领导下工作这么多年 了，学习到了什么呢?就是要学习您全心全意为群 众服务、对顾客高度负责的好作风!

**田副局长** 跟哪家汽水厂订货了?

**张经理** 跟清凉汽水厂。对了，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家汽 水厂正在试制一种高级饮料，高级!比这种咖啡汽 水胜强百倍，那才是旅游时难得的解渴佳品，消暑时 必备的上等饮料，一旦试制成功，我们马上向局领导 报喜!〔商店附近汽车鸣笛。岳梅喊声：“鸭梨来了， 快卸车呀!”接着是一片嘈杂的人声、卸车声。

**张经理** 田副局长，鸭梨运到了!

**田副局长** 噢，这月份能弄到鸭梨，老张，你真有办法!

〔司机杨大龙上。他留着鬓角，穿着花格衬衫，小喇 叭裤，臂上搭着蓝色劳动布的上衣。

杨大龙 经理，五千斤鸭梨运到了。那个梨花沟的郝春发真 是个“蘑菇”,在司机楼里坐在我身旁边，叨叨个没完 没了 ……

**张经理** (忙打断)大龙，知道了，你先去卸车。 **杨大龙** 经理，那个郝蘑菇来了。(下)

〔梨花沟果林队的采购员郝春发上。他穿一身崭新

的、见棱见角的针织弹力呢制服，手腕上挂着一个与 他极不协调的皮革文件包，另一手提个大型塑料袋， 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北山区的口音。

郝春发 我说张经理呀，我郝春发对得起你不?这批大鸭梨 按时运到了!(一伸胳膊，露出金壳金带的手表)五 点以前!

**张经理** 老郝同志，你辛苦了!

**郝春发** 这五千斤大鸭梨儿， 一个一个的金疙瘩!春节那阵 子，城里多少商店找到我们梨花沟，我们就是没卖给 他们，为啥呀?留给你啦——张经理!麦秋的日子 口，你们商店上这样的货，赚钱去啵!

**张经理** 对，没说的，老关系户了嘛。

**郝春发** 咋样?咱郝春发办事丁是丁，卯是卯，讲信用不? **张经理** 讲，讲……

郝春发 这回呀就看你的啦!你咋不吭声呀?……对咧，在 半道上碰见河滩公社往城里运活鱼，我可没饶了他 们，我给你弄了几条鲫鱼，刚才还拨啷呢!(一举塑 料口袋)让家里人尝个鲜儿啵!咋样?今儿晚上咱 们开一顿儿去，老地方……

(张经理向郝春发努嘴，示意有上级在场。

**郝春发** (误会了，走到田副局长跟前)走吧，都不是外人， 一

块儿去吧?

**田副局长** 往哪去呀? **郝春发** 宴宾楼 ……

**张经理** 老郝!别搞吃吃喝喝这套好不好!(使劲把郝春发

拉到身边，小声地)你瞎答个什么呀，我的“二 舅”……

**郝春发** 哟!(又走到田副局长面前)二舅哇，你老多会儿来 的?身子骨还硬朗 ……

**张经理** 老郝同志，这……这是我们食品管理局的田副局长! **郝春发** 啊!田副局长!(突然改了调)啊……对，往后还得

靠你老多照应，我送这趟梨呢，完全是为了城乡交 流，工农联盟……活跃市场，发展生产了啵?

张经理 老郝，老郝，你先到外边待会儿，我跟局领导正谈事。 (推郝春发往外走，回头对田副局长)您先坐会儿，我 去看看这批梨。(刚要走，转身把汽水杯子抓在手 里 )

**郝春发** (小声地)张经理，你托我办的那件事，有眉目啦，你

等着好消息吧 …… (比比划划地与张经理下) 〔田副局长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冷冷一笑。 〔值夜班的张师傅出现在窗口。

**田副局长** 老张头!我正要找你。 **张师傅** 副局长!

**田副局长** 这么早就来上夜班了? **张师傅** 早点来心里安生。

**田副局长** 快进来!(思考着)

〔张师傅进屋。田副局长拉着张师傅的手坐在沙发 上，刚要谈话，见张经理匆匆返回，于是，话头一转， 语带双关。

**田副局长** 老张头，值夜班还顶得住吧? **张师傅** 还行，站岗放哨呗。

**田副局长** 眼神儿还好使吗?

**张师傅** 看得见，可又看不太真着。 **田副局长** 耳朵还灵吗?

**张师傅** 听得见，可又听不太清楚。 **田副局长** 走道呢?

**张师傅** 够呛，磕磕绊绊的。

**田副局长** (拍着张师傅肩膀)好吧，多留点神! **张经理** (对张师傅)听见了吗，多留点神!

**张师傅** 好哩!

**田副局长** 你们忙吧，我晚上还有事，先走了，改日再谈。张

峻峰，记住，汽水的供应要抓紧。 **张经理** 您放心!您慢慢走!

〔二人送田副局长下。田副局长的声音： “不用送了!”

(张经理赶回室内，急忙坐在转椅上拨电话。

张经理 (右手拿起话筒)喂，喂，清凉汽水厂吗?我找顾厂 长……我是张峻峰。……老顾哇，你们生产的这批 汽水叫什么玩意?太次了!这十万瓶里大概有百分 之六十出了毛病 …… (左边电话铃响，左手拿起话 筒)喂……我就是……我听出来了。你是小雪花冷 饮部的胡经理……什么,拨给你们那批咖啡汽水卖 不，出去?……哎呀，哪位顾客要是一个劲地咳嗽打 嗝，你给做做思想工作嘛……喂，你先等等!(放下 左边话筒，拿起右边话筒)老顾哇，这批汽水要窝在 手里，那就“土地爷掏耳朵—-跹泥”啦!这批汽水 一钱不值，白送都不要，糟透了!……(拿起左边话 筒)胡经理，谁说这批汽水糟透了，告诉你，准能赚 钱!喂，你先等等!(对右边话筒)老顾，可不能因为 我托你办我儿子的事，你就坑我!(对左边话筒)谁 说你坑我，我说你坑他，不不，我说他坑你，不不，我

说你坑他……乱了，乱了!胡经理，我现在就到你那 去一趟。(对右边话筒)老顾，你晚上到我这儿来，咱 还是在仓库碰头，商量商量怎么办! …… (放下两个 话筒，擦汗)

(窗外，人们在卸车，一筐筐鸭梨送进仓。

**张经理** (看了看屋里，向窗外，喊)岳梅，把这个梨筐拿走。 ( 下 )

(岳梅上，走到筐前，用草绳把筐盖扎牢，掂了掂。马 婷走进来，见此情景，怦然心动。

马 婷 岳梅!

岳 梅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马 婷 没，没什么……

岳 梅 (向外喊)张师傅，来帮着抬一筐梨。这筐样品梨放 在这儿，别让关系户给分喽!

马 婷 我也来搭把手。

岳 梅 经理嘱咐过，别人不许进仓库。 〔张师傅上。

**岳** **梅** 张师傅，您抬得动吗?

**张师傅** 瞧你说的，一件八、九十斤，两人还抬不动?(与岳梅 抬筐)嗯!还挺沉!

**岳** **梅** 这是样品梨，个儿大、分量足，您使劲儿! **张师傅** 走!

**岳** **梅** 进仓!(与张师傅把梨筐抬起)

〔马婷又惊又喜，睁大眼睛盯着梨筐。 (灯暗，幕落。

〔音乐起，抬筐的节奏，夹杂着卸车的人声 ……

**第** **二** **幕**

〔当天傍晚。可以看到“怡香食品店”红色的霓虹灯 已经开亮。

〔在仓库里。正面墙上有一扇又高又大的窗子。窗 口安装了一条条防盗的铁栅栏。临街的灯光透过磨 砂玻璃照进来，使仓库里笼罩着一种神秘的光亮。

〔仓库的一边是铁门，进门后，有一张办公桌，上面放 有单据、报表、手电筒以及各种食品，另一边堆积着 满满的货物：各种香烟的大纸箱、塞满糖块的麻袋， 一个个长方形的塑料托中放满咖啡汽水……还有一 处地方，神秘地蒙着帆布。每一排货物之间，有着狭 窄的通道。角落里放着很多水果筐。

〔幕启：音乐渐停。铁门的缝隙射进来一束灯光，正 好照在一堆水果筐上。

〔静静的库房里，响起割草绳的声音。 一个水果筐的 盖打开了，梁小军从筐里探出头来，四顾观望，侧耳 倾听。

梁小军 (悄悄自语)没想到，还真进来了! ……在筐里实在 受不了啦。腿全麻了!(艰难地从筐中出来，踉踉跄 跄地走了几步，坐在一个木箱上，紧咬嘴唇，摇头晃

脑地享受着腿脚麻木的那种非凡的“愉快”!少顷， 他站起来，在仓库中巡视。看见桌上有一杯水，端起 一饮而尽。接着，看到货架上的各种食品)奶油蛋 糕、维福巧克力、苏打饼干 …… (摸了摸肚子——空 中回荡着“咕噜噜，咕噜噜”的响声。于是拿起奶油 蛋糕，刚要吃，又停住，犹豫片刻，最后把蛋糕放回原 处。回过头，看到一箱箱的纸烟)过滤嘴“凤凰”!外 边买不着的好烟，这里可藏着不少。有多少箱呢? (像踏着台阶那样，登上两三层，打开一箱——烟香 扑鼻。又用力移动第二箱，然后移动第三箱。不料 这第三个纸箱竟腾空而起，他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他 一把将箱子抱住，打开一看)空的?!我使那么大劲 儿干吗?(继续发现着仓库里的秘密)啊!市场上的 紧缺商品这里应有尽有! ……那是咖啡汽水……那 是什么?(从高处走下来，撩开帆布，露出崭新的自 行车)食品仓库里存着这么多辆“飞鸽”加重自行车! 真是无奇不有!

〔库房外有人声。梁小军匆匆钻入筐内，盖上盖。

〔铁门开了。岳梅拿着钥匙走进来，开灯，库房大亮。

杨大龙笑嘻嘻地拿着一个新鞋盒子跟上。 **杨大龙** 今天晚上有什么事，经理又把咱叫来?

**岳** **梅** 哼，今天管理局的两位头头儿都来了。常局长把经 理叫出去，在小汽车里跟经理谈事。那位田副局长 到了商店，一会儿在门市部转转，一会儿到办公室问 这问那，谁知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算了，先别管那 些了。你给我买了双什么鞋?像押宝似的，快打开 瞧瞧 。

杨大龙 保你满意，好牛皮、全高跟儿，原价三十二块五，按出 口转内销的价，我十块钱就弄到手了。(打开鞋盒， 拿出一双崭新的高跟皮鞋)怎么样，我这个掌握“方 向盘”的有路子吧?

**岳** **梅** (看鞋，喜上眉梢)式样还不错，就是头还不够尖。

**杨大龙** 行啦，再尖成锥子啦。这是国外最时髦的，你穿上这

双鞋，再配上你那身西服上衣、西服裙儿，咱俩一举 行结婚典礼，(挎上岳梅的胳膊)太够派啦!(哼哼曲 子 )

**岳** **梅** (推开他)边儿去，边儿去!先让我试试鞋。 (刚要试鞋)

〔猛然间张经理一边嚷嚷，一边闯进库房。

**张经理** (呼哧呼哧地朝身后)二叔!拦住她，拦住她!别让 她进来!

**岳** **梅** 哟，这是跟谁打起来了?

〔刘兰香喊叫声：“你哪跑?你就是钻到墙缝里去，我 也把你抠出来!”

〔张师傅拦刘兰香，先后上。

**张师傅** 等等。侄媳妇，这库房重地，可不能随便进去，峻峰

下过这道命令。

**刘兰香** 他那叫瞎掰!敢不让我进去?二叔，你躲开，我要跟 他算账!(冲进来，指着张经理)

拿出来!你给我拿出来! **张经理** 你想算计我呀，没门儿!

**刘兰香** 你要不拿出来，我跟你拼了!(上去要抓张经理)

**张经理** 唉唉；等等。你们老夫老妻的，有多大的事，在家里 翻腾翻腾不就完了吗，跑这儿闹腾什么?

**刘兰香** 在家里翻腾?家里我全翻遍了，也没找着他那个存 折。就在他身上!

张经理 二叔，您现在到家里参观参观!晚饭吃到半截，她把 筷子就扔了，劈通扑通的在屋里翻箱倒柜——闹红 卫兵那年我们也没被抄家，今天晚上她把自己家给 抄了!刘兰香，你给我回去!

**刘兰香** 你给我拿出来!(冲到张经理身边，要搜身)

**张经理** 我可要动手啦! **刘兰香** 你敢!

〔杨大龙上前把二人拉开。

**张师傅** 等等，你们到底为了什么闹得急赤白脸，啊?

**刘兰香** 二叔……(鼻子 一酸，顿时涌出眼泪，抽泣着)怎么跟 您说呢?岳梅、大龙也在这儿。你们也不是外人，你 们给评评理。我那二儿子张小峰不是还在梨花沟公 社吗?— 小峰是我的心头肉哇!我们给他在城里 找了个对象，这个闺女模样别提多俊了，柳叶眉、丹 凤眼、樱桃小口一点点，身材也苗条，走起道来一飘 一飘的……

**张师傅** 别飘啦!侄媳妇，你先说你们为什么打架?

**刘兰香** 对。这个姑娘要是嫁给小峰，头一个条件儿是小峰 得从农村办回来；第二个条件儿是得有六十四条腿 儿。这些家具我们也凑齐了。这还不算，人家还要 一块浪琴牌的坤表，两套毛料子西服，还有，弄不着 “大马哈”,人家坚决不过门儿…… "

**张师傅** 等等，这日子口往哪儿弄“大马哈”鱼去? **杨大龙** 是“雅马哈”牌摩托车吧?

**刘兰香** 对!女方说骑摩托上下班又轻快又方便。这些东西

我托华光百货公司的侯主任给张罗，老侯说今天晚 上能把货弄来。各位算算，添置这些东西没有三、四 千块钱下得来吗?就算这些东西都齐啦，小峰从农 村办不回来，那不是白搭吗?把小峰从农村办回来， 也得花一个大数儿。各位，我们现在可就剩下小峰 这桩心事了。不论金子银子咱也得豁着往外扔!可 这个张峻峰，他这次一个大子儿也不往外掏!他说 等什么汽水钱下来。那得等什么时候去?侯主任 说，那些货快要送上门来啦!

**张经理** 刘兰香，你可不能没良心，老大结婚，我可把家底子

全掏光了!这回呀，该你往外掏啦! **刘兰香** 你拿出来吧!(又要去抓张经理)

张师傅 (拦住)等等，我明白了。是这么回事：你们二小子结 婚要花一笔钱，把二小子办回来又是一笔钱，这些钱 你叫他掏，他呢，大小子结婚的时候掏了钱，所以他 叫你掏，你不掏钱，他也不掏钱，那叫女方掏钱?女 方当然不掏了，那叫谁掏呢!……看你们闹的，钱、 钱、钱!

**刘兰香** 二叔，您就别跟着裹乱了!

**岳** **梅** 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家子的事，您二位谁掏不一样 啊?

刘兰香 岳梅呀，可是不一样!你们经理有钱，背着我，他单 立了个存折。这个存折不知藏在什么地方了，家里 的犄角旮旯都找遍了，也没弄出来呀!张峻峰，你黑 了心啦!

张经理 各位，别光听她一面之词，她背着我也单立了个存 折，我们也不知道她藏在哪儿了!

**刘兰香** (挺身而上)你翻!你查!你搜! **张经理** 你少胡搅蛮缠!

**刘兰香** 胡搅的是你，存折就在你身上，我就要搜搜你!(抓 住张经理要搜身)

(张经理使劲一推，刘兰香紧退数步，坐在椅子上。 刘兰香 救人呐!……他专门欺侮我这老实人呐 … …

〔刘兰香哭闹着，众人上前劝慰。突然她哭声停止， 从椅子上一跳而起，抄起一个铁桶，向张经理的脑袋 打去，只听“当”的一声，张经理捂住脸。这时，人们 能听到“呜……”的响声，当张经理摇摇晃晃地抬起 头、转过脸时，他前额上隆起一个小皮球般的大包。

**杨大龙** 经理!

**张师傅** 峻峰，你说话呀!

**刘兰香** ( 一下心软了，铁桶落地，走到张经理跟前)老张

啊……要紧不要紧?你看我， 一阵儿糊涂，打出了大 包 …… (悔恨地抽泣着)

〔众人扶张经理坐在椅子上。

**张经理** 我不一定行了，我得先走一步了……孩子的喜事儿， 得你多费心了……(解外衣、解衬衣……最后从贴着 肋骨的地方取出一个小塑料袋，又从里边拿出一个 小纸包，打开纸包，露出存折)兰香!交给你……交 给你!

刘兰香 (打开存折，粗粗一看，眉眼间掩不住喜悦，把存折揣 入怀中，又立即收敛笑容，语调十分沉重地)老张啊， 这都怨我 … … 我这是怎么啦?啊?(轻轻打自己的 嘴巴)

**张师傅** 侄媳妇，你就别再打自己啦，快弄他到医院瞧瞧吧!

**张经理** 不用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孩子他妈，你先回去，

把家里收拾收拾，我这儿还有事! **张师傅** 到那屋擦点红药水。

〔众人把张经理扶起，慢慢向外走去。

**张经理** (回过头，偷偷一笑)大龙、岳梅、顾厂长一会儿就来，

商量那批汽水的事，你们留在这儿等他…… 〔刘兰香、张师傅扶张经理下。

〔梁小军打开筐盖，目送张经理等走去。待岳梅、杨 大龙一回身，他又急忙盖上筐盖。

〔岳梅再也忍不住了，捂着嘴哧哧地笑。 **杨大龙** 这 位奶奶，差点给经理开了!

岳 梅 你看见了没有?刚才经理给完了存折，自个咧嘴一 笑 ……

**杨大龙** 怎么回事?快告诉我。

〔岳梅向门外看了看，对杨大龙低声耳语。 **杨大龙** 是吗?

**岳** **梅** 张经理是省油的灯吗?不信你瞧着! **杨大龙** 那可太哏啦!哈哈哈 ……

岳 梅 别笑人家了。你听听，小峰那个对象，要了多少彩 礼，可我呢?

杨大龙 我对你含糊过吗?米黄色儿的家具成套的，三身衣 服毛料的。咱们还旅行结婚，他们行吗?再说，我哪 趟出车，不论大件小件，都给你带一样回来。快试试 这双高跟鞋吧!

〔岳梅把新鞋穿上，来回走了两趟。 **杨大龙** 跟脚吧?

〔话音未落，“咯”地一声，岳梅的高跟鞋，掉了一个后

跟儿。她一瘸一拐地走着。

**岳** **梅** 怎么掉了一个!我怎么穿呐?啊? …… **杨大龙** 这……

(岳梅刚走几步，另外一个跟儿也掉了。 **岳** **梅** 全掉了!这鞋质量太疵毛啦!

**杨大龙** 这……这不是挺好吗?你就凑合着当平底鞋穿吧。 **岳** **梅** 平底鞋有这种式样的吗?我成卓别林啦!大龙，你

净图省钱，弄些处理品哄弄我。(把鞋扔在地上)告 诉你，你跟我来些虚漂的可不行!你不是说要旅行 结婚吗?我要坐火车去，坐飞机回来!

**杨大龙** 岳梅……我看旅行结婚就免了吧。 **岳** **梅** (把眼一瞪)什么?

**杨大龙** 我说有那份钱，不如添个大电冰箱，要不你也来辆摩 托?

**岳** **梅** 这些都要，飞机也坐!

**杨大龙** 我这么一合计，咱手头还缺两千多块钱呐。

**岳** **梅** 告诉你，张经理跟顾厂长一块捏估这批汽水，利钱捞 到手里少不了。这种黑货，你管运，我管藏，咱们也 是豁着小命跟他们一块干的，可是张经理总是不跟 咱们交底，这回呀，咱们也得勒他一下子!

**杨大龙** (听门外)经理来了。

**岳** **梅** ：大龙，咱们就说不干了，给他撂挑子，拿他一把!明 白吗?

**杨大龙** 明白!

〔张经理上，脑门上用橡皮膏粘着一块纱布。 **杨大龙** 经理，还疼不疼?

**张经理** 别提了，别提了。(看了看使他费尽心思的咖啡汽

水)

**岳** **梅** 经理，今天晚上又把我们聚到这儿来，不光加班儿， 还得给您劝架。

**张经理** 加班有加班费，哪回亏待过你们二位?这回汽水要

能鼓捣出去，你们两人这个月的奖金双份的!

**杨大龙** 那也不行，我们快结婚了，得请几天假筹办筹办。 **岳** **梅** 明天我们就不上班了。

**张经理** 这两天正忙，怎么能请假呢?不准!

**杨大龙** 告诉您说，不给假我也得歇班儿，那辆130车得大 修!

**岳** **梅** 人不歇，车还得歇呢!

**张经理** 呵!二位是怎么了，不想干了?拿糖!嘿嘿，这样对 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说吧，你们结婚还差多少条 腿儿?

**杨大龙** 齐啦!

**张经理** 还差点色儿吗?

**岳** **梅** 彩电也有啦!我们就是要请几天假。

**张经理** 不行，这两天忙。

**岳** **梅** 经理，我们这么冒着风险，白天黑夜的干，到了分红 的时候，您拿的是那个“整儿”,我们落的是那个“零 头儿"!

张经理 不能这么说。二位，你们这不是挤兑我向你们交底 吗?告诉你们吧，眼下这十万瓶汽水，进价按一毛一 瓶，卖三毛，净利就两万。要是干成了，这两万块钱 咱来个“五马分肥”!

**岳** **梅** 哪五匹马呀?

**张经理** 我，顾厂长，小雪花冷饮部的胡经理，还有你们俩。

你们俩不是要旅行结婚吗?我给你们一个整数儿! (伸出一个指头)

**杨大龙** 一 万?

**张经理** 一万?再来个二万，你们“满贯”啦，想什么呐? **杨大龙** 我们才落一千。我们这叫匹什么马呀?

**岳** **梅** 您也太不够意思了。要这样，我们现在就回去!大 龙，走!(把钥匙往桌上一扔，转身向外走去)经理， 您自个在这“理”吧!

**张经理** 站住!耍孩子脾气呀!我……我给你们两千，行不 行?

**岳** **梅** 不行。少四千不干!(拉大龙走)

**张经理** 岳梅，岳梅，咱们都是一块干过来的，你们也不能对 我太苛喽。你别听一共是两万块，这里边的开销大 了，我还得到处上供。再则，谁都想多拿点，分到我 这儿的，不给会计小金一份，她能饶我吗?我……我 不需要钱吗?我们那位刘兰香，(一指脑门)你们不 是瞧见了吗?

**杨大龙** 对了，经理，您得给我来份劝架费，要不是我拉着，这

会儿横许得给您准备开追悼会了! **张经理** 大龙，说点吉庆话好不好?

**杨大龙** 行啦，要我说，我们就拿三千五，行了吧! **张经理** 我……好，好，我拗不过你们!

**杨大龙** 您可不能这么说，那个梨花沟的郝磨菇，哪趟进城不 闹个千儿八百的?

**张经理** 那你哪趟出车，不多捞个十块.二十块的?你们知足 吧!大龙啊，想想那些年，你胳臂上套着个红箍，整 天象抽疯似的闹喊什么“砸烂”呐，“造反”呐，“大联

合”,呀……"结果呢?你捞着什么了?哼，弄了一身 臊!嘿嘿，小伙子，如今你跟着我干，没错儿!

**杨大龙** 可也是，可也是!

**岳** **梅** 经理，可咱们老这么折腾，万一出了事，我们俩也吃 不了兜着走!

张经理 害怕了!出什么事呀?我们这算什么?多弄个几千 块，上万块的，哼，我们这是小打小闹!……别人不 说，你们看看我那位邻居——关科长，跑了几趟香 港，说是去订合同，出差费是公家的，可他呢，几趟来 回儿，一下子就抖起来了!详情我说不上来，反正现 在他们家、他妹妹家、他老丈人家已经现代化了!要 什么有什么,一进他屋里，净是些洋家伙。跟人家关 科长比，我们弄这点钱算个屁!(忽然气愤起来，在 仓库里来回踱步)现在嘛，人们都讲实惠了，谁不奔 钱呐!二位，谁不这么干才是傻蛋呢!再说，咱们没 出什么大格嘛!

(岳梅、杨大龙交换了一下眼色。

张经理 我刚才说这批汽水要是卖出去，能赚两万块，可现在 咖啡汽水牌子臭了，顾客不买，上级来人检查，弄不 好，要闹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杨大龙** 怎么办呢?

张经理 我有办法，你们听我的。(看了看表)嗯?顾胖子怎 么还不来……趁这批汽水出了问题， 一会儿顾厂长 来了，咱们敲他一下子，你们就闹着退货，给他点压 力，咱从他那里再挤出点油水!

〔岳梅、杨大龙点头。有人敲库房的门。 **张经理** 他来了，你们都把脸绷起来。

(杨大龙、岳梅绷脸、瞪眼。 **张经理** 进来!

〔顾厂长提着一个手提包上。他面色红润，身体肥 胖。此刻，他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两眼发直。

**顾厂长** 张经理，你说这批汽水可怎么办呢?

**张经理** 麻烦啦，老顾，今天下午常局长来了，把我叫出去，他 告诉我：现在有人在调查咖啡汽水的事。他批准过 咖啡汽水可以卖，现在他变卦了，把批准的条子找回 来，写上“作废”二字!(拿出一纸公文)瞧，他来个一 推六二五!

顾厂长 (顿时怒火中烧)什么?他不管咱了?我那台照相机 算白送他了?那是从香港进口的……这个时候他把 咱甩了，这个兔崽子!

张经理 哎呀，此一时彼一时。有利可图，他托咱一把，一看 汽水出了问题，他马上翻脸不认账，要不这位局长的 外号叫“常变脸”嘛。这个人靠不住了!

**顾厂长** 那怎么办?

**张经理**怎么办?我们只好退货!

|  |  |
| --- | --- |
| **杨大龙** | 对，退货! |
| **岳** **梅** |  |
| **顾厂长** | (马上软下来)别，别退货呀!要真的退了货，你们落 不着钱，我那边的窟窿怎么补?那些加班生产汽水 的工人的奖金怎么发?我求求您了，张经理 …… |
| **张经理** | 你求也没用，(抖着那张退回来的批条)这个厉害! |
| **顾厂长** | 这个事太让人发愁了，您看我愁得都瘦啦! |
| **张经理** | 你够胖的了，瘦点好! |
| **顾厂长** | 你……(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要这么说，咱交情可就 |

掰了。你儿子张小峰就是从农村办回来，我们汽水 厂也不管安排了!

张经理 呵!你不管安排，不要紧。不瞒你说，开关厂、针织 厂、运输公司都是我们“怡香”的老关系户了，我们小 峰还怕没个落脚的地方吗?你要这么说，这批汽水

退定啦!

**杨大龙** 退掉算了!

顾厂长 经理，经理!(又软下来，满脸赔笑)别认真呐，刚才 我说的话算放屁了……我们厂缺个采购员，就等着 小峰呐。将来小峰回城里办喜事，我早就说要随个 份子，今天我带来了，(从提包里拿出一台收录音机) 经理，您可别看不上眼，嘿嘿，两喇叭、立体声的…… (把收录音机摆在张经理面前)

〔张经理不语，向岳梅，杨大龙示意。

岳 梅 经理，叫我说呢，你们二位是老交情了，往后咱们商 店进汽水，还得顾厂长多帮忙，现在遇上点掰扯不开 的事儿，二位好商量嘛!

**杨大龙** 这个录音机，我就替小峰收下了!(把录音机递给张 经理)

张经理 (抱着录音机)老顾哇，咖啡汽水的事真让我为难，我 连走道都在琢磨该怎么办，一没留神，脑袋撞在电线 杆子上了!(一指脑门上的纱布)

**顾厂长** 哟，这是怎么说的!经理，现在还得靠你给想想办

法 。

张经理 办法嘛……老顾，还得走走门路哇。从今天常局长 说话的口气里，我听得出来，他好像叫咱找一找田副 局长。

顾厂长 对呀，田副局长也是你的老上级啦!

张经理 不过，走门路能空着手去吗?人家是老领导啦，明知 道汽水有问题，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装糊涂，这

就得送上一笔“装傻费”。 **顾厂长** “装傻费”?

**张经理** 人家总得为这个事劳心费神吧，这就得送上一笔“操

心费”。

**顾厂长** “操心费”?

**岳** **梅** 还有，张经理到顶头上司那儿烧香拜佛，也得有点 “辛苦费”吧?

**张经理** 别算我，我白跑腿都没关系!

**杨大龙** 顾厂长，您说这些活动经费从哪出? **顾厂长** 只要汽水能卖出去，从利钱里出呗。

**张经理** 那好，以前咱说好的：十万瓶汽水卖出去，分给你利 钱八千元。现在呢，给你五千。

**顾厂长** 什么?才五千?这可有点太 … …

**张经理** 太什么了?为了想办法，我走路撞在电线杆子上，我 花了血的代价!算啦，你要觉得不合算，这批汽水还 是退了吧!

**顾厂长** 别!别!五千就五千，我认了 ……

**张经理** (转为笑脸)老顾，你认便宜吧，不然整个砸在那儿 啦!还告诉你，走门路也不能拿咖啡汽水去碰钉子 了，我还想了个办法，这个办法不光咱们不赔钱，而 且可以转败为胜，转亏为盈，真是逢凶化吉，遇难呈 祥!

**顾厂长** 有什么高招儿，您赶快说。

**张经理** 你们经常看到这张广告吧?(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杨大龙** **张经理** **岳** **梅** **张经理**

**顾厂长** **张经理** **杨大龙** **岳** **梅** **张经理**

**顾厂长** **杨大龙** **岳** **梅** **张经理** **顾厂长** **杨大龙** **岳** **梅** **张经理** **顾厂长** **张经理**

**顾厂长** **张经理**

展开来)

〔那是一张红地上有一行COCACOLA白字和一条波

浪的“可口可乐”汽水广告。 美国的“可口可乐”!

这种饮料是公认的名牌吧? 畅销全世界!

你们看咱们的咖啡汽水，跟“可口可乐”的颜色，差不

多吧?

太像了!

喝起来，是不是也有点苦辣酸甜、五味俱全的意思? 有点儿!

这次咱们借“可口可乐”一点儿光，咖啡汽水改名了



叫什么?

叫——“可口可笑”! “可口可笑”?

怎么着，许他们“乐”,就不许咱们笑哇? 好主意。给咖啡汽水来个改头换面!

不要再提咖啡汽水了，从现在起，咖啡汽水已经不存 在了!而“可口可笑”很快要以崭新的面貌问世!

这是不是有点儿 ……

有点什么?骗人吗?哼，去年夏天，我出差到滨海

市，从百货公司到群众广场，十里长街，卖什么饮料 的没有?真是五花八门，我尝了几瓶，嘿，纯粹扯淡! 那不是骗人?为了什么呢?为了抓钱!

**顾厂长** 咱可不是骗呐，我们汽水厂的自来水，都是经过紫外 线消毒的!

张经理 对，咱们是货真价实，只不过是换换名字。赶快印刷 一批“可口可笑”的标签，贴在瓶子上。然后趁这阵 子市面上汽水供不应求，多设几个零售点，在各个游 览胜地、各个公园门口一摆，价钱又便宜，那些玩渴 了的主儿，见着“可口可笑”保管他们争先购买，两天 之内就能销售一光。反正是“砂锅捣蒜——一锤子 买卖”!这样一来，汽水出去了，钱也到手了，岂不是 两全其美!

**顾厂长** 人家“可口可乐”喝了不咳嗽不打嚏喷，咱这个“可口 可笑”……

**张经理** 没关系，咱把话讲在明处，我在标签上印上说明，向 广大顾客介绍“可口可笑”的特点。

**顾厂长** 怎么说呢?

**张经理** (拿起笔来措辞儿)“此饮料清凉爽口、生津止渴 …… 入口绵柔、味道醇香…… "

**杨大龙** 成了“五粮液”了。那咳嗽打嗝怎么说呢? **张经理** “能促进腹部运动，帮助消化，清热解毒。” **杨大龙** 成了藿香正气丸了。那打嚏喷呢?

**张经理** 打嚏喷嘛 …… “此饮料另一优点是对中暑和感冒患 者，如头痛、恶心、周身酸痛等症状，皆有显著之疗 效。”

**杨大龙** 那是桑菊感冒片!

张 经 理.大龙，你怎么在这儿起哄啊?你说是不是这样：头 疼、恶心、浑身难受，喝了以后来三嚏喷，马上症状减

轻，心情舒畅! **杨大龙** 有道理!

顾厂长 (喜出望外)老张啊，你真是生财有道，名不虚传。说 不定这种“可口可笑”歪打正着，一下子就成为著名 的药物汽水，往后牌子打响了，我们这个小小的清凉 汽水厂要大发财源，产品畅销全国，打入国际市场!

张经理 “领导世界新潮流，誉满全球!”(摸顾厂长的脑门)老 顾畦，你发烧了吧?还打入国际市场呢，咱能把这十 万瓶汽水卖出去就谢天谢地啦!老弟，“可口可笑” 要上市还不那么容易。

**顾厂长** 咱不说好了走走门路吗?到田副局长那儿，只要老 头批一张条子，就会给“可口可笑”开绿灯啦!

**岳** **梅** 给老头递上“装傻费”、“操心费”!

**张经理** 你年轻啊，那个老头一犯倔，给咱摄回来，不就吹了? **顾厂长** (倒吸一 口凉气)是啊 ……

**岳** **梅** 张经理，官不打送礼的!他倔，我看那是装给别人看 的 。

**张经理** 咱还得讲究点策略，要投其所好!这老头儿闹咳嗽

气喘，咱先给他送一筐好鸭梨去，说是照顾病号，这 样来堵他的嘴。然后咱两人登门拜访，多说点好听 的，他那么大年纪了，能不给咱个人情吗?只要他一 批条子，改天找机会把钱一递，齐啦!

**顾厂长** 那……他要是当时就想尝尝“可口可笑”呢?

**张经理** 让他尝啊!(把顾厂长拉到藏有梁小军的水果筐那 里，小声地)你弄一瓶真的“可口可乐”,倒在咖啡汽

水瓶子里。懂吗?他也不能凭白无故地装傻呀!

**顾厂长** 好主意，咱们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就去找田副局长。

张经理 不忙，印刷厂里你有熟人吗? **顾厂长** 车间主任大贺。

张经理 对，就找他。请他给咱们连夜赶印“可口可笑”的标

签 。

**顾厂长** 还有，区里卫生局要检查汽水，我得找找检验科的老 赵吧?去印刷厂、卫生局，我……我能空着手去吗?

**张经理** 我这儿还有几张王牌”。岳梅，拿出十条过滤嘴“凤 凰”,一家送五条!

〔岳梅拿烟。

**张经理** 怎么样?我们多要点活动经费，没冤你吧? **顾厂长** (接香烟)你怎么会冤我呢!

**张经理** 老顾，你先去印刷厂，然后九点钟，咱俩在田副局长 家的门口见面，不见不散!

**顾厂长** 好!(对大龙)看见了吗，我紧忙合着!(下) **岳** **梅** 这个录音机不错!

**张经理** 二位，嘴严实点，这台录音机……就别告诉刘兰香 啦。

**岳** **梅** **(一撇嘴)哼!**

(张经理嘿嘿笑着，把录音机藏在仓库的角落里。 〔岳梅、杨大龙在小声嘀咕着。

**岳** **梅** 经理，我们也该回去了吧?

**张经理** 回去?正事还没办呐。大龙，开着你那辆130,跟岳

梅一块到田副局长家，送一筐梨去!

〔外边传来郝春发的声音：“张经理在不?”

〔众人望着库房门。此时，梁小军想从筐里出来，但

张经理又转回身，梁小军又悄悄盖好筐盖。 **张经理** 让郝蘑菇进来。

〔岳梅开门。郝春发略带酒意，走道摇摇晃晃，手里 提着个塑料袋上。

**郝春发** (借酒发疯)张经理呀，我说在宴宾楼等你； ……你咋 没去呢?

**张经理** 我家里有事。

**郝春发** 经理，你把我蹲啦!我一个人儿自酌自饮，我叫了六 个菜：烧海参、元宝肉、芙蓉鸡片、狮子头……全剩下 啦!

**杨大龙** 你这不是钱多了烧的吗?

**郝春发** 我……我可是没便宜饭馆子，我给经理带回来了! (一举塑料袋)高级杂烩菜!

**张经理** 都倒在一块儿，这叫什么玩意儿?大龙，你们去准备 车。

〔岳梅、杨大龙下。

郝春发 你叫我晚上到仓库里来，现在没外人，谈谈不?不是 说定了给我弄五箱带把儿的“凤凰”,五辆加重“飞 鸽”……

**张经理** 不行，老郝，眼下上边查得紧，正在风头上，太危险!

**郝春发** 你不说，我不说，管理部门能掐会算咋的?张经理 呀，你可不能像那纸糊的灯笼，经不住上边一阵风!

**张经理** 老郝，我给你弄这批货不容易。自行车我是从华光 百货公司搞来的，这批货你回去一倒手，钞票老鼻子 啦!我知道一辆加重“飞鸽”,你能卖四百多块!

**郝春发** 咱不说好了吗，还像以前那样，给你提成，这个数儿! (把张经理拉到梁小军藏身的筐前)咱图个吉利----

“哥俩好”!(伸出两个手指头) **张经理** 不行。“四喜财”呀!

**郝春发** “三星照”,行了不?

**张经理** “四喜财”!老郝，我为跑你这几辆加重“飞鸽”,在道 上我脑袋撞在电线杆子上了，(一指脑门)容易吗?

“四喜财”!

**郝春发** 我合计合计……中!(一跺脚)就“四喜财”!

**张经理** 我还有个条件，除了五箱“凤凰”、五辆“飞鸽”,外带 五万瓶“可口可笑”。

**郝春发** 啥笑?“哈哈笑儿”?那是啥物件?

**张经理** 一种新型饮料……就是一种上等汽水。(拿过 一 瓶 咖啡汽水给郝春发看)

**郝春发** 咋叫“可口可笑”呢?人们喝了它就咯咯地笑哇?

**张经理** 对。人们喝了它觉得浑身舒服， 一舒服，心里就高 兴，一高兴不就咯咯笑吗?

**郝春发** 这样的货色，我倒卖给谁去呀?

**张经理** 离你们梨花沟二十多里地，不是有个名胜——金佛 寺吗?

郝春发 有，这阵子可忒热闹咧，逛庙的、赶集的，人挤人呐， 连那黄头发蓝眼珠的大老外，都去游山玩水，看那金 色的大肚子弥勒佛!

**张经理** 那不正好吗?人们玩渴了，都喜欢喝“可口可笑”。 这是名牌，我特别照顾你，一咬牙拨出这批汽水，好

让你赚一笔钱!

**郝春发** 中!五万瓶多少钱?

**张经理** 你卖三毛一瓶，我卖给你按批发价——两毛一瓶!

**郝春发** 两毛，五万瓶……一万块。这么一来，我带的钱还不

够呢。

**张经理** 你赶快去凑钱，最好今天夜里就来取货。

**郝春发** 中!不过，这批汽水瓶子我先不退给你，你再给我弄 批糖精、食色儿……

**张经理** 你要糖精、食色儿干吗?

〔郝春发不答，乜斜着眼，微笑。

**张经理** 啊，你想把“可口可笑”卖完了，用空瓶子再做汽水

卖。你可不能瞎鼓捣!

**郝春发** 放心吧，我们梨花沟有的是能人! **张经理** 那五万个空瓶子的押金你得给我。

**郝春发** 算了吧，给你儿子办事的钱，我包啦!新鲜，“哈哈笑

儿”。(酒劲儿又上来了，摇摇晃晃下) 〔岳梅、杨大龙上。

**岳** **梅** (望着郝春发的背影)瞧他那德行，暴发户! **杨大龙** 车准备好了。

张经理 你们挑一筐分量足的梨，给副局长送去，交给他老伴 儿。送回来，大龙再用车接我一下，我要亲自登门， 这叫“先礼后兵”!

〔岳梅、杨大龙挪动了几筐鸭梨，掂来掂去，哪筐是装

着梁小军的，已经分不出来了。 **岳** **梅** 这筐分量足。

**杨大龙** 经理，就走这筐吧。 **张经理** 上车!

〔杨大龙又在筐上紧紧扎了一道草绳。 〔岳梅熄灯，三人抬筐下，铁门上锁。

〔仓库变得幽暗、宁静。130汽车开走的声音。

〔少顷，库房铁门响。有人慢慢地开门，值夜班的张

师傅走进来。他用手电筒四处查看。当他发现录音 机后，把录音机拿过来，按了一个键钮，“咔”地一声， 录音带门打开了。

**张师傅** 哟!一按这儿，小门儿就开了。(把录音带门关上， 又按了一个键钮)

〔“迪斯科”的乐曲突然大作。

**张师傅** (吓了一跳)莫怪小青年爱玩这个， 一按就叮当的奏

乐!(马上又按键钮，乐声停止。接着，掏出笔来，戴 上花镜，就着手电筒的光亮，记在小本上，轻声地)多 了一台录音机 …… (把录音机放回去，又爬上香烟纸 箱，清点香烟)少了十条“凤凰”……(又记在小本上， 抬头看见窗玻璃上掠过一个人影，顿时警觉起来，凝 视窗口)

〔少顷，人影停留在窗外，仿佛在倾听库房里的动静。 然后焦急地轻敲玻璃：“当当当、当当当…… ”

张师傅 这是怎么档子事?投石问路哇? … … 要进来? … … 那好 …… (收起小本，悄悄走到门口，把铁门打开一 道缝，听到外边的人仍在急切地轻叩窗户，急得在仓 库里转圈，想寻找一个藏身之处，找了几个地方，最 后在一个货架后躲起来，静待动向)

〔片刻，马婷手拿饭盒蹑手蹑脚走进仓库，观察着、寻 找着……她直奔一堆水果筐走来，拍拍这个筐又拍 拍那个筐，毫无反应。

**马** **婷** (焦急万分)啊!坏了，憋死了? **张师傅** (悄悄地)是马婷?

**马** **婷** (扭头寻找)啊，你出来了!(跑过来想拉住张师傅) 〔张师傅背对马婷，坐在空筐沿上。

**马** **婷** 你怎么不吭声?

**张师傅** (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啊 ……

**马** **婷** (按捺住心中的激动)把你闷得够呛吧?真苦了你 啦，也把我急坏了!……(坐在另一边，背贴背地)憋 得都不会说话了?你倒是吭声呀!

**张师傅** 嗯 … …

**马** **婷** 饿坏了吧，快吃点东西。(递过饭盒)我妈给你做的 馅饼。她知道你在仓库里，又特别为你担心，给…… 〔张师傅接过饭盒，打开来，闻了闻。

**马** **婷** 既然进到库房里来了，跟我妈见面的日子，就改期 吧。

**张师傅** 嗯?!

**马** **婷** 刚才有什么情况?今天晚上仓库怎么没锁门?那个 张师傅没来?

**张师傅** 没来?没来我怎么坐在这儿了!

**马** **婷** (转身细看，大惊)啊?是你! …… (撒腿就跑，但一 下被张师傅抓住)

**张师傅** 马婷，你哪儿跑!(故作严肃地)说，你要干什么? **马** **婷** 我 … …

**张师傅** 说呀!

**马** **婷** 我进来找人。 **张师傅** 找谁?

**马** **婷** 找……找你 **张师傅** 找我干什么?

**马** **婷** 找你……找你把我轰出去!(往外走)

**张师傅** 回来!你要不说实话，那就是进来偷东西的。 **马** **婷** (一咬牙，索性承认)是!

张师傅 嘿嘿，你倒会顺杆爬!姑娘，你夜入库房进行盗窃， 我能相信吗?它也不合乎情理呀。有进食品仓库偷 东西自己带馅饼的吗?偷饿了在这儿填补填补—— 这像话吗?再说，我还不了解你这个小马婷吗?团 支部书记，平常表现挺好，今天晚上来偷东西?这不 像你干的事呀!告诉我，你进来跟谁联系?

**马** **婷** 跟仓库里边的人联系。

**张师傅** 嘿嘿，小马婷啊，你跟这仓库里的人还联系不着呐 **马** **婷**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师傅 你说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马 婷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张师傅 其实你心里完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咱在这儿说绕口令呐!

**马** **婷** 张师傅，您别拿话绕打我，我得赶快找人! **张师傅** 找谁?

**马** **婷** 找我要找的人。

**张师傅** 你要找的人是谁?你要不说实话，我就去告诉张经 理 !

**马** **婷** 不!不!我求您，千万别告诉张经理。 **张师傅** 你要实话实说，我可以给你打个马虎眼。 **马** **婷**我找梁小军!

**张师傅** 就是你那个朋友、化验员?他怎么进来的?

**马** **婷** **张师傅** **马** **婷**

下午，您和岳梅俩人给抬进来的!

你怎么说着说着又离谱了，我多咱抬人进仓库来着? 您和岳梅抬了一筐梨 …

**张师傅** (恍然大悟)啊!(马上回身寻找梨筐)糟了 这事儿复杂啦!

**马** **婷** (紧张地拉着张师傅)怎么?您快说呀!

**张师傅** 刚才我看见大龙跟岳梅抬走一筐梨，用130车运走 了，至于运到哪去了，可就不知道啦!

马 婷 (要哭)坏了，把梁小军运走了! **张师傅** 别哭，别哭!

**马** **婷** 张师傅，人丢啦!(“哇”地一声哭出来)

〔灯暗，幕落。

〔大幕上的“咖啡汽水”改为“可口可笑”字样。音乐 起，夹杂着抬筐的节奏……

**第** **三** **幕**

〔当天晚上，在食品管理局田副局长家里。 〔房间里有一套沙发和书桌、书柜。

〔墙上挂着一柄锻炼身体用的木制宝剑。

〔幕启：内室传出播放电视的乐曲。场上无人，门铃 响。田婶从内室走出。

**田** **婶** **谁呀?**

〔门外杨大龙的声音：“副局长在家吗?” 田 婶 老田不在。

〔门外岳梅的声音：“田婶在吗?” **田** **婶** 你们是 ……

〔岳梅：“我们是怡香食品店的。” 〔田婶开门。岳梅和杨大龙上。

岳 梅 田婶，张经理跟您说好了，让我们送一筐梨来。 杨大龙 田副局长不是需要鸭梨治咳嗽吗?

田 婶 (喜出望外)还真送来了。快进来坐!

岳 梅 不了，张经理让我们把梨放下就走，别给您添麻烦。 **杨大龙** 我们抬梨去。(随岳梅转身出门)

**田** **婶** 有多少梨呀，得俩人抬? 〔岳梅、杨大龙抬筐进屋。

田 婶 哟!这么多呀! … … ,快放在书柜旁边。 〔杨大龙、岳梅把梨筐放在书柜旁。

**田** **婶** 怎么送这么多?

**岳** **梅** 您不是说得治好几个疗程了吗?

**杨大龙** 留着慢慢吃吧，这批梨又脆又甜，嘻嘻…… **田** **婶** 我给你们拿钱去。(进内室)

〔杨大龙看见书柜里放着的工艺品-- “小熊猫”。 自己动手打开玻璃柜门，把“小熊猫”拿出来。

**杨大龙** 嘿，这个物件“盖了帽儿”啦，要摆在咱们新房里多神

气!(用手摆弄着玩) 〔田婶拿钱上。

**杨大龙** 这个“小熊猫”真逗!

**田** **婶** (嗔怪地)别乱摸哇!那是个娇嫩玩意儿! **岳** **梅** (拿过“小熊猫”放回书柜)大龙，咱走吧!

田婶，张经理说了，钱先不忙，给副局长治病要紧。

田 婶 这怎么行?拿着钱!

岳 梅 不啦，不啦!(与杨大龙急下)

田 婶 (走到书柜前，用手帕擦“小熊猫”)如今这些小青年，

一点规矩不懂，进门就乱动东西!讨厌!(用手帕使 劲掸“小熊猫”)哟，耳朵掉了!(赌气地把“小熊猫” 扔在桌上。关上门)

〔内室继续传出电视节目的乐曲。在乐曲的节奏中， 田婶快步小跑，来到书柜前，看了看梨筐。

田 婶 这下子可好了，老田的咳嗽气喘准能除根儿! ……

哟，这筐梨这么放着可不行，老田要知道我走后门买 梨，非跟我吹胡子瞪眼!我呀……我得找块什么东 西把它蒙上。(端详着，又在电视乐曲节奏中着小碎

步，跑来跑去，急急忙忙找到一块印花桌布，蒙在梨 筐上)嗯，这倒挺好，像个小圆桌。(把手伸到桌布下 边，扒开筐盖拿梨)

〔这时，从观众的角度可以看见梁小军的手，把筐中 仅有的三个梨递出一个。

田 婶 这梨还真不错!起码值四毛五一斤。对了，我赶快 按着偏方，给老田煮梨!(又急急忙忙找来一个铝 锅，伸手再去掏梨。拿了一个放在锅里，又拿一个放 在锅里。第三次伸手在筐里摸索，突然脸上露出诧 异的神色，目瞪口呆 … … )哎!怎么软了巴几 的? … … 嗯!怎么还热呼呼的?捂烂了吧? … … 我

得找把剪子，把筐打开看看。(进里屋) 〔里屋传出花样滑冰圆舞曲。

〔筐里传出梁小军的声音：“我在这里边实在受不了 啦!我得想办法出去 …… "

〔由于梁小军在筐里用力活动，梨筐突然倒了。只见 梨筐在地上随着圆舞曲的优美旋律做圆周滚动。梁 小军在筐里挣扎。

〔田婶从屋里拿剪刀出来，猛然发现筐在滚动!

〔电视机正播放广告节目。歌声阵阵：“世界上的朋 友们，相亲相爱多快乐，珍惜这美好时光，SEIKO, SEIKO精工牌…… "

田 婶 (惊愕地随筐走动)可是不得了啦!梨成精啦!(惶 恐中，跑到墙前，拔出木剑，耍了一个剑花，摆好姿 势)多亏我平常练了两手，今天用上了!(以剑指筐)

你是人?还是什么东西?看剑!

〔梁小军在筐里高喊：“剑下留人!”

田 婶 吓得回头就跑：“哟，天呐，说话啦!”

〔梁小军在筐里高喊：“田婶，您千万别害怕。请您把 筐给打开，让我出来!”

**田** **婶** 这可真是怪事!(站在那儿，定了定神， 一步步走近 梨筐，用剪子剪断草绳)

〔梁小军从筐里爬出来，由于腿脚麻木，怎么也站不 稳了，想出门，但走不动。

**田** **婶** 怎么把一个大活人抬我家来了?

**梁小军** (一步一翅趄，仿佛醉酒一般)对不起……我 …… **田** **婶** 不是说给我送筐梨来吗，怎么把你抬来了?

梁小军 我愿意到这儿来吗? **田** **婶** 到底是怎么回事?

**梁小军** 我在怡香食品店……我想，要真能变成一筐大鸭

梨…… 田 婶 变鸭梨?

梁小军 不是，我想进到那里去。(用手一指)库房! 田 婶 什么?你还想进我们厨房?

梁小军 我怎么跟您说呢?

田 婶 啊——小伙子，你喝醉了! 梁小军 没有，没有，我很清醒。

田 婶 喝醉的人，从来不说自己醉了。瞧瞧你醉得这样子， 站都站不住了!

**梁小军** 我怎么跟您说呢?我钻进筐里是想 ……

**田** **婶** 噢，我明白了，一定是你们一群小青年，喝酒瞎胡闹， 把你灌醉了，塞在梨筐里，送进库房，又抬到我这儿 来了!

**梁小军** 误会!误会了!

田 婶 一点也没有误会!有你们这样胡闹的吗?要把我吓 出个好歹可怎么办?我有心脏病。

(坐在沙发上)哎哟——

梁小军 (走上前去，安慰田婶)您可千万别害怕，实在对不 起，抱歉、抱歉!往后我保证不再这样了，请您原谅! (试了试腿脚，可以走动了)田婶，我得走了，我有急 事儿，还有人等我……

田 婶 (生气地)告诉你们张经理，以后不许你们喝酒瞎胡

闹 !

梁小军 是，是。我回去了。(刚要往出走) 〔 门铃响 。

田 婶 哟，老田回来了! 梁小军 田副局长?

田 婶 你要见着老田，你怎么说呀?

梁小军 我说 …… (指梨筐)他们给田副局长送梨 ……

田 婶 那可不行，不能提梨的事，你们喝酒胡闹怎么能让老

田知道? 梁小军 我 … …

田 婶 你呀，先躲躲吧。 梁小军 往哪儿躲?

〔 门 钤 又 响 。

田 婶 你干脆还到筐里待会儿吧。等老田进屋吃饭的工

夫，我再把你放喽!

梁小军 您可得快点，我还有事呢。

田 婶 往后可不能这么撒着欢喝酒了。(把筐放回书柜旁)

〔梁小军又钻进筐里。田婶用草绳扎上筐盖，用桌布 蒙了蒙，小步快跑去开门。

〔田副局长上。

田副局长 老太太，你怎么这半天才开门? 田 婶 我看电视看入了神儿 ……

田副局长 什么节目这么抓人呐?

田 婶 (语无伦次地)诸葛亮的花样滑冰。 田副局长 什么?!

田 婶 不，不。前边是《空城计》,后边是花样滑冰。 田副局长 (看了看桌上的剑)大晚上的练剑干吗? 田 婶 啊，我一边看电视，一边练剑。

田副局长 你不嫌闹得慌?(发现桌上的“小熊猫”) 唉?耳朵怎么掉了?

马 婷 那是……啊，我练剑的时候，把它耳朵给切下来啦!

田副局长 老太太，它招你惹你了? 田 婶 老田，你开完饭了?

田副局长 我成厨房大师傅了，我给谁开饭?

田 婶 不，不，我是说你开完会了，还没吃饭吧?

田副局长 唉!老太太，你今天说话怎么颠三倒四的? 田 婶 我赶快给你弄点儿吃的。

〔这时，在筐里的梁小军饥肠辘辘，一听“吃饭”,条件 反射，肚子直响。于是从筐里发出“咕噜噜——咕噜 噜”的声音。

田 婶 瞧把你饿的，肚子直咕噜。

田副局长 我?(按了按自己的肚子)我没咕噜哇。

田 婶 (往屋里拉老田)快进屋看看电视。我给你弄点吃的 去。

〔田副局长进屋。

〔门铃响。田婶去开门。张经理和顾厂长出现在门

口 。

张经理 田婶，大晚上的来打搅您，局长在家吗?

田 婶 在。老张啊，你送来的梨可真好，好得出奇啦! 张经理 只要您满意就行!

田 婶 我看你也喝醉了。 张经理 喝醉了?

田 婶 喝得迷离马虎的，脑袋都撞伤了。

张经理 田婶，您别跟我打哈哈儿。我找田副局长有急事! 田 婶 你这个人呐 ……

〔田副局长从里屋走出。

张经理 哎呀，我的老上级，我们有点急事惊动您。 (介绍)这位就是汽水厂的顾宝新。

顾厂长 (点头哈腰)局长；您好! 田副局长 什么事这么急呀?

田 婶 老张啊，你可得好好管管你们商店里的人! 田副局长 老太太，你去忙晚饭吧，我们有事要谈。

〔田婶还要说什么,又不好说，看看梨筐下。

张经理 副局长，下午您到我们那儿去，我看您有时咳嗽，是 不是老病儿又犯了?

田副局长 嗯，最近倒是重了点儿。

张经理 我们心里总是挂念着您的身体。今天我们商店不是 进了一批好鸭梨吗，我马上想到给您治病。刚才我 派人给您送来一筐。(眼睛在屋里寻视，发现书柜旁

用桌布蒙着的梨筐)

田副局长 噢! … … 已经送来了? 张经理 (用手一指)就在那儿。

田副局长 (走过去看了看，冷冷一笑)好哇，好哇!鸭梨嘛，

这月份市面上很不好买，你把梨送到我家里，怕不太 合适吧?

张经理 田副局长，我可得说明一下，这可不是专为照顾上级 领导。干我们这一行的嘛，就得时时刻刻关心病号。

顾厂长 对。张经理一贯热心为群众服务，这一点您还不了 解吗?

田副局长 (呵呵笑)好吧，梨的事咱先不谈，二位大晚上的跑 来，什么事这么急呀?

张经理 下午您不是嘱咐过我，天热了，冷饮可不能脱销。当 时我不是说汽水厂正在研制一种新型饮料吗?巧 了，您走以后，好消息就传到我们商店!

顾厂长 我们晚上赶来向局领导报告一个特大喜讯，那种新 型饮料已经研制成功了，质量相当相当好!敢说可

以跟美国名牌“可口可乐”比美!

**田副局长** 噢?好啊；好啊。样品带来了吗?

〔顾厂长煞有介事地从手提包中拿出一瓶紫红色的 , 汽 水 。

**张经理** 顾厂长特意把新产品带来，请领导亲自品尝、鉴定! 顾厂长 (打开汽水)副局长，您尝尝……

田副局长 (喝了一口)嗯，还真是“可口可乐”……那种味儿! 好哇，好哇!你们这帮人真能干!

**张经理** 所以这种汽水叫“可口可笑”。只要一上市，准保受 到广大顾客热烈欢迎!

**田副局长** 那么,价钱呢? **顾厂长** 价钱……

**张经理** 我们打算卖三毛一瓶。

**田副局长** 三毛?人民食品厂的桔子汽水，质量稳定，群众喜

欢，才卖一毛五，康乐饮料厂的红茶菌汽水，真材实 料，有益健康，卖两毛一瓶。你们这个“可口可笑”能 跟美国的“可口可乐”较量较量，才卖三毛，嘿嘿嘿! (笑着，又尝了一口)好!三毛一瓶。便宜!

〔张经理与顾厂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掩不住胜利的喜 悦。顾厂长从口袋掏出一张纸。

**张经理** 局长，眼下市面上汽水供不应求，为了满足群众需 要，请您批准“可口可笑”快点上市。

**顾厂长** 这是我们的销售申请书，请您过目。(递过一纸文 书)

**田副局长** (戴上花镜，看了看)你们的意思是让我批准喽! **张经理**

是啊，是啊……

**顾厂长**

**田副局长** 好办，好办，快拿笔来!

〔顾厂长毕恭毕敬地递过一支圆珠笔。

**田副局长** (接笔，写批语，口中念念有词)很好……很好 …… 咳咳咳 ……

〔张经理、顾厂长互相看了看，喜形于色。

**田副局长** (写罢，高高兴兴地递过去)拿去吧!行啦! 〔二人接过文件喜出望外，连声道谢。

**田副局长** (不等他们细看，马上站起来)条子我是批了，不过 我有件事，二位得辛苦一下。

**张经理** (把批条放入口袋里)副局长，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田副局长** 这筐梨呢，你们还是抬回去为好。 **张经理** 您这是何必呢?

**田副局长** 不，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你们不就是让我帮个忙 吗?批个条子这有什么了不起呢?而且是为了活跃

市场，满足顾客需要。这是我应该办的事嘛!可是 你们弄了一筐梨来，这要叫人知道了，留下个话把 儿，对你们、对我都不好!(呵呵笑着，一语双关地) 往后咱就不打交道啦，啊……

**张经理** 啊……对!(笑着点头) **顾厂长** 对!副局长说的有道理! **田副局长**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张经理** 明白。麻烦您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田副局长** 是呀，来日方长。听我的没错，把梨抬走吧! **张经理** 好，我们听副局长的，谢谢您啦!

〔顾厂长、张经理去抬梨筐。田婶急上。

田 婶 老田呐，快吃饭吧!(看见二人抬筐往外走) 啊!老张 … …

**张经理** 田婶，再见了。有时间再来看您。(与顾厂长抬筐 下)

**田** **婶** 那筐梨 … …

**田副局长** 那筐梨不能要。他们想骗我!老太太，你看看这 瓶汽水，这是真正的(“可口可乐”。我是干什么的? 我还尝不出来?(气愤地)这些人呐，财迷心窍，什么 怪事都于得出来，连给汽水起个名字，也跟着外国的 跑，又什么“可口可笑”了!

**田** **婶** (一下坐在沙发上)老田，你听我说，那筐梨……

**田副局长** 我不能听你的!那筐梨怎么的?缺了这筐鸭梨， 我就不能活了?我得狠狠批评你几句，我不在家，张 峻峰派人送梨，你怎么就收下了呢?

**田** **婶** 我不知道那里边 ……

**田副局长** 你不知道这叫走后门吗?你得写份检讨，保证往

后决不这样买东西! **田** **婶** 那不是东西……

田副局长 张峻峰真不是个东西!他到处宣扬我是他的老上 级，拿我当幌子。刚解放那阵，他是个店员，“三反、 五反”打“老虎”时，他立了点功，表现还不错，可就是 他身上那商人习气老改不了!特别是这两年，他变 了!他手里抓着一点权，就用这点权拼了命地去抓 钱。怡香食品店的经济问题很严重，今天晚上我们 开会就是研究这个商店的问题!

**田** **婶** 可张峻峰送的这筐梨……

田副局长 张峻峰送这筐梨是想堵我的嘴，拉我下水。老太 太，你上当了!这个张峻峰啊，他满脑子是钱呐、钱 呐，把不计私利，廉洁奉公忘得一干二净!这股捞钱 的风气要不刹一刹，这样下去我们这个社会要变成 什么样子啦!(转身要走)

田 婶 老田呐，你先别嚷嚷了，那个筐里不是梨!

**田副局长** (急步走回)不是梨!是什么 田 婶 是 人 !

田副局长 什么?……怎么回事?

田 婶 他喝醉了……筐在地上滚……我拿宝剑……你就回 来了……

田副局长 你说的是什么呀? 田 婶 哎哟，我说不清楚了!

〔门铃响了，田副局长去开门。 〔马婷气喘吁吁上。

马 婷 田副局长!

**田副局长** 怎么跑得呼哧带喘的?

**马** **婷** 发生了一件……一件奇怪的事情!

**田副局长** 奇怪的事情怎么都赶在今天晚上了? 马 婷 找不着……找不着人了，失踪了 … …

**田副局长** 谁失踪了? **马** **婷** 梁小军!

**田副局长** 他怎么会丢了呢?

**马** **婷** 您不是让他深入调查，掌握证据吗。我们为了弄清 张经理在仓库里干的那些事，就想办法进入这个秘 密据点。他钻到梨筐里边，结果还真给抬进去了。 可万没想到，晚上我到仓库找他，那个筐不知抬到哪 儿去了……

田 婶 (恍然大悟)哎哟，我明白啦! 〔田副局长听后，哈哈大笑。

马 婷 您还笑呐，多急人呐!那个筐要是运到什么地方，压 在底下，有几天他不吃不喝不动弹，就……就牺牲 了!

〔田副局长又笑起来。

田 婶 姑娘，别急。这么一听，我明白了。那个小梁准是给 抬到我们家里来的。

马 婷 (脸上立刻露出笑容)真的?他在哪儿?

田副局长 你来晚了一步，“油面炸麻花——两股扭”啦。小

梁已经不在这儿了，我叫人又把他抬走了。 马 婷 啊?又丢了!(急得要哭)

田副局长 马婷，别哭。(思考着)梁小军今天晚上很可能再 进仓库。你赶快回去想办法尽快跟他取得联系，告

诉他……(向马婷小声地作了安排)你明白了吗? 马 婷 (眼睛一亮)田副局长，我全懂了!

**田** **婶** **我可糊涂了!**

〔灯暗，幕落。

〔音乐起，夹杂着抬筐的节奏 ……

**第** **四** **幕**

〔怡香食品店的仓库里。

〔紧接前场，当天深夜。 一辆130车在库房外刹闸停 住。

〔库房门响。岳梅走上，开灯，仓库大亮。

〔张经理、顾厂长、杨大龙兴致勃勃地抬筐上。

**顾厂长** 咱这位田头儿办事痛快，在条子上批了“很好，很 好”,还把梨退回来，不留话把儿。

张经理 老顾，你注意了没有，老头儿递过一句话来，他不是 说：“往后咱就不打交道啦，啊?”“打交道”,这是什么 意思?人家根本就没把这筐梨看在眼里，这对他来 说是根没肉的骨头，这个老头子要吃肥的!

**杨大龙** 对，吃!咱先吃顿夜宵吧，我到食堂弄点热乎的。

(在库房里拿了两筒鸡肉罐头跑下) 岳 梅 随便吃点什么吧!

〔他们拿起货架上的奶油蛋糕、巧克力，就像自己买 的一样，大吃大嚼。

岳 梅 (边吃边说)局长批了一个“好”,咱们赚钱真不少!

顾厂长 (嘴里塞满蛋糕)局长批了 一个“好”,飞来金银大元 宝 !

**岳** **梅** 行了，这批汽水算保险啦。

**张经理** (从口袋里拿出批条，得意地一抖)只能到这个时候 才能说保险了。干每一件事，开头的时候都得去冒 险。人嘛，一辈子走的道就是一条冒险的道!不光 现在这样，过去也一样。解放前我在食品店当学徒， 那资本家也是整天价为赔了赚了的，吃不好、睡不 着。(戴上花镜，得意洋洋地仔细看了看批条，突然 一愣)噫?你们看他批的是什么?在“很好很好”的 后边还有四个重要的字儿……

**顾厂长** 我瞧瞧。(急忙拿过批条，念道)“要很好很好地研究 研究"!

**张经理** (脸色严峻)“研究研究”……他要研究什么? **顾厂长** 这话里有话呀。

**岳** **梅** 经理，我不说过吗，这个“老帮菜”不是好惹的!

**张经理** ：这里学问大啦!他要研究咱们。今天从他谈话那眼 神儿里，我似乎感觉出来了：他好像掌握咱不少情

况，大概他要抓一个经济问题的典型，拿咱开刀吧? **顾厂长** (打了个寒战)抓典型?

张经理 对，把梨退回来，就是一个信号!

**顾厂长** 不妙!老张，折腾汽水这个事要让这个老头儿查出 来，咱可够呛!(走到一边，暗自盘算)私产私分，这 够什么杠杠儿……

张经理 (把条子从顾厂长手里夺过，咬牙切齿地)老顾，你想 哪儿去了?怎么能让他查出来?水来土挡，刀来枪 搪，咱们马上想办法对付他!

**顾厂长** 有什么办法?

**张经理** 岳梅!咱们马上清库!

岳 梅 清仓?

[杨大龙上，一手端着热好的罐头， 一手提着一个装 满了面粉的铁桶。

杨大龙 趁热快吃啊!经理!我把打浆糊的白面都弄来了 等“可口可笑”的标签印好了，打了浆糊往瓶子上贴 呀!

张经理 你满脑子就是浆糊!大龙，你马上准备车，把这批咖 啡汽水转移出去。要防备田副局长突然派人查库， 打咱个措手不及!

**杨大龙** 怎么我出去这么一会儿，就改了戏啦! **张经理** (一举批条)你好好看看!

**杨大龙** (念)“要很好很好地研究研究”…… **顾厂长** 这么多汽水，往哪转移?

**张经理** 岳梅，你马上去找小雪花冷饮部的胡经理，往他那儿

送一部分，再转移到老顾家一部分。 **顾厂长** 我们家放得下那么多汽水吗?

**张经理** 你就先凑乎睡在汽水瓶子上，好在你肉厚，咯不着! **顾厂长** 我……我回家腾腾地方。

**张经理** 我去给常局长打电话，把田老头子这个批语告诉他。 到这节骨眼上，还得靠常局长给咱兜着!

**杨大龙** 我去给汽车加油儿。 **张经理** 马上行动!

〔四个人犹如炸了窝的耗子，纷纷下。

〔岳梅熄灯、锁门。库房又复幽暗、宁静。 从大窗口洒进朦胧的月光。

〔被抬回来的那个梨筐开始晃动，割草绳的声音，筐 盖慢慢打开，梁小军露出头来。

梁小军 真没想到，我又回来了……既然有机会二次进仓，我 就得想办法拿到他们的罪证! ……他们要清仓，这 个水果筐不是久留之地，我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迈出筐外，盖好筐盖，步履踉跄地在库房寻找安身 之处。 一下看到顾厂长送给张经理的那台录音机， 提起来仔细查看)这个录音机用处可太大了，这是我 在这场特殊战斗中的一种特殊武器!(抱着录音机， 爬到高高的盛满糖果的麻袋堆上)这里居高临下，我 看得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正是一个进行“研究”的 好地方!(藏在高处的一个麻袋后边)

〔外边有响动，库房的门悄悄打开了，马婷轻轻走进 来。她心情激动，人们仿佛能听到她心跳的声音： “怦!怦! … … ”

马 婷 (环顾库房，低声呼唤)小军!你回来了吧?(走到水 果筐前寻找，一看是空的)坏了，又丢啦……小军，你 到底在哪儿呀?

**梁小军** (从麻袋堆上走下来，站在马婷背后)我在这儿!

**马** **婷** (猛回头，见梁小军忽然出现在面前，惊喜交加)小 军，我可找到你了!

〔二人重逢，热情地拥抱，一时不知说什么。 **马** **婷** 你饿得够呛吧?

**梁小军** 还能支持。

**马** **婷** (关切地)在筐里窝得够呛吧?

**梁小军** 还能忍受。 ……可他们干的那些勾当，我实在忍受 不了啦!我在筐里进行了一次特别的化验，结果真 让人大吃一惊!张经理这伙人可比病菌还厉害，他 们在侵害人们的灵魂，败坏我们的社会风气!

马 婷 田副局长说：让你抓住时机，拿到第一手材料! **梁小军** 我有办法，我有一台录音机!

**马** **婷** 有磁带吗?

**梁小军** 有!就藏在那儿。(一指麻袋堆) (门外有响动。

**马** **婷** 我……我得马上撤!(恋恋不舍地离开库房)

(梁小军匆忙往麻袋堆上爬，但一个装满糖果的麻 袋，扎口的绳子被梁小军蹬开，“哗”地一声，包着花 花绿绿糖纸的糖块顺着麻袋口流出来，洒了一地，梁 小军也滑下来。他站起后，以最快的速度——像机 器一样地往麻袋里装糖，一边装一边流，他与糖块和 麻袋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他终于把糖全 装进去，用绳子扎上麻袋口。

〔铁锁响，梁小军爬到麻袋堆上。 〔有人开门，张经理走进来。

张经理 (对门外)二叔，今天晚上把前门后门都看紧点儿!

〔张师傅在门外应道：“放心吧，不是你点过头的人， 我决不让进。”

〔张经理开灯，库房大亮。他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 地来回踱步。蓦地，他发现一个麻袋口扎得很不内 行，引起了怀疑。

**张经理** 这是谁扎的?(抓着头皮，四处查看) 〔郝春发兴冲冲地上。

〔此时，梁小军在麻袋堆上，按了录音键钮。 **郝春发** 我说张经理呀，就你一个人儿?

**张经理** 老郝，你来的正是时候。

**郝春发** 我到万源货栈找了老沈，总算把贷款凑齐啦，我要马

上取货——五箱“凤凰”、五辆加重“飞鸽”、外带五万 瓶“哈哈笑”汽水。

张经理 算你走运，你要明天来，我这个库房就暂停营业了。 郝春发 咋会明天来呢?我这人最讲信用。

张经理 既然讲信用，趁现在库里没别人，你就…… 郝春发 我就咋着?

张经理 你跟我装傻呀?(举起右手，做点钞票的动作)

郝春发 经理呀，你这脑袋瓜子没撞出啥毛病，没忘了钱。 (从提包里拿出一叠叠钞票)这是货款。

张经理 (收了钱，又伸出手)还有呢? 郝春发 啥呀?

张经理 你又跟我装傻!(把郝春发拉到麻袋堆的夹缝处，神 秘地)给我提成的钱!

郝春发 傍晚上说好了，“三星照”。(要掏钱)

张经理 不行!你知道我担多大的风险呐，“七个巧”啦。 郝春发 咋着?“四喜财”!

张经理 “七个巧”! 郝春发 “五魁手”! 张经理 “七个巧”! 郝春发“五魁手”!

张经理 你少跟我废话!

郝春发 你也不能敲我竹杠，是不?

张经理 “六六顺”!少了这个数儿，你别想拉走这批货!

郝春发 好吧，咱图吉利啦，就“六六顺”!(一跺脚)我让你干

落六百块!(掏钱)拿住喽，点点数儿! 〔张经理点钱。

郝春发 都是“大团结”的票子，拾块一张!咱们哥俩大团结!

**张经理** (把钱装进口袋里)老郝哇，咱们的买卖得先停停了， 风声吃紧!

郝春发 怕啥呀，我高价卖，他就有人愿意高价买，农村儿现 在人们手里有钱，怎么,“周瑜打黄盖”——一个愿 打，一个愿挨(音Nai)!

**张经理** 你小声点吧!现在人家管你这种套购紧缺商品的 人，叫“二道贩子”。

郝春发 啥!“二道贩子”?我城里、农村儿的来回跑，磨破了 鞋底子，累酸了腿根子，风里来雨里去的，我不多拿 几个钱，我图的啥?

**张经理** 行啦，行啦。我可嘱咐你，万一出点什么事，不论怎 么问，咱都一概不认账!

**郝春发** 放心吧，经理，咱是卖货的，还能把人卖喽!

**张经理** 那好，你赶快去运输公司找老杜，今天夜里就走货， 我得马上清仓。

**郝春发** 中!我去叫车!

〔顾厂长梗着脖子瞪着眼，快步走上。

**郝春发** 这不是顾厂长吗?小峰的事呀，我正紧着给办，你们 厂得给留着名额呀，?

**顾厂长** (顶撞地)有没有名额，你管不着!

**郝春发** 见面连句客气话儿都没有，这人儿，“没熟的鸭梨

儿——三青子!"哼!(下) **张经理**：家里腾出地方来了?

顾厂长 腾地方?我一回家正撞枪口上!有三个汽水车间的 爷爷，代表加了班生产咖啡汽水的工人，堵着门口跟 我嚷嚷，说我把他们骗了，我要不把问题说清楚，三 位爷明天一早就到局里揭发我!老张，这个事弄不

好，准叫他们给捅出去!我……我后门着火啦! **张经理** 你先沉住气。

**顾厂长** 我沉不住气了!你先把分给我的五千块钱拿出来 吧，我拿些钱堵堵他们的嘴。

**张经理** 什么?货出了问题，你先要钱呐，没门儿!

**顾厂长** 告诉你，到时候要真捅出去，那位田头儿正在研究 咱，我这个当厂长的不光得撤职、罚款，弄不好我成

了经济罪犯啦! **张经理** 没那么严重!

**顾厂长** 还不严重啊?这条河我不跟你一块往下趟了。我主 动找田副局长交待问题，把咖啡汽水这档子事的始 末根由这么一摆，反正最早是你出的主意，我顶多在 厂里做个检查。我宁肯挨批，也不跟你一块倒霉!

〔顾厂长越说声音越大，张经理软了下来。

张经理 (一把抓住顾厂长)不能这样，千万不能啊!我求求 你啦，厂长同志，你这么干不光把我甩出去了，我们 小峰也完啦!我求求你 ……

**顾厂长** 求也没用!明天我去见田副局长，先跟你打个招呼， 这就很够交情!你撒手，别拉着我!

(推开对方)

张经理 (掏出田副局长的批条)老顾哇，咱们俩可得有难同 当，有福共享。可这节骨眼上，你把我蹬了!你把我 亮了!你把我坑了!("“啪”地给顾厂长一记耳光)

**顾厂长** 你敢打人!(“啪”地回敬张经理一个嘴巴) 〔二人扭打起来，那张批条飞了出去。

〔杨大龙、岳梅闻声急上，见俩人打得难解难分，上前 劝 架 。

**顾厂长** 我叫你领教领教我顾某人的厉害! **张经理** 我马上给你五千!

**顾厂长** 给我五千我也不干了!我要叫田副局长很好很好地 研究研究你这个神通广大的张峻峰!

岳 梅 (拾起地上批条儿，轻念)“研究、研究—- ”

(猛然灵机一动，大喊)别打啦!别打啦!田副局长 批条上话里有话!

〔三人都转过头来，凝视着岳梅。

**岳** **梅** 你们听：“要很好很好的烟酒、烟酒!” **张经理** “烟酒” … …

**顾厂长** “烟酒”……

**杨大龙** (茅塞顿开)对呀!田副局长不要梨，人家要很好的 烟、很好的酒!

**张经理** 可不是嘛，我这是怎么啦!田头儿不是递过话儿了

吗：“往后就不打交道啦!啊?” 对，对，要烟要酒!

**岳** **梅** 而且还不是要少量的，不是一个“烟酒”,是两个“烟 酒”!

张经理 对，只要有田副局长保着咱们，那“凤凰”、“牡丹”、 “大中华”;“茅台”、“西凤”、“五粮液”,成箱的往他老 人家那送吧!嘻嘻 …… (又神气起来)岳梅，你立了 一功!把田副局长的真话听出来了!这个月给你的 奖金，再加一番儿!岳梅，还是你行，聪明!要不怎 么说我这脑筋僵化呢!

**杨大龙** 这都是因为您脑袋挨了一铁桶，打掉了一点儿灵气 儿!

**张经理** (拿过批条一抖)岳梅呀，赶快动用咱们的“王牌”,给

田副局长准备好烟好酒!(扬眉吐气，回过头看见站 在一旁动也不动、两眼发呆的顾厂长， 一声大喝)顾 宝新!

〔顾厂长吓得一哆嗦。

**张经理** 你有多少好烟好酒哇?凑上点吧! 〔顾厂长瞠目结舌。

**张经理** 你有多大的力气?再打几拳呐? 〔顾厂长无言以答。

**张经理** 你不是会看风使舵吗?去坦白交待呀! 〔顾厂长呆若木鸡。

**杨大龙** (走过来，在顾厂长背上击了一掌)醒醒嘿!我们经 理问你话啦!

顾厂长 ( 向张经理身边蹭了几步)经理，刚才的事儿，您 别 … … 别往心里去，皆因我这个王八蛋 一 时糊 涂! ……我是叫车间那些爷们给挤兑的!您没伤着 哪吧?

**张经理** 给你五千块钱，先去应付应付那几位做汽水的工人

吧 !

**顾厂长** 不忙，不忙……

**张经理** 少给他们点行不行啊?(边说，边往梨筐上坐。坐翻 筐盖，掉进空筐里，头和四肢在筐外挣扎)

〔顾厂长、杨大龙把张经理从筐里拉出来。 〔四个人愕然地看着梨筐。

**张经理** 噫! ……这个筐怎么会是空的呢? **顾厂长** 是啊，怎么会是空的呢?

**杨大龙** 经理，我们抬回来的时候，可是沉甸甸的一满筐梨

呐 。

·**顾厂长** 怪呀!

**张经理** 不妙!(心中一震，立即警觉起来)莫非他把梨留下， 换了……

**顾厂长** 经理，他确实是在研究咱们!

〔正在这时，梁小军在麻袋堆上打了个嚏喷。 **张经理** (对顾厂长)你打嚏喷了?

**顾厂长** 我没有哇!———耗子吧?

**张经理** 耗子会打嚏喷吗?……这库房里有人! **众** **人** (惊叫)有人?!

**张经理** 搜 !

〔四个人在货物堆中穿梭搜寻。梁小军抱着录音机 从麻袋堆上跳下来，敏捷地把录音机放在麻袋的缝 隙中。然后在货物堆中间跟他们像“走马灯”般地乱 转。库房里一片追捕响声。

〔张师傅闻声闯进库房。

**张师傅** (高喊)有贼啊!逮贼呀!(趁机在库房中奔跑、寻 觅，在梁小军藏录音机的地方停留)

**张经理** 二叔，你快出去，堵住大门! **张师傅** 好哩!(急下)

〔梁小军在货物堆中与他们周旋着。 **张经理** 镇静!都站住，我点点人数!

〔梁小军也站在一边。

**张经理** (点人)一、二、三、四!人数对呀!……啊!不对，没 算我自己，是多了一个，抓!

〔杨大龙把梁小军抓住。众人围上来。

**顾厂长** 啊!………是你!

**张经理** 啊 ? ……是你!你钻进来偷东西!

**顾厂长**

**杨大龙** (齐指梁小军)你这个小偷! **岳** **梅**

**梁小军** 我偷东西?我是小偷?

**张经理** 你偷偷摸摸钻进仓库，来干什么?

梁小军 偷偷摸摸钻进仓库干坏事的不是我，是你们!(挺起 胸膛，慨然陈词，一指张经理)你!偷偷摸摸在这个 阴暗的角落里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一指岳梅、杨 大龙)你们!这个仓库的东西你们随便吃、随便拿、 随便往外倒腾，这不是偷吗?(一指顾厂长)你!搞 了十万瓶汽水，私产私分，牟取暴利!(又指向张经 理)你!把咖啡汽水改头换面，下骗群众、上骗领导； 把紧缺商品卖给二道贩子，从中渔利，捞取外快!你 们犯了法，你们才是真正的盗窃犯!(威风凛凛地一 拍桌子)你们是一群大偷!!

**张经理** 你血口喷人!

**顾厂长** 你栽赃陷害!

**岳** **梅** 你胡说八道!

**杨大龙** 你诬蔑我们领导! **张经理** 你有什么证据?

**梁小军** (微微一笑)要证据吗?(转身快步走到麻袋堆的后 边，拿出录音机，放在桌上)我把你们干的那些事情， 全录下来啦!

〔众人大惊，一拥而上要抢走录音机。 **梁小军** (护住录音机，大喊一声)你们躲开!

〔张经理等人作贼心虚，被梁小军的凛然正气所慑 服，一一向后退了几步。

**梁小军** 你们听着!(信心十足，按了键钮)

〔张经理、顾厂长等人，心惊胆战地倾听。

〔不料，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却是一支歌，女高音独唱：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

**梁小军** (仍理直气壮地)错了!(把录音带翻了一面，再按键 钮 )

〔放出来的却是另一支歌，男高音独唱：“再见吧，妈 妈…… ”

**梁小军** (诧异地看着录音机，急忙停止播放录音)咦!这是 怎么回事?

〔张经理等人互相看了看，松了 一口气。

**杨大龙** (奚落地)这就是你拿到的真凭实据呀?啊!

〔四人放声大笑，继而是一阵狂笑。

〔梁小军迷惑地陷入了认真的思考之中 …… **张经理** 我问你，你刚才把录音机放在哪啦?

**梁小军**“在那遥远的地方 …… ” **顾厂长** 你到底有没有录音带?

**梁小军**“有一位好姑娘 …… ” **岳** **梅** 马婷进来过吗?

**梁小军** 我刚才要把它抱住不放就好了 …… **杨大龙** 我们要把你送进公安局!

**梁小军** “再见吧，妈妈… …”

**岳** **梅** 经理，这个人神经病啦!

〔众人用惊异的目光盯着沉思中的梁小军。

**梁小军** 算了，算了，这回没成，我走了，再见!(转身向门口

走去) **张经理** 站 住 !

**杨大龙** 想走?(追上去，把梁小军抓住) **张经理** 能叫你这么走吗?我们要审你! **梁小军** 审我?

**张经理** 杨大龙，把马婷找来! 〔杨大龙急下。

张经理 (坐在桌前，摆开架势，以手击案)梁小军，你这个盗 窃犯，在把你送公安局以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审查， 你要老实交待问题!

〔正这时，张师傅匆匆走进来。

**张师傅** 诸位，我给你们报个信儿，田副局长来了!

**张经理** 噢!别让他到库房来，叫他到办公室坐 …… **张师傅** 来不及了，他……进来了!

〔话音未落，田副局长上，众人迎接。

**张经理** 我的老领导哇，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休息? **田副局长** 来早了不如来巧喽!你们研究的怎么样了? **张经理** (试探地)您指的是 ……

〔田副局长用手比划喝汽水的动作。

**张经理** (看成了喝酒)啊，我们给您 …… (悄声地)给您准备

了一箱“五粮液”。 **田副局长** 什么?

**张经理** 最近茅台货源太紧，您多包涵。另外，我们还预备了 一些过滤嘴“凤凰”、“牡丹”……

**田副局长** (嘿嘿一笑)够啦，够啦!(转头看见站在角落里的 梁小军)这个人是谁呀?

**张经理** 今天晚上商店里发生一起盗窃案，我们在仓库里抓 住一个小偷。

**田副局长** 拿到证据了吗?(看了看梁小军)

〔梁小军难于回答。

**张经理** 拿到了，他偷了一台录音机。

**田副局长** 就是这台录音机?(拿过录音机)

**张经理** 对，对。副局长，您是上级领导，您来问问这个盗窃 犯吧。

**田副局长** 不不，你们问，我旁听。

[杨大龙带马婷上。马婷拿着饭盒。 **杨大龙** 经理，马婷来了。

**张经理** (神气十足地坐下来， 一指马婷)梁小军，你认识她 吗?

**梁小军** 认 识……

**张经理** 梁小军，你深夜私自进入仓库，偷盗录音机，扰乱社

会治安，这是不是犯罪行为?说! **梁小军** 不是!

**张经理** 现在人赃俱在，你承认不承认你有犯罪活动? **众** **人** 说 !

**梁小军** 我没犯罪!

**张经理** 你和马婷是怎么内外勾结，混入仓库的? **众** **人** 交待!

**张经理** (不容分说)你们一共作案多少次?偷了哪些库存货 物?盗走多少现款?告诉你，我们对你们两个人的 罪恶活动早有察觉，掌握了大量材料，今天你们必须

老老实实地交待出来! 〔梁小军有口难辩。

顾厂长 梁小军，党的政策你是了解的：“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你现在采取对抗态度，这是绝对没有好下场 的。你们两个人都还很年轻嘛，只要坦白交待得好，

还是给你出路的! **梁小军** 我……

**顾厂长** 马婷，你回答问题。党的政策你是了解的，对胁从

者，我们会从轻处理的! 〔马婷不说话。

**顾厂长** 现在交待和过个时间交待是有区别的。希望你们不

要错过时机，主动争取宽大处理! 〔梁小军、马婷不语。

岳 梅 (走到马婷跟前)你怎么不说话了。哑巴啦?你平常 不是能说会道的吗?(又走到梁小军跟前)你泡什么 蘑菇?年轻轻的干这种事，简直不要脸，你必须交 待!

**张经理** (一板一眼地)注意，不要逼供 ……

**杨大龙** (按梁小军的脖子)交待呀，再不说我扇你啦! **张经理** 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杨大龙** 对小偷就不能客气! 〔田婶上。

**田** **婶** 哎呀，你们可不能冤枉人，他可不是小偷!

**张经理** (站起迎接)田婶，您不了解情况，他是小偷!他进到

库房里偷东西。

田 婶 别提了，这都是因为我要买一筐梨惹出来的事!我 憋了一晚上，给商店写了一份检讨书，往后我可不图 方便、走后门买东西了!这是我的检查。(拿出两页 纸 )

**张经理** 瞧瞧您，何必要检查呢!

**田** **婶** 可是得勤检查着点，老张，你要检查了梨筐，也不会 给我抬去一个大活人。

**张经理** **大活人?**

**田** **婶** 就是梁小军呐!

〔张经理等人大吃一惊，如梦初醒。

**田副局长** 我说老太太，你先等等吧，这仓库里的事还没弄清 楚呐!

**张经理** 田副局长，这是……?

田副局长 你问我?我先问问你吧。你和顾厂长晚上到我家 里，拿一瓶“可口可笑”让我尝，那瓶汽水是怎么回事 呀?

〔外面传来郝春发的声音：“张经理!张师傅说你正 等着我呢!”边说边上。

**郝春发** 咋，开会了?哟!局长在这儿呢!我没事儿闷得慌 出来串串门儿 …… (扭头要走)

**田副局长** 站住!郝春发，你到怡香食品店来，都搞了些什么 名堂?套购了什么紧缺商品?

**郝春发** 你说哪一回呀?……不，不，我压根就没套购过，你 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呐。张经理，我咋成套购啦?

**张经理** (向郝春发递眼色，佯作争吵)郝春发，我叫你来，是 因为你们这批鸭梨缺分量，少给了我们七十斤!

**郝春发** 没有的事儿，多给了你们五十斤!

**张经理** (伸手比划着)差七十! **郝春发** (伸手比划着)多五十!

**张经理** 差七十! **郝春发** 多五十!

**田副局长** 你们别吵了，听听这个吧!(从口袋里拿出一盘录 音磁带，放入录音机中，按键钮。

〔录音机响，传出张经理、郝春发的声音：

张：“七个巧!” 郝：“五魁手!”

张：“你少跟我废话!”

郝；“你也不能敲我竹杠，是不?”

张；“六六顺!少了这个数儿，你别想拉走这批货。” 郝；“好吧。咱图个吉利啦，就六六顺!我让你干落 六百块 …… "

〔张经理，郝春发大惊失色， 一动不动了。

〔梁小军惊喜交加。田副局长停止放录音。 **郝春发** 怪呀，我这话多咱钻进话匣子里去了?

**梁小军** (心像绷紧的弦，紧张、兴奋， 一步一步走到田副局长 跟前，指着录音带)就是它! ……这……怎么会到您 手里了呢?

**田副局长** 我会变戏法!哈哈 … … 小伙子，回头我再告诉你

这是怎么回事，你快吃点东西吧!坐! **马** **婷** 饿坏了吧?给!(把饭盒递给梁小军)

**田副局长** 张峻峰!郝春发套购商品，你是怎么提成儿的? **张经理** 我 … …

**田副局长** 要不要再放一次?

**张经理** 不用了，不用了!我拿了他六百块。

**田副局长** 把套购商品的货款和赃款，都交出来! **郝春发** 这回算吹啦!(泄气地蹲在地上)

〔张经理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叠钱，放在桌上。 **田副局长** 顾宝新!

顾厂长 (浑身 一 抖)局长!我早就要向局领导说老实话了。 “可口可笑”就是那种坑人的咖啡汽水，从生产到销 售，都是张峻峰出的馊主意!他还敲诈勒索，到现在

我连一个大子的利钱也没拿着。他叫我行贿，我把 一台照相机送给了常局长。他多次受贿，这台录音 机就是我送给他的。副局长，主犯必究，胁从不问， 张峻峰是主犯，我是胁从，胁从不问呐……

〔刘兰香手虽举着一个存折，吵嚷着上。张师傅跟进 来。

**刘兰香** (跳着脚骂)张峻峰!你缺了八辈儿德了，我非跟你

拼了不可!诸位，他就欺侮我呀…… **张师傅** 侄媳妇，又怎么啦?

刘兰香 我受骗了。他给我的存折上就剩一百块钱了。当时 我看花了眼，那数码前边有个大钩钩，我以为是七千 一啦……现在华光公司的侯主任，把“大马哈”和大 彩电都送货上门了。

〔拉住张峻峰〕把你定期存款的条子交出来!

张师傅 别闹了!当着这么多人，你也不嫌寒骖。你们为了 钱，自己家里的人都你坑我、我骗你，对别人就更甭 提了。侄媳妇，你不是要钱吗?那桌上摆的都是张 峻峰拿出来的钱。

**刘兰香** (见钱立即眉开眼笑)太好啦，这就足够啦!

**张师傅** 足够了?差远啦!这是张峻峰交出来的一小部分赃 款 。

**刘兰香** 什么?赃款……他出事啦? **张师傅** 你们这么折腾，能不出事吗?

〔刘兰香听罢，张口结舌。

**田副局长** 小梁同志，老张头今天也立了一功，刚才是他及时 进入库房，抢出了录音带!

**梁小军** 张师傅!(与马婷紧握张师傅的手。

**田副局长** 张师傅，快把他们吹嘘得神乎其神的那种“可口可 笑”拿几瓶来。

〔张师傅拿来一托汽水。

**田副局长** 张峻峰、顾宝新，你们俩营私舞弊，违法乱纪，满身 的铜臭味儿，还像个国家干部吗?郝春发，你削尖了 脑袋往钱眼儿里钻，活像条钱串子!还有你们俩， (指着岳梅、杨大龙)年轻轻的，整天在追求什么?你 们这些人呐，魂儿让钞票给勾走啦!(把一瓶瓶咖啡 汽水递到张峻峰，顾宝新、郝春发、岳梅、杨大龙手 里)你们不是说这种汽水呱呱叫吗?这次我请客， 请!你们喝!喝呀!

〔张峻峰等人喝汽水，立即发生异常反应，有的咳嗽， 有的打嗝，有的打嚏喷。

〔田副局长气愤地一拍桌子，这一拍非同寻常，他们 受到惊吓，种种异常反应突然停止。

**田副局长** (向张经理)可口吗? **张经理** 可口 ……

**田副局长** (向顾厂长)可笑吗? **顾厂长** 可笑 ……

**田副局长** 我看你们是可悲，可耻!这叫自作自受，自食其 果!你们和你们的那个后台——常局长，都要受到 法律的制裁!(又气愤地击案)

〔他们再次受到惊吓，那种种异常反应又突然出现： 咳嗽、打嗝、打嚏喷，丑态百出!

〔晨光照亮库房，朝霞在窗外升起。乐曲大作。

**远方的朋友**



梁 秉

梁 秉 ，男，56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主要作品有 《谁是强者》、《阵痛的时刻》、《新居》等。

人 物 表

方中天一男，52岁，某国防科研院某研究所副所长。

方致远—男，71岁，某国防科研院某研究所科技委主 任，方中天之父。

方 梅—女，27岁，某国防科研院某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方中天之女。

白淑琴一女，50岁，某国防科研院某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方中天之妻。

吴少山—男，48岁，某国防科研院某研究所副研究 员。

林丹晨—女，48岁，某医院主任医生。 张工一男，65岁，退休工程师。

〔八十年代中期一个春天里的傍晚。 〔方中天家的小厅里。

〔这是大西南深山沟里的职工宿舍楼，简易、矮小、狭 窄，红色的墙壁，黑色的房顶，显然是属于国防科研 单位。

〔方中天家是三居室一小厅的单元房。方中天和白 淑琴住一居室，方致远住一居室，方梅住一居室。小 厅供吃饭，起居和会客用。这里有冰箱，洗衣机、桌 椅等物。

〔幕启，刚刚吃过晚饭，白淑琴在收拾碗筷，方梅扫 地，方致远坐在桌旁喝茶。

〔电话铃响。

方 梅 (接电话)喂，是方所长家。 ……他不在。 ……不知 道。你等会儿再来电话吧。(放下电话)办公室找爸 爸 。

**方致远** 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方** **梅** 爷爷，我建议您也做做准备。 **方致远** 准备什么?

**方** **梅** 晚会上说不定得请您讲话。

**方致远** 老头子讲话哪个喜欢听? **方** **梅** 您是研究院的元老嘛。

**方致远** 问题就出在“老”字上。首先，满脸褶绉，老态龙钟， 形象就欠佳，其次，讲的是老人老事老腔老调，没有 人会感兴趣的。

**方** **梅** 您错了。只要不说教，我就爱听。

**方致远** 用不着捧场。

**方** **梅** 节目单上真有一项请老同志讲话。 **方致远** 就一定请我?

**方** **梅** 百分之一百。

**方致远** (想着)非要讲就讲一件事。 **方** **梅** ((放下条帚)我先审听审听。

**方致远** ：老实说，每次试验成功，我都会想到这件事的。(停 了一下)那年在人民大会堂，彭德怀老总和陈毅老总 请我们吃饭。陈老总说：“你们是我这个外交部长的 后盾啊，你们打响了原子弹，我的讲话里才不缺钙 质，我才能把腰杆子挺起来!”彭老总也说：“你们把 原子弹打响了，中国军人和老百姓将无比感谢。”接 着，两位元帅恭恭敬敬地向我们行了一个军礼。当 时，我的眼睛一下就模糊了。……

方 梅 (激动地)太棒了!您咋没说过?呆会儿我 一 定发动 哥儿们热烈鼓掌。

**方致远** 不必多事。最好是备而不用。

**白淑琴** (从厨房走出)小梅，还不快刷碗。

**方** **梅** 晚会回来再刷吧。我还没换舞蹈服呐。 **白淑琴** 碗堆在那儿，我瞧着心里别扭。

**方** **梅** 人家不是有节目嘛!

**白淑琴** 谁没有?

**方** **梅** 你们集体太极拳又不穿服装。 **白淑琴** 你呀。我刷吧。

**方** **梅** 向劳动模范学习，致敬!(推白淑琴进厨房)今天特 殊，请多关照。

**白淑琴** 把桌子再好好擦擦。(下) 〔电话铃响。

方 梅 (接电话)喂，是的……我爸不在。我们还找他呐，连 饭也没吃。 ……啥?……好的。回来让他马上去。

(放下电话) **方致远** 又是办公室?

**方** **梅** (擦桌子)催我爸去院部开庆功大会。 **方致远** 他连所里的会也没参加。

**方** **梅** 人家等着他开车呐。

**方致远** 他对这类事情兴趣不大。

〔敲门声。吴少山上。 **吴少山** 方老，您好。

**方** **梅** 我爸不在。 **吴少山** 没关系。

**方致远** 老吴，中天调你参加07课题组啦?

**吴少山** (点头)我对点火引爆装置的新技术很有兴趣，如果 成功了，下次试验就会有大的突破。

**方致远** 这是核武器制造中的重大技术改革，很不简单，你要 好好帮帮他。

吴少山 肝脑涂地，在所不辞。(从提包里取东西)出国访问 带回来几件小礼物，一直没空送过来。方老，这是您 的——美国的番茄菜籽。不知道喜欢不喜欢。

**方致远** (有兴趣地接过来)很好。我一定要试种一下。 **方** **梅** 在深山沟里能种吗?

方致远 这种茄科的草本植物，性喜温暖，老家在南美洲。我 们这里虽然是深山沟，可是地处北纬31.2度，春季 气温在零上四度到十五度之间，完全可以先在保护 地里育苗，然后再栽种。(看草籽)对的，对的。种子 扁平，有毛茸，色灰黄。

**吴少山** 看来这个礼物是选对了。方梅，胸针。 **方** **梅** 还有我的?(接过胸针盒)谢谢。

〔白淑琴上。

**吴少山** 白工，喜欢吗?(递过去一块毛料) **白淑琴** 让你破费了。这料子可真厚实。

**吴少山** 英国货。最后是方所长的，柴柯夫斯基的浮雕像。

**方致远** (接过浮雕像)我代表中天感谢。真不好意思收你的 厚礼。

吴少山 谁让我和方所长是同乡、同学、同事，又是挚友呢? 这就叫情投意合，理所当然吧。

方 梅 吴工，你的口才真好。对不起，我还有事。(下)

吴少山 告诉方所长，明天上班我就去课题组报到。他既然

礼贤下士，我也一定士为知已者死。再见。

**白淑琴** 我送送你。我们课题组有个技术问题想请教一下。 **吴少山** 随时效劳。

〔吴少山下。白淑琴随下。 〔方梅上。电话铃响。

**方** **梅** (接电话)喂，是。 ……他还没回来。 ……对。 ……

好的。(放下电话) **方致远** 还是找你爸?

方 梅 可不。爷爷，我爸让吴少山参加07课题组干啥? 方致远 不可以吗?

方 梅 您喜欢他? 方致远 说不上。 方 梅 不喜欢?

方致远 也说不上。他热情还是热情的，就是说话、做事总要

比别人过一点。 方 梅 我不喜欢他!

方致远 为什么?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直觉。有时候直觉

比啥都重要。您信不信? 方致远 我在向孙女学习新观念。

方 梅 (嗔怪地)爷爷!听说您反对过07课题? 方致远 学术上的，至今观点不变。

方 梅 可是现在已经批准立项了。 方致远 这并不能影响我。

方 梅 够意思。

〔方中天上，穿着一身篮色运动服。 方 梅 爸，我们正准备登寻人启事呐。

方中天 (笑了笑) ……

方 梅 您到底上哪儿去啦? 方中天 在资料室查资料。

〔 白淑琴上 。

白淑琴 (一惊)哟，咋穿这么一身衣裳? 方中天 春天来了，活动活动。

白淑琴 饭菜在火上呐，要吃自己动手，别都等着人侍候。 方中天 好的。

〔 白淑琴下 。

方 梅 爸，办公室来过三次电话，让您马上坐车去院部参加

庆祝大会。

方中天 我找了代表。

方 梅 反正我传达到了。(下)

方致远 不参加庆祝大会，也不领奖，一头钻进资料室，有点 象 我 。

方中天 时间不等人呐。

方致远 听淑琴说，你又睡得不大好? 方中天 就是前天一个晚上。

方致远 这次身体普查你没参加? 方中天 啊，那天院部有会。

方致远 还是应当查一查。别忘了，你吃的有害剂量不少。 方中天 咱们所谁没吃过剂量。

方致远 那也不可大意。感觉如何?

方中天 十分良好。从青海到四川，医院里从来没有我的病

历，现在我也天天爬山，还是个不错的篮球中锋。 方致远 当然。

〔白淑琴端饭菜上。

白淑琴 还不吃啊? 方中天 不大饿。

白淑琴 不饿也得吃，都啥时候啦?(摆饭菜) 方中天 有菜还煎荷包蛋干什么,你们也有? 白淑琴 不是你的身体需要嘛。

方中天 (大声地)谁说的?谁说的?拿走，明天早晨让小梅

吃 。

白淑琴 不吃就不吃。(拿荷包蛋下) 方致远 有话好好讲嘛。

**方中天** 我根本就不需要这种照顾。 〔白淑琴上。

**方致远** 中天，也去参加晚会看看节目。 **方中天** 你们先去。

**白淑琴** 爸，咱们走。(下)

**方致远** (把浮雕像给方中天)喏，满意吗?

**方中天** (兴奋地)我一直求之不得的。谁送的? **方致远** 吴少山。有这么个副手也满意吧?

**方中天** 是的。(取出笔记本)我再看一会儿资料。 **方致远** (笑了笑) …… (下)

**方中天** (认真看着笔记本) …… 〔饭菜摆在一旁。

〔幕后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女主持人在报幕，晚会 开始了。

— — 幕落

〔前场一周后的上午。

〔北京某大医院住院处的花园里。

〔春天来到了，花园里一片新绿，黄色的迎春花盛开。 这里有一张石桌，两个石凳。

〔林丹晨推着轮椅上。痴呆呆的张工坐在轮椅上。

**林丹晨** (躬下腰)晒一会儿太阳!

〔林丹晨擦掉张工的口水，坐在石凳上。 〔方中天上。

**方中天** 对不起，我找个人。 **林丹晨** 哪个科的?

**方中天** 不知道。

**林丹晨** 是大夫吗? **方中天** 是的。

**林丹晨** 男的，女的? **方中天** 女同志。

**林丹晨** 叫什么? **方中天** 林丹晨。

**林丹晨** (站起来)找谁? **方中天** 林丹晨大夫。

〔 停 顿 。

方中天 她还在吗?

林丹晨 你们多年不见了吧? 方中天 是的。

林丹晨 (看着) ……你还能认识她吗? 方中天 认识，肯定能认识。

林丹晨 (摘下白帽子)请你仔细看看我。 方中天 你……

林丹晨 我是谁?

方中天 (突然地)丹晨!是你!是你! 林丹晨 想不到你连我也认不出来了。

方中天 丹晨，很抱歉。……人生真象个万花筒。 林丹晨 不，是人生无情。

方中天 你瘦多了。

林丹晨 我可一下子认出了你。 方中天 你在值班?

林丹晨 坐吧。

方中天 (坐下)真不好找。

林丹晨 (坐下)我一周在住院处两天。 方中天 嗯。(看了张工一眼)

林丹晨 说咱们的，没关系。 方中天 找你有点儿事。

林丹晨 是啊，没事怎么会来呢? 方中天 我 … …

林丹晨 (不平静地)一断就是二十七年。 方中天 (点头) ……

林丹晨 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完全忘了。

方中天 没有，根本没有。

林丹晨 我得了肺结核你就不再来信，一个字也不写。 方中天 (意外地)你得了肺结核?

林丹晨 而且住了半年院。 方中天 你没有告诉我。

林丹晨 因为你一封信都不来了。 方中天 那是巧合。

林丹晨 那是事实。你的心也太狠了! 方中天 (连连摇头)不是的，不是的。

林丹晨 我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扣子。 方中天 (停了一下)我对不起你。

林丹晨 光对不起就完了吗?那些热烈的誓言都跑到哪儿去 啦?

方中天 当时是政审没通过，必须中断关系。 林丹晨 (一愣)什么?政审?

方中天 特殊的单位有特殊的规定，是不允许讲价钱的。

〔 停 顿 。

林丹晨 那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方中天 不让写信。也怕伤你的心。 林丹晨 难道这就不伤我的心?

方中天 是我不好。(难过地)在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了你。

林丹晨 知道吧?我埋怨了你那么些年，甚至恨你，骂你，当 你已经死了。

方中天 应当的，都应当的。不过我还活着。 林丹晨 难道你的心里就一点儿也不苦吗?

方中天 你是我唯一思念的人。永远。 林丹晨 你 … …

方中天 我写了几十封没有发出的信。 林丹晨 信带来了吗?

方中天 (摇头) … …

林丹晨 是啊，带来又有什么用呢?

方中天 我自己读过不少次信，几乎每次都是流着眼泪。

林丹晨 (停了一下)看来是我错怪了你。 方中天 也不完全是。

林丹晨 (抓住方中天的手)那就原谅我吧。

方中天 (抓住林丹晨的手)请求原谅的应当是我。

林丹晨 总算又见面了。 方中天 是的，是的。

林丹晨 能多呆一会儿吗? 方中天 (点头) … …

〔林丹晨掩好张工腿上的毛毯。 林丹晨 找我有什么事?

方中天 帮我检查一下身体吧。 林丹晨 有什么感觉吗?

方中天 很不好。浮肿，无力，脱发，低烧，可能白血球在大量

减 少 。

林丹晨 强放射性物质。你吃的剂量过多吧? 方中天 是的。

林丹晨 多少?说实话。

方中天 一次事故中，吃的剂量超过了极限。 林丹晨 应当早检查，早看。

方中天 检查了，也看了。可能病情又有发展。 林丹晨 为什么不去研究院的医院?

方中天 需要你的帮助。只有你。

林丹晨 要我做什么?

方中天 A, 替我严格保密。B, 帮我治疗。C, 支持我三个月， 把手上的课题搞完。最重要的，是替我保密。

林丹晨 什么课题这么重要?可以告诉我吗?

方中天 (想了一下)我只能说，它可以使我们的核武器和世 界先进水平之间，缩短五至十年的距离。

林丹晨 (点头) ……

方中天 丹晨，为了这项技术改革就是做出再大的牺牲也是 值得的。你知道，现代战争就是在打高科技。

林丹晨 我懂了。没有人能代替你吗?

方中天 已经准备了三年，谁也没有我熟悉。

林丹晨 如果研究院发现了病情，就会强迫你去疗养?

方中天 是的。(停了一下),也许我能干的日子真的不多了。 林丹晨 你估计得过于严重了。

方中天 不管如何，要再拼上一次。

林丹晨 (停了一下),你一点儿没变。

方中天 答应吧，说不定是最后的请求。 林丹晨 太残酷了。

方中天 对医生是有点儿残酷。

林丹晨 首先是对你自己。……不过，我能理解。 方中天 丹晨!

林丹晨 (想着)也有三条儿。A, 积极吃药，配合治疗。B, 千 万不能过累，并且加强营养。C, 课题完成马上去疗 养。

方中天 全部接受。研究院在北戴河有疗养院。 林丹晨 就这么说定了。待会儿先检查身体。

方中天 好的。

林丹晨 (停了一下)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为你做点儿事。 方中天 这件事非常重要。

林丹晨 我会全力以赴的。 方中天 我欠你的太多了。 林丹晨 用不着这么说。

方中天 能找到你打心里高兴。 林丹晨 一样，一样的。

〔 停 顿 。

林丹晨 几个孩子啦?

方中天 一个女儿。你呢?

林丹晨 (摇头)你爱人是哪儿的?

方中天 在一个所里，是我父亲介绍的。 林丹晨 伯父还好吧?

方中天 挺好的。71岁了，还担任着所里的科技委主任。 林丹晨 (停了一下)你爱人也好吧?

方中天 (停了一下)“妻子就是妻子罢了。” 林丹晨 契诃夫的话?

方中天 (不自然地笑笑) ……

林丹晨 这位大作家好象用了许多句子描写，最后只精炼成

这几个宇。 方中天 你爱人呢?

林丹晨 过世七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方中天 (停了一下)他很好吧?

林丹晨 很好。(有兴致地)你还那么喜欢书吗?

方中天 (笑着)这辈子不会改了。你呢? 林丹晨 这辈子也不会改了。

方中天 那时候，几乎都喜欢苏联的，俄罗斯的文学。 ·229 ·,

林丹晨 可不。中国的说教气浓，西方的又太花梢，好象苏联 的比较对胃口。

方中天 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到契诃夫，托尔斯泰。……

那时候的日子想过吗? 林丹晨 想。不是常想。你呢?

方中天 一样的。偶然想想心里也是温暖的。很温暖。(停

了一下)我现在又多了一个爱好。 林丹晨 什么?

方中天 音乐。简直是如醉如痴。 林丹晨 你太累了。应当轻松轻松。

方中天 不，有时候我觉得核物理理论就是用数学方程谱写 出来的钢琴协奏曲。每个阿拉伯数字都象个小精 灵，在乐曲中跳跃。可惜我不会弹钢琴，学也来不及 了 。

林丹晨 还是那么善于想象。 方中天 差多了，差多了。

林丹晨 你说过，认识世界最幸福。 方中天 现在也这么看。

林丹晨 (感慨地)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方中天 你我都成了老头、老太太。

林丹晨 不甘心，是吗?

方中天 自然规律。尽管遗憾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林丹晨 没有什么意义了。(突然地)你的胃病好了吗?

方中天 基本上好了。现在对了口味一顿能吃二十五个饺 子!

林丹晨 真可怕。本来要请你吃饭，现在不敢了。 方中天 没关系，我请你。

张 工 (突然地)我要求回北京，不是要求留在伦敦啊!刘

代表!刘代表! 方中天 他说什么?

林丹晨 可怜的老人，大概是他最后的心愿了。 方中天 心愿?

林丹晨 张工是我的老病人。他在英国留学、工作过，回国以 后在工厂当工程师，文革中为了一封信被打成“特 务”。

方中天 没有平反?

林丹晨 心灵的创伤是很难愈合的。 方中天 是一封什么信呢?

林丹晨 军宣队从他家里搜出来一封英文信，是写给英国政 府要求回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信被抄走他就戴 上了投敌叛国的帽子。现在几乎人事不知了，可对 这件事念念不忘。他认为是翻译上有差错，写好一 份说明报告，非要交给军代表不可!

方中天 他在什么工厂? 林丹晨 好象是国防厂子。 方中天 也许我能帮上忙。

林丹晨 太好了!(向张工)张工，您是在哪个工厂工作? 张 工 (傻笑不答) ……

林丹晨 (大声)你们的工厂叫什么名字? 张 工 (点头)604,604……

方中天 我们所有604厂调来的人，打听一下看。 张 工 我要求回北京!不是要求留在伦敦!

方中天 (看着张工)太可怜了!

林丹晨 张工，回病房了。(向方中天)去检查身体

**方中天** 好的。我来推。

〔方中天推着轮椅，林丹晨随下。

**一** **幕** **落**

三

〔前场一个多月后的清晨。 〔方家方中天的房间里。

〔这里有一张双人床，一张写字台，一个五屉柜，一个 大衣柜和两把折椅。

〔方中天坐在写字台前阅读资料。白淑琴拿着菜篮 子匆匆上。

**白淑琴** 哎，看见十块钱没有?十块一张的。 **方中天** (继续看资料) ……

**白淑琴** 跟你说话呐。 **方中天** (抬头)什么?

**白淑琴** 一张“大团结”看见没有? **方中天** (摇头) ……

白淑琴 那会跑到哪儿去了呢?(回想)从抽屉里拿出三十块 钱，十块一张的三张。先搁在这儿了。(指写字台一 角)然后，上厨房拿菜篮子，又回来拿上钱去赶场。 (肯定地)没错儿，钱就是搁在写字台上了。可哪儿 去了呢?

**方中天** 会不会是买菜搞错啦?

**白淑琴** 买了猪肉、鸡蛋、花菜、油菜，一共花了十五块五毛

五，应当剩下十四块四毛五，整少了十块钱。我直来 直去肯定钱就丢在这儿!(在写字台上找钱)

〔方梅上。

**白淑琴** (向方中天)还不站起来?

**方中天** (站起来，拿着一份资料) ……

**白淑琴** 钱又没长翅膀，能飞?(在写字台下找钱) **方中天** (摇头，看资料) ……

**白淑琴** 咋还看哪?帮助找找吧，大老爷! **方中天** (放下资料，找钱)先做饭好不好?

**白淑琴** 做饭?找不着钱今天不吃饭了!(在地上爬着找钱) 这倒好，买菜、做饭、收拾屋子、洗衣服、全是一个人。 从早晨爬起来没喘一口气，连脸都顾不上洗。

**方中天** 少说几句吧。

白淑琴 少说?我的话多着呐。从老到小，吃的、穿的、使的、 用的，哪一样不得我操心费力?你们倒好啥都等现 成的。我又不是保姆，好赖算个“助研”,也有工资奖 金，谁该侍候谁啊?试验的计划是倒排的，你的课题 忙，我的课题就不忙?再说，白天黑夜搞课题，礼拜 天也搞，你就不吃饭啊?

**方中天** 用不着扯那么远。

**白淑琴** 那好，找钱。找不着钱，我就不做饭了。谁爱做谁 做。要不你就雇个保姆去，山沟里连保姆也不好雇。

**方** **梅** (欲插话) … …

**方中天** (制止方梅)会不会丢在厨房啦? **白淑琴** 不可能。

**方中天** 不是去拿过菜篮子吗?看看好不好? 〔白淑琴下。

方中天 (从口袋里取出十元，放在椅下) …… 方 梅 爸 !

方中天 (摆手) … … 〔白淑琴上。

白淑琴 没有。厨房里根本没有。在这儿，肯定在这儿。(发 现方梅)小梅，也跟着找找。一张“大团结”说没就没 了。一个月的工资才发几张“大团结”?

方中天 地下都找了吗?

白淑琴 没看见我爬了半天? 方中天 椅子底下呢?

白淑琴 (在椅子下找钱)嗨，还真在这儿呐。(捡钱)没错儿， 就是这张。我说不能没有呐，就这么大的地方。也 不早说，让我费了半天劲。对了，你们谁换瓶酱油 去?(下)

方中天 总算过去了。(坐下) 方 梅 您的脾气真好。

方中天 (摇头)不说了。

方 梅 爸，您活得也太累了。

方中天 (站起来)我去换酱油，你去帮助做饭。(下)

〔方梅从提包里取出一本杂志，下。

〔白淑琴拿着油菜上。 白淑琴 小梅!小梅!

〔方梅上。

白淑琴 去，把油菜洗洗。 方 梅 (不动) … …

白淑琴 咋不动啊?

方 梅 妈，您能不能提高一点儿趣味?

**白淑琴** 啥?

**方** **梅** 别整天老是柴米油盐，婆婆妈妈的。 **白淑琴** (一愣)你也瞧不起我，是吧?

**方** **梅** 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提醒您，您也是个科学家。

**白淑琴** 孩子，你以为我忘了吗?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也雄

心勃勃地想当个“女钱学森”。可和你爸一结婚，又 有了你，家务活儿一天比一天重，操心的事儿一天比 一天多，我不干谁干?我不操心谁操心?

**方** **梅** 妈，您听我说。……

白淑琴 告诉你，妈在大学里不比谁差，能分到研究院来就不 简单。这么说吧，几十年光给你爸让路保驾了!(掉 下眼泪来)我知道，现在越来越不象个知识分子。可 这都怨谁?一想起这窝囊劲儿，心就剜着疼。

**方** **梅** 哎呀，真受不了。快换个话题吧?

**白淑琴** (擦泪)我说啥啦?还不是你招出来的。

**方** **梅**(鞠躬)我错了!以后保证多帮您干活儿，还不行吗?

**白淑琴** 只要你爸能出成果，我再苦再累也认了，认了。

**方** **梅** 我这就洗油菜去，洗的洁白如玉。

**白淑琴** 往后少提这事。

**方** **梅** 绝对不提了。(把油菜拿过来)

〔方致远上。 **方致远** 小梅，找我? **方** **梅** 啊 。

**方致远** 有什么事，讲吧。 **方** **梅** 我得先洗油菜去。

**白淑琴** 哎一，还是给我吧!(拿着油菜下) **方** **梅** 刚才进屋，您正看新闻呐。

方致远 新闻不可不看。

方 梅 少看一点儿都不行?

方致远 习惯成自然，改也难。有什么好事?

方 梅 (拿着杂志)吴工写了一篇论文，很见光彩。 方致远 (接过杂志)怎么个光彩法?

方 梅 学术水平高，有才气，文笔好。真的，读这篇论文象 读散文那么美，那么有魅力。

方致远 我太迟钝了。怎么,对吴少山的看法转变啦? 方 梅 我服从真理。

方致远 你的脑子真灵活。

方 梅 有根据嘛。我们谈了几次，他有学问，不保守，热情， 肯干，象一团熊熊的火。我想了，所领导人的民意测 验，一定投他一票，就得让这种才子当头头。

方致远 这倒也是一种看法。

方 梅您读没读过他的论文? 方致远 读过。

方 梅 印象如何?

方致远 ；无可奉告。

方 梅 怪脾气又来了。

〔方中天上。

方致远 吴少山发表了一篇论文。 方中天 看过了。

方致远 你知道?

方中天 既不知道写，更不知道发表。 方 梅 这有啥?

方致远 (向方中天)你怎么看?

方中天 商量不商量，署不署我的名，都无关紧要。

方 梅 爸爸开明!

方中天 学风和文风都不老实，我很有意见。

方致远 把一个未完成的课题捅到杂志上去，为什么? 方 梅 请注意，是内部杂志。

方中天 内部杂志也不能说假话。

〔吴少山急上。

吴少山 对不起，我进来了。

方 梅 您的论文我拜读了。 吴少山 实在让人生气!

方 梅 咋啦?

吴少山 明明说是拿去看看，可硬给发表了。方所长，是我掉 以轻心才让他们有机可乘的。

方 梅 原来如此。

方致远 为什么不和中天打个招呼呢?

吴少山 副主编是个老朋友，我碍于情面就…… 方中天 那也应当告诉我。

吴少山 你忙于论证，尽量不要打搅。好在文章的内容都是 实实在在的成绩。

方中天 并不是。有的技术环节正在论证，没有解决。整个 课题也还没经过实验和专家鉴定，更没有在试验基

地打响。这怎么可以说填补了国内空白呢? 方致远 中天的意见很对。

吴少山 不署方所长的名，不让他看，还不就是怕某些观点不 妥当对他不利吗?有什么错误我一个人承担好了。

方中天 首先是治学态度不端正。

方 梅 爸；您太主观了吧?

方中天 你不要插话!老吴，你不是不了解，我对华而不实非

常 厌 恶 。

吴少山 老实说，我的初衷也是为了课题组好，万没想到，好 心都没把事办好。我衷心接受批评， 一定想办法亡 羊补牢。

方中天 (认真地)怎么个补法? 吴少山 再和编辑部商量一下。

方中天 我的意见是暂时不要发行，先撤掉这篇文章。 方 梅 用得着这样吗?

方中天 老吴也准备一下，在全组会上的做个检讨。

吴少山 好吧。(停了一下)对了，你让我找的604厂军代表

有了下落。 方中天 在哪儿?

吴少山 一年前，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下) 方中天 实在可惜。

方 梅 爸，为啥要这么对待吴工? 方致远 亲者严，疏者宽嘛。

方 梅 为了充分肯定成绩，说得不那么准确也难免。

方中天 科学家首先对自己就应当是科学的。不然早晚要出 乱子。

方 梅 我认为吴工的用心还是好的。

方中天 我也不认为坏。但是，不能说假话，半句也不能。 方 梅 爸，这还是一篇称得上有水平的论文。

方中天 我们研制核武器是做一篇大文章，任何个人都不可 能出风头。就是你参与的课题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 水平，也不能公之于众。

方 梅 为啥?

方中天 需要保密。

**方致远** 孙女，听清楚了吗?

**方** **梅** 不完全同意。科学是不应当有国界的!

**方致远** 你的那些道理不是用脑子想出来的，都是从耳朵听

进去的。

**方** **梅** 大概只有中国才这么绝对化吧?

**方致远** 美国有一本记录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书，名字叫《现

在可以说了》,当年也是不允许说的!

**方中天** 小梅，没办法。干这一行的，命中注定要耐得住寂 寞。

**方** **梅** 二位的谆谆教导我一定铭记在心。可以了吧? **方致远** 好了，不谈了，到我房间去下围棋。

**方** **梅** 没情绪。

**方致远** 我让你几个子儿嘛。

**方** **梅** 那得落地生根，不能耍赖。 **方致远** 当然。

〔方致远、方梅下。白淑琴上。 白淑琴 (向方中天)你要给我看啥?

方中天 (从提包里取出羊毛衫)在北京订做的，刚寄来。

白淑琴 买它干啥?在山沟里穿身工作服就挺好。多少钱? 方中天 你不用管了。

白淑琴 便宜不了。 方中天 穿上试试。

白淑琴 现在?(穿上羊毛衫)咋样? 方中天 (看着)很不错。

白淑琴 就是样子新了点儿，颜色也嫩了点儿。(看了方中天 一眼)噢，昨天去市里开会，在美国杂志上看见了一 篇关于点火装置的文章，大概你都看过了。

**方中天** 不一定，找来看看。 **白淑琴** 我倒是复印了一份。 **方中天** 太好了。快给我。

**白淑琴** 大礼拜天的，先换换脑筋吧。晚上再给你。(下) **方中天** (无话可说地摇着头) ……

**——幕** **落**

四

,〔前场十天后的傍晚。

〔方中天家中的小厅里。 〔台上空无一人。方梅上。

**方** **梅** 我回来了!(向厨房)妈，快点儿吃饭吧，饿得没劲儿

了 。

〔没有反应。 **方** **梅** 妈，吃啥啊?

〔仍然没有反应。 **方** **梅** 妈，吃啥啊?

〔仍然没有反应。

**方** **梅** (拉开厨房的门)妈?人呢?(又拉开方中天房间的 门)妈，都啥时侯啦?

〔白淑琴的声音：“咋啦?” **方** **梅** 您不舒服?

〔白淑琴的声音：“头疼”。 **方** **梅** 没做饭哪?

〔白淑琴的声音。“你做吧。” **方** **梅** 我得先吃点儿东西。

〔白淑琴上。

白淑琴 桌子上有点心。

方 梅 (吃点心)爷爷呢? 白淑琴 院部开会去了。

方 梅 我爸没回来?

白淑琴 (坐下)他爱回来不回来!

方 梅 闹气啦?

白淑琴我还敢闹气。

方 梅为啥? 白淑琴 不为啥。

方 梅 (停了一下)不说也知道。 白淑琴 知道啥?

方 梅 早有哥儿们传过信息来了。 白淑琴 传啥?

方 梅 一帮人吃饱饭没事干，议论我爸和林阿姨…… 白淑琴 你也听说啦?

方 梅 那些臭话听着就让人恶心。庸俗!下流!真不明 白，为啥对这种事那么有兴趣，想象力那么丰富?难 怪一件离婚案能津津有味地谈上三年!

白淑琴 反正无风不起浪。

方 梅 那您说我爸干了啥? 白淑琴 我咋知道?

方 梅 还是的。我看最好是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

白淑琴 (从一个牛皮纸口袋里取出许多信)看看这个吧! 方 梅 写给林阿姨的?

白淑琴 我昨天收拾书柜，这个口袋压在最底下。

方 梅 (笑)我爸当年还真有点罗曼蒂克。 白淑琴 你看看信上写的是啥?

方 梅 那是结婚以前写的嘛。

白淑琴 可是现在又……我辛辛苦苦侍候他几十年，就落了 这么个结果?也太让人寒心了!

方 梅 妈，您到底信任不信任我爸嘛?信任就用不着瞎嘀 咕 。

白淑琴一你告诉我，所里是不是已经都传遍啦? 方 梅 您管它呐!

白淑琴 我还咋上街见人呢?

方 梅 告诉您，啥事也没有。您快做饭吧!

白淑琴 没心思做了。

方 梅 那好，我做。吃啥?

白淑琴 蒸米饭，烧个花菜、炒个笋片，再弄个鸡蛋汤。 方 梅 您休息吧。(下)

〔敲门声。吴少山的声音：“方所长在家吗?” 白淑琴 请进。

〔 吴少山上 。 白淑琴 吴工，快坐。 吴少山 方所长不在?

白淑琴 你们没在一块儿?

吴少山 我赶他回来吃饭，他答应了，可又……没日没校地

干，老啃凉馒头怎么行? 白淑琴 谁让他不回来吃的?

吴少山 确实离不开。要不，你做点好吃的我带去。 白淑琴 要吃就回来吃。

吴少山 白工，用不着区气。方所长累瘦了，你就不心疼? 白淑琴 那是他自找的。

吴少山 (停了一下)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问。

**白淑琴** 问吧。

吴少山 算了，还是以不问为好。(欲走) **白淑琴** 你是不是也听见啥啦?

吴少山 你都知道啦? **白淑琴** (不语) ……

**吴少山** 我早想劝劝你。 **白淑琴** 劝啥?

吴少山 (激动地)硬说方所长在北京又和林丹晨恢复了旧

情。这怎么可能呢? **白淑琴** 就这些?

吴少山 还有人说，他们一直在秘密通信。传达室每个星期 都有林丹晨的来信，方所长一次在邮电所买了五块

钱的邮票。 **白淑琴** (不语) ……

吴少山 白工，用不着动怒。为这种谣言伤神不值得。这是 故意破坏方所长的名誉!你放心。只要你不信，阴

谋就会不攻自破。我等会儿来拿好吃的。 **白淑琴** 好吧。

〔吴少山下。

〔白淑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悲痛已极，眼泪不住地 往下掉。方梅上。

**方** **梅** 妈!

**白淑琴** (赶忙擦眼睛)啊? **方** **梅** 您哭啦?

**白淑琴** (掩饰)没有。眼睛有点儿痒。有事吗?

**方** **梅** 炒笋片放不放肉? **白淑琴** 放点儿，切成片。

方 梅 谁来啦? 白淑琴 吴工。

方 梅 有事?

白淑琴 没啥。你就做饭吧。

方 梅 (欲走，突然在椅子上发现一封信)这儿有一封信。 白淑琴 (接过来)林丹晨的信。

方 梅 咋会跑这儿来啦? 白淑琴 这还有啥可说的!

方 梅 您要干啥? 白淑琴 你不用管。

〔方中天上。 方 梅 爸。

方中天 爷爷在吗?

白淑琴 这是你的信。(把信给方中天)

方中天 噢。(看一眼信)我找爷爷。(欲走)

白淑琴 等等。 方中天 有事?

白淑琴 我希望你当着我拆开这封信。 方中天 有必要吗?

白淑琴 很必要。

方中天 你要看信? 白淑琴 为啥不能看?

方中天 我现在没有工夫为这事多耽误。

方 梅 妈，正是实验的关键时刻，您让我爸快走吧。 白淑琴 做你的饭去!

方中天 小梅，去吧。 〔 方梅下 。

方中天 淑琴，我可以告诉你，林丹晨来的信不止这一封。

白淑琴 我想也不是一封。大伙都知道了! 方中天 暂时一封都不能给你看。

白淑琴 为啥?

方中天 也不能说。

白淑琴 大伙传的是真的啦? 方中天 不是真的。

白淑琴 那你为啥害怕?

方中天 我没有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 白淑琴 这信里到底写的啥?

方中天 这是我个人的秘密。

白淑琴 个人秘密?(取出牛皮纸口袋里的信)这些秘密我已

经都知道了! 方中天 (一惊)你 ……

白淑琴 这封信给看不给看? 方中天 不给。

白淑琴 你再说一遍。

方中天 先不给。(把信装进口袋) 〔 方 梅 上 。

白淑琴 好吧，方中天!你可别后悔。(走进方中天房间)

方 梅 爸，咋啦?

方中天 (摇着头) ……

〔白淑琴拿毛毯上。 方 梅 妈，您上哪儿?

白淑琴 我去课题组值班，晚上不回来了。这个月都值班! ( 下 )

方 梅 妈!妈!(追至门口)爸，到底咋啦?

方中天 小梅，我真是苦恼! 方 梅 知道。

方中天 我已经预感要发生什么事。 方 梅 难道真的要发生悲剧吗?

方中天 不!你不懂，你什么也不懂。

〔 方 致 远 上 。

方中天 小梅，告诉吴工，我马上就去。 方 梅 还去工号?饭还没吃呐。

方中天 快去吧。

〔 方 梅 下 。

方致远 为什么不肯把林丹晨的信给淑琴看? 方中天 不能给。

方致远 既然光明正大，有什么不能的? 方中天 (不语) ……

方致远 我不希望象人们流传的那样。

方中天 您也不了解我?(停了一下)我从来没有这么孤独 过。从来。

方致远 我把淑琴介绍给你，也许是个错误。

方中天 不，是我自己铸成的大错。至少不结婚更好。 方致远 可是，木已成舟了。

方中天 您以为我还有什么奢望吗?不，我是一个在爱情上

被判处死刑的人! 方致远 爸爸心里很抱歉。

方中天 这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 方致远 可能吧。

方中天 既然这样，请您相信我。

方致远 当然可以。(停了一下)就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吗?

方中天 (坚定地)不能。爸，实在对不起。 方致远 (回忆着)丹晨确实是个好孩子。

方中天 我们恢复来往，只能使我在事业上增加力量和信心。 方致远 相信，相信。

方中天 (停了一下)她是个主任医生了。

方致远 对，她是学医的。

方中天 专治职业病的医生。

方致远 (似有所悟)专治职业病的吗?

方中天 这件事总有一天我会告诉您和全家的。 方致远 中天，你……

方中天 爸，您现在对我的最大支持，就是帮我把课题搞下 去。

方致远 我能做什么?讲吧。

方中天 可能在计算上有差错，您能不能把数据再复查一遍? 方致远 (取出一张纸)昨天算了一夜，今天又想了一个下午，

计算上没有任何差错，问题肯定出在操作上。 方中天 (接过纸)您帮了大忙。

方致远 我会尽力的。 〔 方 梅 上 。

方 梅 吴工说出现了新情况，让您快去。 方致远 我也去。

方 梅 都没吃饭，我去买面包吧。 〔方中天急下。

方致远 小梅，林丹晨的信怎么跑到你妈妈手上去的? 方 梅 从椅子上拿到的。简直是大白天闹鬼了。

方致远 (突然地)一定要给你爸煎两个荷包蛋。

方 梅 (不懂)我爸?荷包蛋? 方致远 他需要增加营养。

〔方致远下。方梅随下。

**——幕落**

五

〔前场数日后的清展。

〔山沟里，赶场的小路上。

〔一个僻静的山坡，绿树成荫，花草茂盛。这里有两 块不大的山石，仿佛是专门为赶场的人休息用的。

〔方致远缓缓上。方梅提菜篮随上。

**方致远** (坐在山石上，不语) ……

**方** **梅** (也坐在山石上，看表)可以说话了吗? **方致远** (不语) ……

**方** **梅** 啥时候可以说话，请给个指令。 **方致远** ((仍然不语)……

**方** **梅** (嘟囔)怪脾气!怪老头! **方致远** 什么?

**方** **梅** (大声地)怪脾气!怪老头! **方致远** 又说我怪?

**方** **梅** 一上山就成了哑巴，不怪? **方致远** 求得安静。

**方** **梅** 为啥?

**方致远** 思考问题。

**方** **梅** 晚上大家看电视您睡觉，早晨大家睡觉您浇菜，是思



考问题?

**方致远** (不语) ……

**方** **梅** 大家吃米饭您要吃面条，大家吃面条您要吃米饭，也

是思考问题? 方致远 记忆力很好。

方 梅 一样也忘不了。

方致远 请原谅，到了我这把年纪是都要有点怪的。 方 梅 承认啦?

方致远 勉强。

方 梅 可以说话了吧? 方致远 可以。

方 梅 (站起来)真快把人憋死了。但愿您再也别犯怪脾

气。

**方致远** 难讲。 **方** **梅** 为啥?

**方致远** 自己也管不住自己。

**方** **梅** 再失控就拒绝和您下围棋。 **方致远** 不必。

**方** **梅** 您写了购物单? **方致远** (取出购物单)喏。

**方** **梅** (念购物单)猪肉二斤；鸡蛋十个；花菜一个，大的；蒜 苗一斤；豌豆尖半斤。

**方致远** 其它蔬菜由我的小菜园补充。后面还有。 **方** **梅** (继续)蜂王精糖浆五盒。这是给我爸的?

**方致远** 以后要保证他每天两支蜂王精糖浆，一杯牛奶和一 个煮鸡蛋。

**方** **梅** 爷爷，我真怕他累垮了。

**方致远** 不会的，不会的。平时的饭菜也要尽量搞得好些。 **方** **梅** 昨天晚上蒜苗您是咋炒的?

方致远 (有兴致地)先把猪肉和蒜苗洗好、切好，然后把铁锅 放在灶上，等锅里的菜籽油冒起烟来，把肉丝放进去 煽四十秒，再加进蒜苗和五十毫升的水。这相当于 淬火，可以使肉丝不老也不烂，又嫩又脆，吃到嘴里 清爽可口。

**方** **梅** (笑着)您真行。

**方致远** 谁让你妈妈把我们丢下不管了呢?

〔 停 顿 。

**方** **梅** 林阿姨那封信，真是吴工带到家里去的? **方致远** 肯定的。

**方** **梅，**也许他是无意识的。 **方致远** 你总要替他解释。

**方** **梅** (岔开)我知道，我爸心里始终有一个人。

**方致远** 哪个?

**方** **梅**就是林阿姨。 **方致远** 不要乱讲。

**方** **梅** 青梅竹马，从小相爱，硬是政审不合格给拆散了。

**方致远** 研究院里不是个别的。

**方** **梅** 我看过爸爸一篇日记。

**方致远** 坏毛病。

**方** **梅** 不是有意的。 **方致远** ；怎么写?

**方** **梅** 和林阿姨分手的时候，他第一次喝醉后，再也不认为 爱情有啥意思了。只想随便找个女人结婚、生孩子。 我大概就是随随便便生出来的。

**方致远** 乱发挥。

**方** **梅** 我爸这辈子再也不会爱上啥人了。他的感情牺牲太

大。三十年的山沟生活，妈妈又变了样。 **方致远** 你妈妈操持家务很辛苦，很不容易。

**方** **梅** 我知道。可我还是同情我爸。 **方致远** 也应当同情妈妈。

**方** **梅** 我爸精神上是很痛苦的。 **方致远** 也有得到补偿的时候。

**方** **梅** 啥时候?

**方致远** 试验基地上空升起蘑菇云。记住，事业上的成功是 可以代替一切的。

**方** **梅** (想着)爷爷，我很尊重这种感情。可是我很难做到。

这大概只有您和我爸那两代人能做到吧。

**方致远** 不，也应当包括你这一代人，和你的下一代人。

**方** **梅** (停了一下)可以说说心里话吗? **方致远** 当 然 。

**方** **梅**你们认为事业最重要，可以为之牺牲个人的一切。 我们却变得现实了，只把事业当作实现自我价值的 依托。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具有潮流性质的，也 是不可阻挡的。

**方致远** (突然)你爸是一个很高尚的人! **方** **梅** 我知道。

**方致远** 你不知道!他才是真正实现了自我价值! **方** **梅** 我不懂。

**方致远** 你不可能懂。 **方** **梅** 我是爱他的!

**方致远** (站起来)你没有爱到点子上!(急下)

方 梅 爷爷!爷爷!您听我说。 ……见鬼!怪脾气又犯 了。(追下)

**—** **—** **幕落**

六

〔前场半个月后的清晨。 〔研究院院部招待所门前。

〔一座两层的“小白楼”,楼前的空场成了人们休息的 地方。这里摆着两张竹桌，几把竹椅，客人们清晨、 傍晚，或饭前饭后，总要在此小坐片刻。

〔高音喇叭里播放着进行曲。方致远散步归来，坐在 竹椅上听半导体收音机。吴少山匆匆上。

**吴少山** 方老，您好?

**方致远** 是你?好早啊。

**吴少山** 为了抢在开会之前，坐头班车来的。 **方致远** 有急事吗?(关掉收音机)

**吴少山** (想了想)算是刻不容缓吧。 **方致远** 讲讲看。(示意吴少山坐下)

**吴少山** (坐下，从提包里取出一本书)《蔬菜的种植与管理》,

您一定很需要。 **方致远** (不动声色) ……

**吴少山** 刚出版的热门书，很抢手。我是特意从北京买来的。 **方致远** (淡淡地)讲事情吧。

吴少山 (把书放在桌子上)真不知道怎么说好。

**方致远** 怎么讲都可以。

吴少山 方老，您是院里的元老。大家尊称“研究院的良心”。

您的意见很占位置。 **方致远** 到底是什么事?

吴少山 上午的会就要敲定班子了吧? **方致远** 你的信息很准确。

吴少山 (诚恳已极)这次换届的民意测验，我竟然得了百分

之八十五的赞成票。这是始料未及的。 **方致远** (不语) ……

**吴少山** 实在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方致远** (冷静地观察) ……

吴少山 您的这一票举足轻重，无论如何也要帮我一下。 **方致远** 怎么个帮法?

吴少山 我的情况您最清楚，既无水平，又少能力，难担此重 任。(大声地)为了不贻误大事，请您务必在会上帮

忙说几句话，千万千万不要任命我。 **方致远** (有些意外)哦?

吴少山 这是破了私才提出来的。

**方致远** (看了吴少山片刻)很了不起。(停了一下)那么谁来 当副所长呢?

吴少山 我没想过。

方致远 提提建议看。

吴少山 中天干得很好，完全可以连任。

方致远 (掠过一丝冷笑)如果他必须下来呢?

吴少山 实在不行就考虑别人，反正所里人才济济嘛。 方致远 如果组织上非让你干不可呢?

吴少山 (点烟，似痛苦已极) ……

方致远 (耐心等待) ……

吴少山 (有些紧张)我毫无思想准备。 方致远 不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吴少山 (用手绢擦头)不，不，工作了几十年，组织纪律性还

是懂的。那恐怕只能不得已而为之了。 **方致远** (笑了笑)我想你会如此的。

吴少山 不过，方老。(认真地)最多最多也就干一届。您还

要帮帮我，扶上马送一程。 **方致远** (看着吴少山，不语)……

吴少山 我想从工作出发，您一定会答应的。

**方致远** 副所长还不是终极目标吧?不是向方梅表示过，三 年以后，人们将对你刮目相看吗?

**吴少山** (一愣)不明白您的意思。

**方致远** 我的意思很清楚，你这样的人不能当副所长。

**吴少山** 为什么?

**方致远** 因为你太想当了。

**吴少山** 我?我 — ?

**方致远** 原来把中天当作障碍物，又是发表论文抢功邀赏，又 是造谣中伤挑拨是非……

**吴少山** 没有的事!

**方致远** 我问过传达室的同志，林丹晨那封信就是你拿走的。

**吴少山** (做了一个不懂的手势) ……

**方致远** 现在又看中了我这一票。这书也不是从北京买的 吧，我刚从县城买了一本。

**吴少山** (冷笑)您也 … …

**方致远** 明确告诉你，我不会投你的票，也反对别人投。我相 信我可以用事实说服所有与会者。

〔 停 顿 。

方致远 我劝你还是早点结束作官的美梦吧。有你这样的

人，是研究院的耻辱，也是科学家的耻辱。 吴少山 (站起来)方老，完全是误会。

方致远 我们之间不会误会，只有真与假。遗憾的是，我识别

的太迟了。

吴少山 请听我解释。 方致远 不必了。

吴少山 我 … …

方致远 可以回去了。 吴少山 ( 欲走)……

方致远 等一下。(把书给吴少山) 吴少山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下)

〔方致远向楼房走去。方梅上。 方 梅 爷爷。

方致远 你来了。

方 梅 院团委要举办交谊舞大赛。 方致远 什么时候围棋大赛?

方 梅 那我就和您赛。会啥时候结束? 方致远 上午最后一次。

方 梅决定意义的? 方致远 当然。

方 梅 中午我搭您的车回去。 方致远 欢迎。

方 梅 吴工进班子没问题了吧?

方致远 (停了一下)很可能得不到任命。 方 梅 何以见得?

方致远 至少我不投他的票。 方 梅 为啥?

方致远 一两句话讲不清楚。 方 梅 那您就不是个好人。 方致远 我吗?

方 梅 不尊重民意。

方致远 人们的眼睛并不总是雪亮的。

方 梅 (不满地)也许是您戴上了有色眼镜。

方致远 你关心他关心得太多了!

〔方梅转身就走。

方致远 你回来! 方 梅 干 啥 ?

方致远 吃早点没有? 方 梅 没。

方致远 我请客。油条，豆浆。

方 梅 我不想吃!……车也不搭了!(急下) 方致远 (摇摇头)这个孩子!

——幕落

七

〔前场数日后的上午。 〔方中天的办公室。

〔这是一间楼房里的办公室，两张办公桌，两把木椅， 两个小沙发，一个小茶几。

〔方中天坐在办公桌的后边。吴少山坐在小沙发上， 手里拿着香烟。

**吴少山** 你不找我，我也要来辞行的。

**方中天** 手续都办完了吗? **吴少山** 差不多了。

**方中天** 什么时候去深圳?

**吴少山** 很快。那边已经都联系好了。 **方中天**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信。

吴少山 会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要离开研究院心里并不 好受。

**方中天** 完全相信。

吴少山 没想到，干了二十多年，我竟然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 人!

**方中天** (不语) … …

吴少山 中天，希望不要把我想得太坏。

方中天 咱们应当好好交交心。

吴少山 大概没什么好交的了吧?论文是我主动写的，也是 我要求发表的。林丹晨的信是我带到你家里去的。

可我至今也不懂，你为什么对林丹晨的信那么保密? 方中天 这是我私人的事。

吴少山 那好。就说我想当副所长，又有什么错呢?具备这

个水平和能力，怎么不可以当? 方中天 不说这些了吧。

吴少山 再说一句。从青海草原到四川山沟，吴某人献了青 春献终身，没有功劳有苦劳，这大概是谁也不能抹煞 的 。

方中天 老吴，走之前有没有别的事想告诉我? 吴少山 别的?

方中天 也许是不大愿意说出口的。 吴少山 难道我的罪名还不够吗?

方中天 现在事已经结束了，当然你能认真总结总结就更好。 吴少山 那还有什么呢?

方中天 (停了一下)一件二十年以前的事。 吴少山 还是算老帐?

方中天 没有这个意思。可是这事应当搞清楚，画上个句号。 吴少山 到底是什么事嘛?

方中天 “文革”当中的事，在604厂的时候。 吴少山 中天，可不要欺人太甚。

方中天 (从抽届里取出信来)老吴，本来我是很不想这么做

的 。

吴少山 干什么?

方中天 张工的英文信是你翻译的吧?

吴少山 我不明白。

方中天 林丹晨把英文信和翻译稿的复印件都搞到了。(把

复印件给吴少山看) 吴少山 什么?(灭掉香烟)

方中天 怎么可以把申请回中国，翻译成申请留在英国呢? 吴少山 告诉你，在“清队”运动当中，我也是个被怀疑对象。 方中天 那为了保住自己就出卖别人?

吴少山 (大声地)不，没过三年我就把一切都推翻了，可是军 宣队根本不相信，认为是在包庇张工，我是有口难言 啊!

方中天 难道你就真的不自责、不内疚吗?

吴少山 前几天我还在做梦，喊着张工的名字，差点儿从床上 滚下来。

方中天 张工为此呆傻了二十年，毁掉了多半生。你是欠下 债的，知道不知道?

吴少山 (紧张地)你打算怎么样?

方中天 (坐在小沙发上)老吴，我只想引起你的良心发现，再 也不要做这种事了。

吴少山 那就太感谢了。(看表)再见吧。

方中天 再见。走之前有什么事可以再来找我。

吴少山 好的。(停了一下)我想劝你一句，心眼儿不能太死。 如果愿意，尽管去深圳找我。

方中天 我知道在这儿只能缺名少利，可是我喜欢，没办法。 吴少山 (摇头)那就太遗憾了。

方中天 是啊，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幕落

〔前场一周后的下午。 〔研究院医院的病房里。

〔这是一间明亮的病房，有两张床， 一张是方中天的， 一张空着。

〔方中天靠坐在床上，翻看着一摞书。方梅坐在小方 凳上。

**方** **梅** 爸，满意吗? **方中天** 有书就满意。

方 梅 从书架上随便拿的，多数是契诃夫，只有两本专业 书 。

方中天 (兴奋地)雪中送炭。 方 梅 知道炭是谁让送的? 方中天 不是你?

方 梅 林阿姨。 方中天 林丹晨?

方 梅 爸，我给林阿姨打了电话。

方中天 告诉我住院啦?说什么病了吗? 方 梅 重感冒，发烧。

方中天 (不语) … …

**方** **梅** 她不来信了，让我转告您，感冒并不难治。 **方中天** 对的。

**方** **梅** 她让我送书和音乐磁带来。不怪我吧?

**方中天** 不能让妈妈知道。

**方** **梅** 那还用说。

**方中天** 如果可能 ……

**方** **梅** 您说。

**方中天** 再打个电话，说我很快就出院去试验基地了，用不着 惦记。

**方** **梅** 呆会儿就打。

**方中天** 告诉她我在看契诃夫，在听柴柯夫斯基。

**方** **梅** 好。(拿起一盒磁带)柴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在县城买了一盘，旧的失真了。

**方中天** 太好了。

**方** **梅** 听说，当年托尔斯泰在柴柯夫斯基家里，听这支曲子 的时候，感动得流了眼泪?

**方中天** · 是的。托尔斯泰说：“我已经接触到受苦人的灵魂深 处"。

**方** **梅** 您最喜欢这支曲子，是吗? **方中天** (点头) … …

**方** **梅** (停了一下)爸，从试验基地回来， 一方面好好检查身 体，看看病， 一方面也该认真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 虽然我不希望出现那样的结局。

**方中天** 小梅，你误解了。

**方** **梅** 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应当解体，这是很自然的事。 **方中天** 你太不理解我们这一代人了。

**方** **梅** 在这种问题上有啥难理解的?

方中天 人们常说，在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不管 怎样，我背后的就是你妈妈。

方 梅 可是 … …

方中天 不说了，好吗?

方 梅 (停了一下)也好吧。

方中天 小梅，还记得你得急性肝炎的事吗? 方 梅 上高中的时候。

方中天 我担心传染没有同意你回家养病。 方 梅 我是在学校宿舍养好的。

方中天 爸爸真糊涂。

方 梅 我一想起来就要哭。

方中天 我也一直心里很不安。这就是爸爸自私的地方。 方 梅 爸……

方中天 能原谅我吗? 方 梅 (点头) ……

方中天 大概人一老，就要想起许多后悔的事。 方 梅 爸，您不老。

方中天 (难过地)老了，老了。 方 梅 您咋啦?

方中天 没什么,没什么。(岔开)你送书和音乐磁带来太好 了 !

方 梅 看完了，听完了再让爷爷给换。 方中天 你到底还是走了。

方 梅 (不语)……

方中天 小不点儿，真舍不得你走啊。

方 梅 好长时间没听见有人叫我的小名儿了。 方中天 以后我叫你也听不见了。

〔方梅为方中天冲了一杯麦乳精。 **方中天** 爸爸太忙，对你关心不够，太少。 **方** **梅** 我懂。

**方中天** 应当常谈谈。

**方** **梅** 也许深圳对我更合适。 **方中天** 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方** **梅** 反正不是怕山沟里苦。 **方中天** 相信。

**方** **梅** 生活上可能懒散点儿，房间不大收拾，衣服不随脱随 洗，上班不主动打开水之类。可工作上一点儿也不

少干，甚至比某些中老年人干得还多。 **方中天** 完全可能。

方 梅 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不能实现自我价值。已经大学毕 业两年多了，没完没了地当“陪练”,连个课题小组长 也不让当。难道也得象您那样，四十岁以后再成才?

**方中天** 我这个管业务的副所长没当好。

方 梅 根本不是个人问题。对某些老同志，我只尊重他们 的昨天，并不喜欢他们的今天。只要他们压在头上，

就没有出头之日! **方中天** 这么悲观?

**方** **梅** 生活告诉我的。爸，妨碍您休息了。 **方中天** 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方** **梅** 也许几年之内不会有。我实在等不起了! **方中天** 一定要去深圳?

**方** **梅** 那儿可以自由地找工作。您大概也不能不承认，山

沟里闭塞、迟钝、保守、固执，是个第三世界。 **方中天** (一愣)象吴少山的话。

**方** **梅** (不语) …… **方中天** 是你的观点? **方** **梅** 起码我同意。

**方中天** 你应当有自己的观点。

**方** **梅** 别人要想影响我并不那么容易。

〔 停 顿 。

**方中天** 人活着总得有个目标。 **方** **梅** 当然知道。

**方中天** 人的一生还要不断付出代价，做出牺牲，你并不知 道。

**方** **梅** 不争论了，好吗? **方中天** (停了一下)好吧。

**方** **梅** 爸，不能等您出院了，您自己多多保重。 **方中天** (认真地)小梅，爱上什么人没有?

**方** **梅** (不语) …… **方中天** 应当告诉我。

**方** **梅** 没有。

**方中天** 说真话。

**方** **梅** (停了一下)只是喜欢，不是爱。

**方中天** 谁?

**方** **梅** 您不要问了。 **方中天** 我要问。

**方** **梅** 这是我自己的事。

**方中天** 非要瞒着爸爸?

**方** **梅** (停了一下)这个人您讨厌。 **方中天** 果然是他。

**方** **梅** 他又咋啦?

方中天 伪科学家。

方 梅 前半生糊里糊涂做了牺牲，后半生要弥补一下，有啥 不对?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人性的失落，是人 性的复归!

方中天 (大惊)你这么看?

方 梅 爸，对不起，又让您激动了。还是休息吧!

方中天 小梅，我坚决反对你和他交往。 方 梅 您也管的太多了。

方中天 “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

取得什么。”

方 梅 您自然会这么看。

方中天 不是我。 方 梅 谁?

方中天 爱因斯坦。 方 梅 他说的?

方中天 千真万确。

方 梅 (停了一下)爸，我该走了。 方中天 小梅，我对你确实不放心。

方 梅 我自己有脑子，有主张，总要牵扯别人干啥?我已经

不是小孩子了! 方中天 (不语) ……

方 梅 (看表)上路的东西还得收拾呐。 方中天 明天晚上的火车?

方 梅 是的。(取出杂志)刚来的杂志。《核物理》、《核技 术》。

方中天 你和谁一起走? 方 梅 必须回答吗?

方中天 是不是吴少山? 方 梅 (停了一下)是他。

方中天 (激动地)不行，绝对不行。你马上把火车票退掉，以

后也不许有任何来往! 方 梅 爸，您千万不要激动。

方中天 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 停 顿 。

方中天 答应我吗? 方 梅 (点头)答应。

方中天 爸爸也是为了你好啊。 方 梅 (闪着泪花)我知道。

方中天 什么时候走，再来告诉我一声。 方 梅 我马上去给林阿姨打电话。

方中天 不，先去退火车票。 方 梅 (停了一下)也好。

方中天 一定再去看看妈妈。不要说我住院了，省得她担心。

方 梅 嗯。……爸，再见了。 方中天 再见。

〔 方 梅 下 。

〔片刻后，方致远上，手里拿着保温瓶。 方致远 没有发烧吧?

方中天 没有。

方致远 那就好。(坐下)

方中天 医院同意我去试验基地吗? 方致远 只要不再发烧。

方中天 不会的，不会的。

方致远 中天，你这次病我很担心。

方中天 为什么?

方致远 担心不是重感冒。 方中天 不会是别的。

方致远 你确实瘦多了，老多了。 方中天 我的精神还好。

方致远 也有一种硬撑着的感觉。

方中天 爸，试验不打响我的心是放不下的。 方致远 不必解释了。

〔 停 顿 。

方中天 因为我，家不象个家，您这么大岁数还要操持家务， 我心里很不好受。

方致远 你说过，这是命运安排的。 方中天 淑琴还不想回家吗?

方致远 (指保温瓶)听说你住院，她熬了鸡汤。 方中天 可是还不回来?

方致远 她心里的结一直没有解开。

方中天 爸，再过一段时间，不会长了。等从试验基地回来，

我就会把一切都说出来。

方致远 孩子，我为你分担得很不够。 方中天 不，这是没有办法分担的。

方致远 有的时候，我真想把你的身体换过来。

方中天 (岔开地)小梅刚刚来过。她去退火车票，答应不和 吴少山一起走了，今后也不再交往。

方致远 恐怕太晚了。 方中天 为什么?

方致远 他们大概已经超过了一般朋友的关系。 方中天 小梅根本没有说。

**方致远** 不会说的。一天晚上，小梅喝了酒，无意中流露出他

们关系的变化。我相信我的这双老眼。 **方中天** (痛苦地)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啊!

**方致远** 我把该讲的都讲了，现在只能如此。

**方中天** 吴少山会把小梅带坏的。

**方致远** 人生路上跌跤是不可避免的。 **方中天** 我怎么连个女儿也管不住呢?

**方致远** 我们都只能为小梅引路，不能替她走路。

**方中天** 爸，我真有点儿害怕生活，它象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 过气来!

**方致远** 理解，我理解。

**方中天** (拉着方致远的手哭着)爸!爸! … … **方致远** 哭吧，哭吧，这样也许会好受些的。

— — 幕落

九

〔前场两个月后的黄昏。 〔方家方致远的房间里。

〔夕阳的光芒开始暗淡下来，呈现出一片咖啡色。

〔方致远坐在小沙发上，茶几上摆着围棋的残局。白 淑琴拿着毛衣，端着牛奶杯上。

**白淑琴** 您又想小梅啦? **方致远** (摇头) ……

**白淑琴** (放下牛奶杯)我又不会下围棋。

**方致远** 小梅走了，中天也走了，家里冷清多了。 **白淑琴** 中天要是不走，我也不回来。

**方致远** 试验基地昼夜温差大，毛背心带去啦? **白淑琴** 带去了，真不想管。

**方致远** 还是应当管的。(岔开)小梅怎么不来信? **白淑琴** 这两天我的右眼老跳。

**方致远** 用不着乱猜。

**白淑琴** 这孩子不会出啥事吧? **方致远** 不会的，不会的。

**白淑琴** 您喝牛奶吧，趁热。(欲走) **方致远** 淑琴，和你商量一件事。

白淑琴 您说吧。

方致远 小梅的走是个教训。科技委打算为培养青年人想点 办法。(停了一下)你们新课题组的小组长确定了吗?

白淑琴 爸，昨天我多半宿没睡着觉，说实话连做梦都想着从 “助研”变“副研”,不当小组长，不得成果奖就没有可

能变。而且，说不定这回是“末班车”了。 方致远 你的心情我完全了解。

白淑琴 可又真不忍心眼瞅着青年人再和我一样，浪费大好 的青春，成了老太婆还和女儿是一样的职称!

方致远 你决定把小组长让出来，是吗? 白淑琴 是含着眼泪让的。

方致远 淑琴，非常感谢!你又做了一次牺牲。

白淑琴 别说了，啥也别说了。(擦着眼泪)牛奶可该喝了。 (下)

〔天色更黑了，方致远拉亮灯。 〔方梅精疲力尽地站在门口。

方致远 那是谁?怎么不进来? 方 梅 (进屋) ……是我。

方致远 小梅?是你?

方 梅 爷爷!爷爷!(扑在方致远怀里) 方致远 好孩子，我知道你要回来的!

方 梅 爷爷，我想您。想爸爸。想妈妈。都想。 方致远 坐下来慢慢讲。

方 梅 (痛苦地摇头) ……

方致远 要讲的，要讲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方 梅 吴少山丢下我走了。

方致远 怎么讲?

**方** **梅** 有一个去美国进修的机会，他偷偷办好手续走了。

他一走公司也垮了，害得我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 **方致远** 无耻之徒。

**方** **梅** 他来了一封信，一方面说永远爱我，让等他； 一方面 告诉我他带走了所有存款，让我替他还掉欠下的债。

**方致远** 需要家里做什么?

**方** **梅** 我就是回来筹款的。 **方致远** 多少钱?

**方** **梅** 一 万元。

**方致远** 想办法，我们想办法。 **方** **梅** 运气太坏了，太坏了。

**方致远** (取存款单)这是五千元，先拿上。

**方** **梅** 您多年的积蓄。

**方致远** 也算有了用场。其余的再去借，会借到的。 一个月

还上债，可以吗? **方** **梅** 可以。

**方致远** 还好，还好。还了债以后有什么打算?

**方** **梅** 没仔细想过。 **方致远** 这很重要。

**方** **梅** 脑子里乱哄哄的。

**方致远**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想。 **方** **梅** 我不服气，不甘心。

**方致远** 先去找你爸，在试验基地。

**方** **梅** 他的身体咋样?

**方致远** 昨天通过电话，还可以。不过，我还是不大放心。 **方** **梅** 我梦见过他好几回。

**方致远** 他也很想你。去找他吧。

**方** **梅** 他会骂我的，我是个不争气的女儿。 **方致远** 会欢迎的。

**方** **梅** 让我再考虑考虑。

**方致远** 小梅，难得的机会。现在试验基地正缺少青年人。

**方** **梅** 那儿真需要我吗? **方致远** 你也需要那里。

**方** **梅** 我?

**方致远** 相信爷爷的经验。在试验打响的时候，看一看，听一

听，感受会大不一样的。 **方** **梅** 我真拿不定主意。

**方致远** 你爸也是很需要你去照顾的。

**方** **梅** 那就先去，其它的以后再说，可以吗? **方致远** 当然。我来替你办手续。

**方** **梅** 我现在要从妥协开始。 **方致远** 很好。快去取钱吧。 **方** **梅** 好的。

**方致远** 做好饭等你。

**方** **梅** 不是肉丝炒蒜苗了吧?

**方致远** 你妈妈的技术比我高明多了。

**方** **梅** 妈妈好吗?

**方致远** 她刚才还提到你。

**方** **梅** 我也想她。(举起存款单)会还给您的， 一定。 **方致远** 最重要的不是这个。

**方** **梅** 是啥?

**方致远** 替我看看重大技术改革的成功，和保护你爸平安回来! **方** **梅** 您就放心吧!(下)

— — 幕 落

十

〔前场十天后的上午。 〔戈壁滩上试验基地。

〔远处横亘着一座灰褐色的光秃秃大山。舞台上有 一根电线杆，一对广播喇叭。

〔方梅搀扶着方中天，等候试验开始。

**方** **梅** 爸，您有点儿紧张。 **方中天** (摇头) ……

**方** **梅** 手有点儿凉。 **方中天** 可能。

**方** **梅** 能坚持吗? **方中天** 当然。

**方** **梅** 太紧张了，手在抖。

**方中天** (拉住方梅的手) …… **方** **梅** 爸，再说点儿啥吧。

**方中天** 在点火引爆装置上万一出了差错，哪怕是一点点差

错，我能对得起谁? 方 梅 让你说的不是这个。 方中天 我心里只有这个。

〔广播喇叭的声音：“大家注意了!现在是零前十秒，

倒数报时。十、九、八…… " **方中天** 小梅，用力抓住我的手!

**方** **梅** 好的。

〔广播喇叭的声音：“四、三、二、一。起爆!” **方中天** 抱住我!抱住我!

**方** **梅** 爸 !

〔天幕上出现了大山抖动，烟尘升起。 一声闷雷般的 巨响后，欢呼雀跃声四起。

**方中天** (泪水夺眶而出)小梅!小梅! **方** **梅** (连连点头)爸!爸!

**方中天** 成功了!成功了! **方** **梅**知道，知道。

**方中天** 一块石头落地了。

**方** **梅** 一切辛劳、苦难，一切期待、祝福都画上了句号。 **方中天** 我也画上了句号。小梅，都看见了，听见了吗?

**方** **梅** 看见了，听见了。太好看了，太动听了。爷爷是对

的 。

方 中 天 记住这个时刻吧，一生中是不多的。 方 梅 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强烈的神圣感。 方中天 不想告诉我什么吗?

方 梅 心里确实酝酿着一种巨大的冲动。

方中天 那就说出来吧。

方 梅 我决定马上回来，哪儿也不去了!

方中天 小梅!我就等着这句话。

〔天幕上的人群，欢腾到了顶点。

**—** **—** **幕落**

十一

〔前场一周后的黄昏。

〔研究院医院的病房里。

〔房间里的顶灯亮着，光很柔和。

〔方中天躺在床上，方梅坐在小方凳上。方致远和白 淑琴匆匆上。

**方** **梅** (站起来)你们刚到家吧? **方致远** 出了什么事?

**方** **梅** 我爸非让你们再回来一下。 **方致远** 睡着啦?

**方** **梅** 有点儿迷糊。

**方致远** 说什么了吗?;

**方** **梅** 要打个长途电话。

**白淑琴** 长途电话?

**方致远** (想着)我懂了。 **方中天** (醒来)谁?

**方** **梅** 爷爷和妈妈。

**方中天** (示意坐下) ……

〔方致远和白淑琴坐下。 **方致远** 有什么事吗?

方中天 小梅，帮我要个长途电话吧。 方 梅 我去要。要给谁?

方中天 林丹晨。

方 梅 ( 一 愣)爸? 方中天 要吧，要吧。

〔方致远向方梅点点头。

方 梅 好的，我就去。告诉林阿姨什么事? 方中天 不，在这儿要，我自己说。

方 梅 您……

方中天 是的。(向方梅)要吧。

方 梅 (拿起电话)喂。 ……请要北京。 ……号码是711.

4505。林丹晨。……对，加急。……不挂。 方中天 (坐起来)打开共讲开关。

方 梅 好的。(把电话放在方中天面前)

〔电话里传出铃声。 林丹晨的声音 喂。哪位?

方中天 喂，喂。你是林丹晨吗? 林丹晨的声音 怎么,是你?

方中天 是我。

林丹晨的声音 你好吗? 方中天 好。信收到了。

林丹晨的声音 什么时候去疗养? 方中天 再过一段吧。

林丹晨的声音 一定要抓紧。身体怎么样? 方中天 还好。

林丹晨的声音 再次祝贺课题成功，由衷地。 方中天 谢谢。

林丹晨的声音 这是你用生命换来的。

方中天 没有你的指导，没有你的处方，不可能做到。 林丹晨的声音 现在可以不保密了。

方中天 可以不保密了。从心里感谢你的帮助。

林丹晨的声音 我没做什么,是你把事业看作了自己的人生。

方中天 我这一辈子，并没有做成几件象样子的事。浪费的 时间太多太多。本来可以再做得多点儿，好点儿。

林丹晨的声音 今后还有许多事等着你做。 方中天 我还能做吗?

林丹晨的声音 为什么不能?你千万要多保重。 方中天 你也要多保重。

林丹晨的声音 我等你去疗养的消息。 方中天 很快，很快。

林丹晨的声音 再见。

方中天 再见，再见。

白淑琴 爸，我有个想法。 方致远 说吧。

方中天 (取出钥匙)小梅，写字台的抽屉里有五本日记，先让

妈妈看看，再给林阿姨寄去。 方 梅 爸，您……

方中天 没别的事了。都回家吧，该吃晚饭了。(晕厥过去) 方 梅 爸!又晕过去了。

方致远 快去请医生。 〔方梅急下。

白淑琴 (扑在方中天身上)中天!中天!我马上去请林丹晨

来!马上! ……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

方中天 (睁开眼)淑琴，你 … …

白淑琴 中天，等着。你一定得等着啊。我这就去打电报!

(哭下)

方致远 中天!丹晨很快就会来的。 **方中天** (晕厥过去) … …

方致远 中天啊，中天!你不能!不能 ……

〔 方 梅 上 。 方致远 医生呢?

方 梅 来了。(拉开门，请医生进来)

**——幕落**

十二

〔前场十天后的清晨。 〔小松树林里。

〔旭日东升。松树下有一个长方形的土堆。 〔方梅、林丹展和方致远缓缓上。

林丹晨 小梅，爸爸的日记是妈妈让你给我的? 方 梅 是的。

方致远 中天的意思。

方 梅 他让妈妈先看看，妈妈没看。 林丹晨 妈妈怎么没来?

方 梅 她好象完全垮了，老是捧着照片掉泪，昨天又睡得太 晚，我没叫她。

**林丹晨** (点头)这就是中天的墓地? **方致远** 是的，是的。

**林丹晨** 骨灰盒就埋在这个土堆下面? **方** **梅** 对的。

**林丹晨** 没有围墙，没有墓穴，没有石碑，连他的名字也没有? **方** **梅** 爸爸要求这样做的。

**方致远** 土堆还是小梅建议堆起来的。

**方** **梅** 不然，人们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

林丹晨 我懂了，懂了。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墓地。 方致远 这里安静得很，只有风在轻轻地刮。

林丹晨 还有人们的敬意。

方致远 这些天都有人来献花。

林丹晨 小梅，你有一个了不起的爸爸。 方 梅 (点头，哭出声音来)……

林丹晨 方老伯，我总认为了解中天，看来还了解得很不够。 方致远 我也是渐渐认识的。

林丹晨 真后悔，如果不替他保密……

方 梅 不，林阿姨。谁也无法改变爸爸!

林丹晨 是啊，是啊。记得他说过贝多芬的一句话：“不知道 死的人真是可怜虫。”

〔白淑琴上。 方 梅 妈!

白淑琴 你为啥不叫我? 方致远 我们也刚刚到。

白淑琴 丹晨 ……

林丹晨 白大姐 ……

白淑琴 让我陪着你和中天告告别吧。 林丹晨 好的。

〔白淑琴、林丹晨向土堆深深地鞠躬。 白淑琴 丹晨，真打心眼儿里感谢你帮了中天。

林丹晨 我帮他一次，你帮他几十年。 白淑琴 我知道你是做了牺牲的。

林丹晨 你也一样。可帮了这样的人，是能够骄傲上一辈子

的 。

白淑琴 对，说得对。丹晨……

**林丹晨** 不说了，什么也不用说了!好吗?

**白淑琴** 丹晨!

**林丹晨** 白大姐!

〔白淑琴和林丹晨泪流满面地拥抱在一起。

方致远 淑琴、丹晨、小梅，都不要哭吧。中天听不见了。前 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牺牲总会有的。也许不 都是贡献了生命，但人活着总要贡献点什么。不都 是显赫的，大都是默默的；默默的……无声无息的



〔白淑琴、林丹晨、方梅止住哭声。大家不约而同地 凝视着那个长方形的土堆。

〔轻轻的风吹着松叶低吟，这里安静极了。

**—** **—** **幕** **落**

**〔剧终**